初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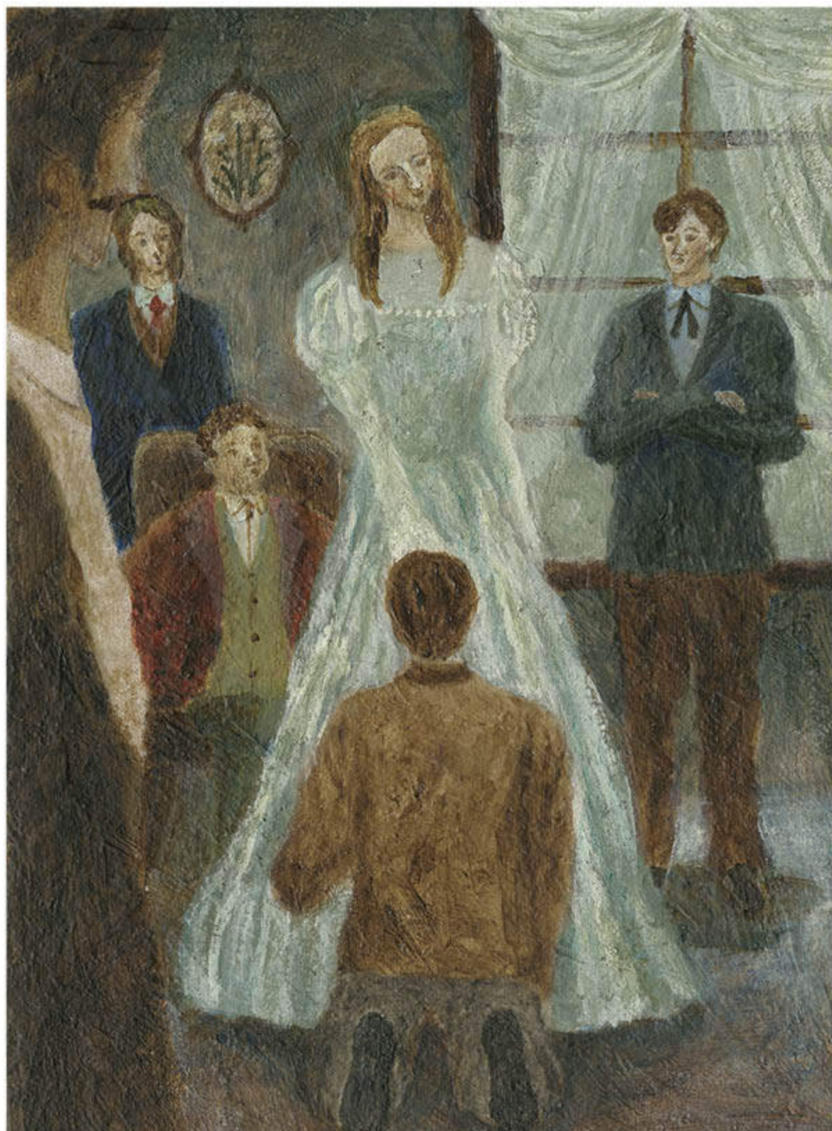
［俄］屠格涅夫 著
骆家 译

中信出版集团 | 北京

版权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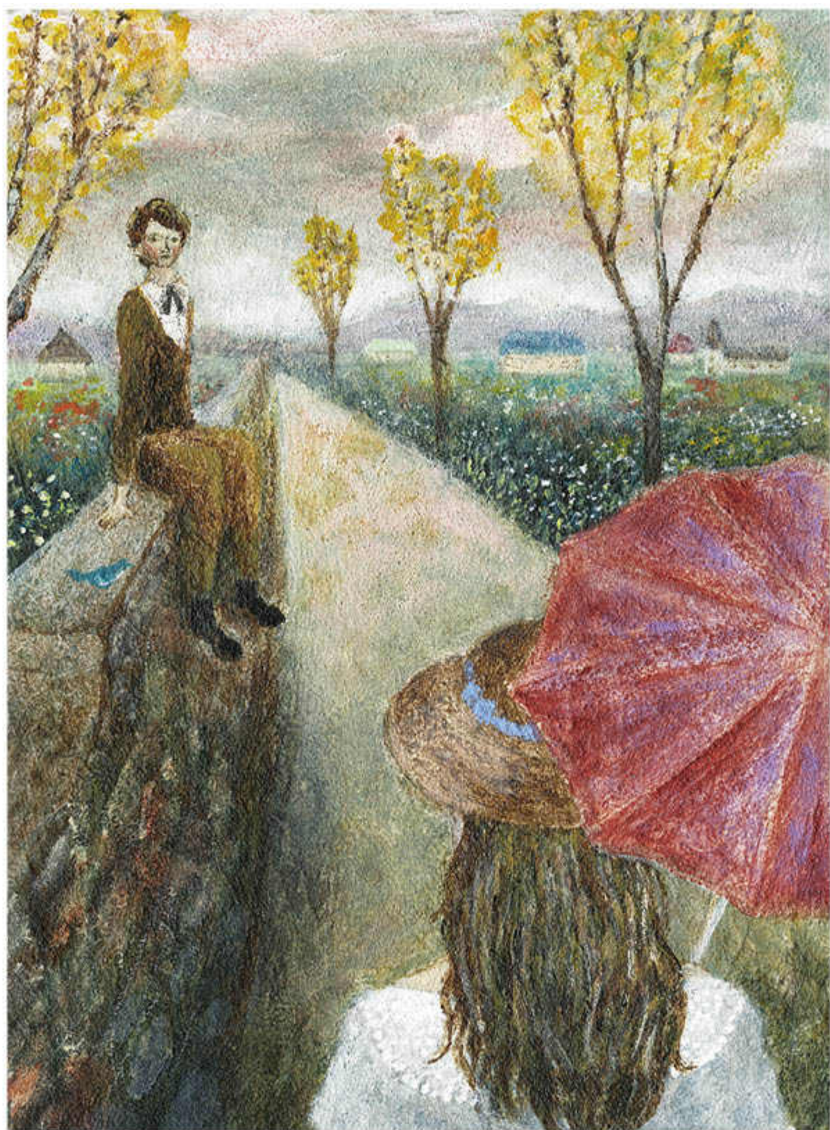
书　名：初恋
丛书名：作家榜经典文库

作家榜阅读 APP 电子版权制作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吉娜伊达站在我的面前，侧着低下头，好像就是为了能把我看得更加清楚。

她郑重其事地将手伸给了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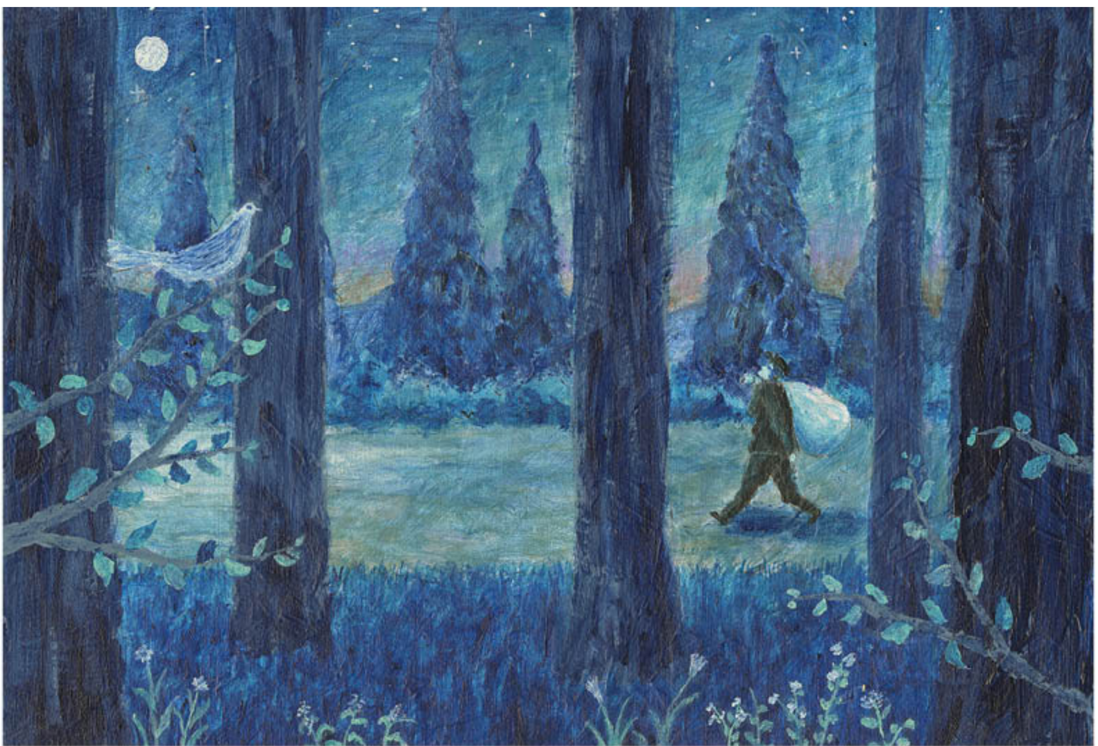
“您坐在那么高的地方做什么？” 她问我，带着一种怪异的笑。“您看，” 她接着说，“您总是说您爱我，如果您真的爱我，那么就跳到路上到我这里来。”



我的父亲背对着我站在那里。他的胸口抵着窗台，而小屋里，一位半个身子被窗帘遮挡着的身穿黑衣的女子坐着跟我父亲交谈，这位女子就是吉娜伊达。我呆若木鸡。



她手里拿着那种我叫不上名字可孩子们又都很熟悉的灰白色小花，挨个儿轻轻敲打他们的额头。



他看见眼前这条月光下的路——回家的路，像一支笔直的箭；他看见天空中数不清的星星照亮他的路途。



格拉西姆什么也没听见，无论是木木落水一闪而过的尖叫声，还是沉闷的溅水声。对他而言最喧嚣的白天也是默然无声的。



那棵高大、孤独的白蜡树下的石凳上，我一坐就是很久。



加京最后承认他“今天没有灵感”，跟我并排躺下，于是年轻人之间那种自由自在的谈话很快就汩汩而出。

她简直就像是法尔奈赛里的那位拉斐尔式的小噶拉德雅。



她简直就像是法尔奈赛里的那位拉斐尔式的小噶拉德雅。

目录

初 恋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木 木
阿 霞
1

初恋

— 献给巴·瓦·安年科夫注1

注1　巴·瓦·安年科夫（1813—1887），俄罗斯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学家。屠格涅夫的朋友。

客人们早已各自乘车散去。午夜十二点半的钟声敲响。房间里只留下主人，还有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和弗拉基米尔·彼得洛维奇。

主人按铃，吩咐将餐桌收拾干净。

“好啦，这件事就这么定了，”他说完，身体更深地坐进安乐椅，点燃一支雪茄，“咱们三个人都必须把自己的初恋讲出来。先从您开始，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

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圆墩墩有点发福，胖乎乎的脸上蓄着白胡子，朝左边望了一眼主人，随后抬头看着天花板。

“我没有初恋，”他最后说，“我直接一开始就是第二恋了。”

“此话怎讲？”

“很简单。第一次追求一位很可爱的小姐时，我十八岁。可我追她的时候，好像也没觉得有什么新鲜感：完全跟我后来追别人的时候一样。本来嘛，我六岁爱上我的奶妈，那是我的初恋，也是最后的恋情，只不过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在我的记忆里所有的细节已经模糊不清，可即便我还记得，谁又会对这个感兴趣呢？”

“既然如此还能怎样呢？”主人接过话头，“我的初恋也没什么值得一说：在结识安娜·伊凡诺夫娜，也就是我现在的妻子之前，我跟谁都不曾谈过恋爱。而且我俩的关系发展也非常顺利：亲家大人提好亲，我们很快坠入爱河，然后啥也没耽搁，顺理成章举行了婚礼。我的恋爱故事两句话就能说清楚。先生们，我得承认，挑起初恋这个话题，原本就是希望听你们两个虽说不算老、可也不年轻的单身汉说说。难道您就不能讲点啥逗乐的，弗拉基米尔·彼得洛维奇？”

“我的初恋倒还真属于不太普通的一类，”弗拉基米尔·彼得洛维奇稍微有点迟疑地回答。他四十岁上下，一头黑发，稍有点儿白茬。

“喔！”主人和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异口同声，“那更好啊……就请您讲讲吧。”

“讲……还是不讲呢？我还是不讲吧。我不是讲故事的高手，要

么讲得干巴巴、太简短，要么就漫无边际、瞎编乱造。假如你们同意，我把能记得的都写到笔记本上，然后读给你们听。”

老友们起初不同意，但是弗拉基米尔·彼得洛维奇一直坚持己见。两个星期过后他们又聚在了一起，弗拉基米尔·彼得洛维奇兑现了自己的诺言。

以下就是他笔记本里记录的：

1

事情发生在一八三三年夏天。那年我十六岁。

我住在莫斯科父母亲那里。他们在涅斯库齐内[注2]对面的卡鲁什卡亚城门附近租了一栋别墅。我在复习准备大学考试，但很不用功，也不太着急。

没有人限制我的自由。我想干吗就干吗，特别是自从辞掉了我最后一位法语家庭教师之后。他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他“像一颗炸弹一样”（comme une bombe ）坠落到了俄罗斯，所以整天脸上都带着强烈不满的表情，瘫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折腾。父亲对我不闻不问，但态度亲切；老妈几乎不太管我，尽管除了我她再也没有别的孩子，但其他操心的事儿把她给占满了。我的父亲，还很年轻，而且非常英俊，因为盘算好了才跟她结的婚，她比他大十岁。我妈妈过的日子很惨：没完没了的激动、猜忌、生气，可又不敢当我父亲的面发作。她非常害怕他，他总是一脸严肃、冷冰冰，拒人千里之外……我还从没见过比他更冷静、自信和独断专行的人。

最初在别墅里度过的那几个星期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天气好得出奇，五月九日，正好是圣尼科灵日[注3]那一天，我们从城里搬进别墅。我有时在自家别墅的小花园里，有时沿着涅斯库齐内公园，有时又到城门外去散步。我随手操起一本书，比如说凯达诺夫的教科书，但极少翻它，更多是大声朗读我能背下来的那些诗歌。我热血沸腾，心情烦闷，既甜蜜又可笑的那种。我等待着一切，又好像害怕着什么，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惊奇，好像全身心都已准备妥当一样，幻想逸动，又总是在各种各样的想象周围兜来转去，好像晨曦中教堂钟楼绕飞的雨燕；我沉思、忧伤甚至留下泪水，但就算流泪，就算悦耳的诗歌或是黄昏的美景带来了忧伤，青春韶华的那种让生命充满勃勃生机的欢愉情感，仍然像春草一样在我身上渗透出来。

我有一匹专门供我骑的马，我时常自己给它系好马鞍、骑上它独自远游。我纵马奔驰，并把自己想象成中世纪的一名比武骑士。多惬意啊，风在我耳旁吹拂！抑或仰望天空，敞开心灵去拥抱天空明媚的阳光与湛蓝。

记得，那时候女性形象、女性的爱的幻想还从来没有在我脑海里出现过明确的轮廓，但在我所想到的和所感受到的一切里，已经有某种新鲜、莫可名状的甜蜜、异性的预感，一种半自觉意识、羞涩的预感悄悄隐匿……

这种预感，这种等待穿透了我全身上上下下的每个角落：我呼吸着它，它流淌在我每一滴血液中，每一根血管里……注定很快就将夙愿得偿。

我们家的别墅由一栋带罗马圆柱的贵族式的木制主屋和两间稍矮一些的耳房组成，左边的耳房是一间小得可怜、做廉价壁纸的小工坊……我不止一次地跑去那里观察，十来个身体孱弱、头发蓬乱、穿着汗渍渍工作服、一律面容枯槁的孩子，不停地跳到木杠杆子上，通过杠杆传递压实下面的四方形的木头扣压模板，他们就这样用自己瘦小身体的重量压出壁纸五颜六色的图案。右边的耳房暂时空着，打算租出去。有一天，就是五月九日之后又过了三周，这右耳房的护窗板支起来了，窗户里露出女人们的脸，像是某个家庭搬到里面住下了。记得就是那天吃午饭时，母亲问起过大管家，我们的新邻居是谁。可当母亲一听到公爵夫人查谢金娜的姓氏，起先倒不无某种尊敬：“噢！一位公爵夫人……”随后就添上“很可能是位穷夫人”。

“他们自己雇三辆马车来的，太太，”大管家恭恭敬敬上菜时说道，“他们没有自家的轻便马车，太太，并且只有最简单的家具。”

“是啊，”母亲答道，“那倒好些。”

父亲冷冷地看了她一眼，母亲不说话了。

的确如此，查谢金娜公爵夫人不可能是个有钱的女人：租如此陈旧的小厢房，又小又矮，但凡稍微富足一点的人家，都不可能会同意搬进去住。不过，当时我听完就已忘得一干二净。公爵的爵位于我不起作用：我前不久刚读完了席勒[注4]的戏剧《强盗》。

注2　涅斯库齐内（俄语： Нескучный ），本意为“有趣、有吸引力”。这里是莫斯科一座古老的公园名。

注3　这个节日一说是为了纪念俄罗斯一位非常令人尊敬的圣人尼古拉；另一说是重要的农业节日，以纪念农业和家畜保护神魏烈萨。

注4　席勒（ 1759 — 1805 ），德国诗人、哲学家、戏剧家。《强盗》是席勒 1781 年创作的首部戏剧作品，翌年在德国上演。当时正值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发展至高潮，《强盗》一剧的主人公就是一个典型的狂飙突进青年形象。他不满于专制与格局并存的社会现状，却又无力改变。他追求自由，对当时的社会提出挑战，是典型的叛逆者，最后却只能悲剧收场。

2

我有个习惯，就是每晚都会自带猎枪在我们家的花园里巡视，只为驱赶乌鸦。我很早就痛恨这种警戒性很高、狡猾、爱捣蛋的鸟儿。在这里说到的那一天，我像往常一样走到花园— 徒劳地走遍所有的林阴小道（乌鸦都认得我，它们只是远远地、时不时哑哑地叫几声），无意中靠近了把我们私家领地花园与右边耳房后面花园的一个狭长的延伸段隔开的那一排低矮的篱笆。我正低头走，突然听见说话声，我从篱笆望过去，一下子愣住了……一幕奇异的景象出现在我的眼前。

离我几步远的树林间的草地上，还未结果的树莓丛中站着一位高个儿、身材姣好的少女。她身穿粉红色的条纹连衣裙，一块洁白的手帕包在头上，四个年轻人挤在她的周围，她手里拿着那种我叫不上名字可孩子们又都很熟悉的灰白色小花，挨个儿轻轻敲打他们的额头。这些花骨朵带着小花囊，一旦你用它去敲某种硬物时，花囊就会噼里啪啦地开放。年轻人都如此殷勤地奉上自己的额头— 少女的步履（我能看见她的侧面）如此迷人、威严、温柔、谐戏和可爱，以至于我差一点因为惊奇和兴奋而惊呼出来，仿佛我可以瞬间抛弃世上的一切，只为了让她美丽可爱的小手指也敲打我的额头。我的猎枪已滑落在地，我忘掉了一切，我的眼睛贪婪地扫过她亭亭玉立的身影、脖颈、漂亮的小手、白手帕下浅色略微卷曲的秀发、半睁着的聪慧的眼睛、她的长睫毛以及睫毛下柔美的脸庞……

“年轻人，喂，年轻人，”突然有个声音从靠近我的地方传来，“难道可以这样盯着陌生的小姐看吗？”

我浑身一哆嗦，愣住了……篱笆后面离我不远，一个黑头发剪得很短的年轻人用讥笑的眼神瞥了我一眼。就在同一时间，少女也转向我……我看见她灵巧和充满生气的脸上那一双大大的灰褐色眼睛— 她的脸突然颤动了一下，笑起来，露出洁白的牙齿，眉毛调皮地向上挑起……我满脸通红，抓起地上的猎枪就跑，身后一直跟着一阵并无恶意的笑声，我跑回自己的房间，一头倒在床上，双手捂住脸，心怦怦跳。我又羞愧难当又兴奋无比：我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激动。

稍事休息过后，我梳洗打扮好了，就下楼喝茶。年轻少女的影子一直在我眼前挥之不去，心儿不再狂跳，却又不知为何幸福地收紧了。

“你怎么啦？”父亲猛然问我，“打到乌鸦了吗？”

我本想一五一十地都告诉他，但还是忍住了，只是暗自微笑。临躺下睡觉前，连我自己也不知何故，单腿旋转三次，又是擦脸又是抹油，躺下，整夜睡得像个死人。近天亮时分我醒了一小会儿，抬起头，心满意足地环视周围一圈— 又进入了梦乡。

3

“怎样才能够认识他们？”这是早上乍一醒来，我的第一个念头。早茶前我走进花园，但没太靠近栅栏那边，而且一个人也没见到。喝完早茶，我在别墅前的小道来回走了好几圈，远远地观望那些窗户……仿佛看到窗帘后她的脸，于是惊惶地加快跑开了。“可我一定要认识她，”我一边思忖，一边在涅斯库齐内公园门口那块沙土平地上毫无头绪地乱走一气，“但怎么办呢？这才是问题所在。”我想到了昨天邂逅的一些特别细微的细节：她冲我微笑的样子，不知为何给我留下的印象最强烈……但是，在我激动不安地策划各式各样计划的时候，命运眷顾我，已经给我做了最好的安排。

我不在家的时候，母亲收到了那位新邻居送来的一封信，信写在一张灰色信纸上，用棕色火漆封口，这种火漆只有在邮局通知单还有廉价红酒的软木塞子上面才会看到。

这封文法不通、字迹歪歪扭扭的信里，公爵夫人请求母亲对其予以关照：照公爵夫人的说法，我的母亲认识很多声名显赫的人物，而她的命运和她孩子们的命运都与这些大人物有关，因为公爵夫人的一些诉讼案子那个时候正走到很关键的环节。“我请求给您，”公爵夫人写道，“像一位高贵的夫人请求给另一位尊贵夫人，与此同时，我也乐得于攫取这一会机会。注5”信的结尾，公爵夫人请求母亲允许她来登门拜访。我回到家正赶上母亲心情不太好，父亲不在家，她没人可以商量。不给“高贵的夫人”何况还是个“公爵夫人”回信，不太可能，可如何回信， 着实让母亲犯难。用法语给她回一个便笺似乎对她不太合适，可要用俄语的规范拼写，母亲自己也不擅长— 她很清楚这一点— 于是也就不想自毁声誉了。见我回来她非常开心，马上吩咐我去一趟公爵夫人家，口头跟她解释清楚，就说，我母亲说了，随时恭迎公爵夫人大驾光临，愿意效劳，并欢迎她下午一点光临寒舍。我秘密而热切的愿望实现得出乎意料地快速，让我既惊又喜，只是我的窘态并未表露出来。 我先跑回自己的房间，戴上崭新的领结，穿上礼服。在家里我常穿短外套和翻领衫，尽管觉得很是累赘。

注5　公爵夫人的信文法不太通顺，这一句中就有多处文法书写错误。但因为中文的语法无法对应翻译，译者只好设法改用中文习惯表达的方式如“请求给”“乐得于”“攫取这一会”来表达公爵夫人“文法不通”之意。

4

我迈进耳房那间狭窄又令人不悦的前厅时，不由自主地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而在那里迎接我的是一位脸色发黑、肤色泛着古铜色、头发花白、长着一双愁苦猪眼睛的老仆人，他额头和鬓角上刻满的深深的皱纹是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的。他端着一碟被啃得干干净净的鲱鱼骨头，用一只脚把通往另一间房的门掩上，断断续续地说：“您有什么事？”

“查谢金娜公爵夫人在家吗？”我问道。

“沃尼法季！”一个女人刺耳的颤音从门后面传出来。

仆人默默地转过去背对着我，他那件镶着金边、只有一颗红褐色带纹饰印章纽扣的仆人制服又脏又破的后背立刻显露无遗，他把鱼骨碟往地上一放就走开了。

“你上街去了吗？”还是那个女人的声音重问他。仆人嘟嘟囔囔地说了句什么。“喂？……有谁来了？……”还是那个女声。“是隔壁家的少爷？哎呀，快请他进来。”

“少爷，请您到会客厅去。”仆人又出现在我面前，端起地上的碟子，说道。

我整理了一下服饰，走进“会客厅”。

不知不觉中我走进一间不太大、也不太整洁的屋子，只有可怜的、就好像匆匆忙忙刚布置好的一点儿家具。窗前，一张少一个扶手的安乐椅上坐着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妇人，没戴帽子，也不漂亮，穿着一条绿色旧连衣裙，围着一条粗绒三角花围巾。她用一双不大的黑眼睛紧紧盯着我。

我走到她跟前，问候行礼。

“我可以跟查谢金娜公爵夫人讲几句话吗？”

“我就是查谢金娜公爵夫人。您是维先生的公子吗？”

“是的，太太。是我母亲让我来带话给您的。”

“请坐。沃尼法季！我的钥匙在哪里，你看见了吗？”

我向查谢金娜太太通报了我母亲对她来信的回复。她一边听我说，一边用她胖乎乎的发红的手指头轻敲着窗棂，等到我说完，她又睁大眼睛盯着我。

“很好，我一定去，”她最后说道，“您真的很年轻啊！敢问您多大岁数了？”

“十六岁。”我不由迟疑了少许，回答道。

公爵夫人从口袋里摸出几张写得密密麻麻、油乎乎的信纸，凑到自己的鼻子跟前，翻过去倒过来地看起来。

“好岁数啊，”她突然说，同时坐在转椅上转来转去显得坐不安稳，“哎呀，请您不要客气，我这里没太多讲究。”

“太没讲究了。”我心里想，带着一种不由自主厌恶的心情，扫视她那一副难看的模样。

就在这时，客厅的另一扇门一下子打开了，门口就站着头一天傍晚花园里我见过的那位姑娘。她抬起一只手，脸上闪过一丝讪笑。

“这是我的女儿，”公爵夫人说，并用胳膊肘朝她那里示意了一下，“吉娜奇卡，这是我们邻居维先生的公子。请问您叫什么名字？”

“弗拉基米尔。”我一边回答，一边站起身来，因为激动而有点口齿不清。

“父姓呢？”

“彼得洛维奇。”

“对了！我曾认识的一位警察局长，他的名字也叫弗拉基米尔·彼得洛维奇。沃尼法季！不用找钥匙了，钥匙在我口袋里。”

少女依然带着先前不太自然的微笑，微微眯缝眼睛，侧向低着头，一直看着我。

“我已经见过沃里德马尔先生[注6]了，”她开口说（银铃般的嗓音像一种甜蜜的凉风从我全身刮过），“您允许我这样称呼您吗？”

“荣幸之至，小姐。”我结结巴巴地说。

“在哪里认识的？”公爵夫人问。

公爵小姐并未理会自己的母亲。

“您现在有事吗？”她说，眼睛仍没从我身上离开。

“没什么事情，小姐。”

“您能帮我缠毛绒线吗？来吧，到我这里来。”

她冲我点点头，一转眼就走出了客厅。我跟着她走过去。

我们走进去的那个房间，家具稍好一些，布置也很雅致。只不过，此时此刻我几乎什么也没能仔细看：我仿佛梦游一般，全身心都感觉到一种近乎愚蠢、高度紧张的幸福感。

公爵小姐坐下来，取出一卷红色毛绒线，叫我坐到她的对面，认真解开那卷毛线，将它套在我的双手上。她默默地做着这些，带着一种滑稽可笑的慢条斯理，微微张开的嘴上还有那种愉快、狡黠、冷冷的笑。她开始把毛线往一张折叠的纸板上缠绕，忽然她的眼神如此明亮、如此快速地朝我一闪，我不由得低下了头。她多数时候半眯缝着的眼睛此刻完全睁大，她的脸完全变了，显得熠熠生辉。

“昨天您怎么看我，沃里德马尔先生？”她停了一会儿又问道，“您大概说我坏话了吧？”

“我……公爵小姐……我什么也没想……我怎么能够……”我难为情地回答。

“您听我说，”她反驳道，“您还不了解我：我是个很古怪的人，我希望人们永远都跟我说实话。我听说您刚十六岁，而我已经二十一岁。看到了吧，我比您大很多，所以啊，您要永远跟我说真话……并且要听我的话，”她补充道，“请您看着我， 您干吗不看我呢？”

我愈加难为情了，不过还是抬起头看她。她笑了起来，不过不是先前那种冷冷的笑，而是另一种赞许的笑。

“看着我，”她说，温柔地放低声音，“我喜欢您看我……我喜欢您的脸，我预感到我们会成为朋友。可您喜欢我吗？”她调皮地补上一句。

“公爵小姐……”我刚要说。

“首先，请称呼我吉娜伊达·亚历山德罗芙娜注7 ，再其次，小孩子（她马上改口）— 年轻人不把所感所想直接说出来，这是哪一种习惯呢？成年人这个习惯倒是好的。可您喜欢我吗？”

她能如此坦诚地跟我说这些，虽然令我非常高兴，但也让我有点难堪。

我想让她知道，她现在并不是跟一个小男孩在打交道，于是装成尽可能毫不拘束和一本正经的样子，说道：

“当然，我很喜欢您，吉娜伊达·亚历山德罗芙娜，我不想对此有所隐瞒。”

她一再摇头。

“您有家庭教师？”她突然又问。

“没有，我早已辞掉家庭教师了。”

我撒了谎，我跟我的家庭教师辞别还不到一个月。

“喔！我明白了— 您完全已是大人了。”

她轻轻敲了一下我的手指头。

“把手伸直！”接着她又开始认真地绕起毛线团。

趁她埋着头的时候，我开始打量起她来，先是悄悄地，后来愈加大胆。她的脸比我头一天晚上看见的更加美丽动人，她脸上的一切都显得透明、聪慧、可爱。她背对挂着白色窗帘的窗户坐着，从纱帘射进来的阳光柔和地洒向她浓密的金色头发、她纯洁无瑕的颈项、平缓的肩部，还有温柔、恬静的胸脯。我看着她， 现在，她于我已经那么珍贵和亲近了！就好像我已经认识她很久很久了，而在认识她之前我什么也不懂，而且似乎根本就没有活过。她身穿一件深色的旧连衣裙，外面罩着一件罩衣，我是多么想捋平她连衣裙和罩衣上的每一个褶皱。她的皮鞋尖从她的连衣裙下露出来，我多想爱慕地拜倒在她的脚下……“而我现在就坐在她的面前，”我想，“我已经认识她了……多么幸福，我的上帝！”我高兴得差点从椅子上一跃而起，但我只是稍稍晃动了一下我的双脚，好像小孩子吃到好吃的东西一样。

我快活极了，像水中的一条鱼，我宁愿一辈子也不要离开这个房间，离开这个地方。

她的眼睛慢慢睁开，她那明亮的双眸在我面前忽闪忽闪， 旋即又微微一笑。

“您怎么能这样看我？”她慢慢说道，并用一个手指吓唬我。

我脸红起来……“她什么都懂，什么都看在眼里，”我转念一想，“她又怎么可能不懂和看不见呢！”

突然隔壁房间传来一阵金属撞击声— 马刀磕碰的声音。

“吉娜 注8 ！”公爵夫人在客厅里大声喊道，“别罗夫卓洛夫给你带来了一只小猫。”

“小猫咪！”吉娜伊达激动地喊起来，连忙从椅子上站起身，将毛线团往我膝盖上一扔就跑出门外。

我也站起身，将毛绒线和缠好的线团放在窗台上，走进会客厅，疑惑地停住了。房子中间是一只条纹小花猫，四爪伸开，吉娜伊达双膝跪在那里，小心翼翼托起它的小脑袋。公爵夫人旁边是一位长着浅色卷发的青年骠骑兵，魁梧的身材几乎占去了两扇窗户间的整个墙面，他面色红润，长着一双鼓鼓的眼睛。

“小猫咪太好玩了！”她连声说道，“它的眼睛不是灰的，而是绿色的，一双耳朵真大啊！谢谢您，维克多·叶戈雷奇！您真是太好了。”

我认出了这位骠骑兵就是头天晚上我见到的年轻人中间的一个，他笑了笑，行了一个屈膝礼，马刺靴“啪”的一声，马刀上的金属环叮当作响。

“昨天您不是说起想要一只大耳朵的小花猫……这不，我就为您弄来了，小姐。您的话就是法律。”他又一次鞠躬行礼。

小猫弱弱地喵喵叫，还嗅着地板。

“它饿了，”吉娜伊达大声说，“沃尼法季！索尼娅！拿些牛奶过来。”

一个穿黄色旧连衣裙、脖子上围着条褪色围巾的女清洁工走进屋，手里端着一碗牛奶，放到小猫面前。小猫打了一个冷颤，眯着眼睛，舔食起来。

“它粉红色的舌头真好看啊。”她有了新发现，脸几乎贴到地板

上，就在小花猫的鼻子下侧面望着它。

小花猫一吃饱就打起了小呼噜，装模作样地逐一展示它的爪子。吉娜伊达站起身，转身朝着女清洁工，冷淡地说：“把它拿走。”

“为了小花猫— 请给我一只手。”骠骑兵低声地说，动了动他那勉强裹进新制服的强健身体。

“给您两只手。”吉娜伊达回答说，双手伸过去。骠骑兵亲吻她双手的时候，她一直从他肩头上看着我。

我呆呆地站在原地，不知道自己是该笑还是该说些什么，或是应该继续沉默。忽然，透过前厅开着的门，我们家的仆人费多尔的影子映入我的眼帘，他冲我打着手势。我机械地走到他跟前。

“你来干什么？”我问。

“是您母亲让我来找您，”他低声说道，“她发火了，说您还没捎回信给她。”

“难道我来这里很长时间了吗？”

“一个多钟头了。”

“一个多钟头了！”我不由自主地重复一遍，转身回到客厅，两脚一并碰了碰鞋跟，行礼告辞。

“您要去哪？”公爵小姐从骠骑兵那儿望过来，问我。

“我得回家了，小姐。”我这样说，随后转向老太太，又补充，“请您一点之后来我们家。”

“您就这样禀告，少爷。”

公爵夫人急不可耐地拿出鼻烟壶，声响很大地猛吸一下，让我都震颤到了。

“您就这样禀告。”她又重复一遍，眨巴着眼，眼泪快流出来，喷嚏不止。

我又鞠躬行礼一次，掉转身，走出房间，背上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就好像毛头小伙子知道后面有人盯着他的时候常常感受到的那

样。

“您可要记住，沃里德马尔先生，常来看我们啊。”吉娜伊达喊着，又笑了起来。

“她为什么总是爱笑呢？”我想着，费多尔陪着我回家的路上，一句话也不说，跟在我后面，走路似乎不情不愿。母亲数落了我一顿，她很奇怪的是：我怎么会在这个公爵夫人那里消磨如此长的时间？我什么也没跟她说就起身回到自己的卧房。我突然觉得特别忧伤……我竭力忍住没哭……我好妒忌那个骠骑兵。

注6　“沃里德马尔”是“弗拉基米尔”在法语里的类似发音。法语是俄罗斯上流社会的交际语言。

注7　前文“吉娜奇卡”是“吉娜伊达”的昵称，“吉娜伊达·亚历山德罗芙娜”中“亚历山德罗芙娜”是父称，名字加父称是一种表示礼貌与正式的称呼。

注8　“吉娜伊达”的昵称、爱称。

5

公爵夫人如约拜访了母亲，但母亲并不喜欢她。她们见面我没在场，但一起吃饭的时候，母亲告诉父亲，这位公爵夫人给她的感觉就是une femme très vulgaire[注9]，公爵夫人请求她去跟谢尔基公爵求情，简直让她烦死了，还有公爵夫人那些乱七八糟的诉讼官司— des vilaines affaires d 'argent[注10] — 还有，她肯定是个非常喜欢拨弄是非之人。然而，母亲又补充说道，她已经邀请公爵夫人携女儿明天中午来家里吃午饭（我听到“携女儿”一词时，差点把鼻子戳进碟子里去了），因为她总归还是邻居，又带点名望。听到这里，父亲告诉母亲，他现在想起来这位公爵太太是谁了。父亲说他年轻的时候认识已故的查谢金公爵，他受过非常高的教育，却是一个头脑简单又喜欢吵架的人；社交圈里都叫这位公爵“le Parisien ”[注11]，因为此人在巴黎生活了很久；公爵曾经很有钱，可他把所有的财产都输得一干二净，“后来不知道为何，很有可能就是为了钱的缘故— 要说，他本来可以选好一点的，”父亲冷冷一笑，又接着说，“娶了某个小公务员的女儿，结婚后，参与投机买卖，最终破产成了一个穷光蛋。”

“万幸的是她没开口借钱。”母亲说。

“这太有可能了，”父亲安静地说，“她会讲法语吗？”

“非常差。”

“嗯哼。不过，这倒无所谓。你刚才好像说，你也邀请了她的女儿。有人跟我提起过，她女儿倒是一位可爱又很有教养的姑娘。”

“喔！这么一说，她不像她母亲。”

“也不像她父亲，”父亲反对说，“她父亲也受过教育，却蠢。”

母亲叹了一口气，陷入了沉思。父亲也不说话了。整个谈话过程中，我都感到很不舒服。

吃过午饭，我又去了花园，不过没带猎枪。我答应自己不要走近“查谢金娜家的花园”，可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还是把我吸引过去， 而且没白跑一趟。还没等到靠近篱笆，我一眼就看见了吉娜伊达。这一回就只有她一个人。她手里捧着一本书，慢悠悠地在路上溜达。她没发现我。

我差一点就放她过去了，但突然就改变主意，咳嗽了一声。

她转过头来，但并没有停下来，用手撩开圆草帽那根宽宽的蓝丝带，看我一眼，微微抿嘴一笑又扭头看书去了。

我摘下宽边檐帽，在原地迟疑一会儿，心情沉郁地走开了。“Que suis - je pour elle ?注12 ”我用法语（上帝知道怎么会这样）想着。

背后响起一阵熟悉的脚步声：我回头一看— 父亲正迈着轻快的步伐朝我走来。

“这位是公爵小姐？”父亲问我。

“是公爵小姐。”

“莫非你认识她？”

“今天早上我在公爵夫人那里见过她。”

父亲停下来，脚后跟猛一转，往后方去了。等到他追上吉娜伊达时，他礼貌地向她鞠躬致意。她也向他回礼鞠躬，脸上不无惊奇，放下书。我看得见，她一直用眼神跟着他。我的父亲素来穿戴考究，有个性但又朴素大方。然而我觉得他的风姿从来没像今天这么标致，他那顶戴在勉强没掉光的卷发上的灰色礼帽也从来没如此帅气。

我本来还想去找吉娜伊达，可她连看都没看我一眼，重新捧起书，走远了。

注9 法语：一个非常粗俗的女人。（原注）

注10 法语：令人讨厌的金钱类案件。（原注）

注11 法语：巴黎人。（原注）

注12 法语：在她的眼里我算得了什么？（原注）

6

这天的 整个晚上和翌日早晨，我都在一种郁郁寡欢的麻木状态中度过。我记得我尝试着用用功，抓起凯达诺夫的课本— 但就算排版又大又稀，这本著名教科书上的一行行一页页还是徒劳从我眼前溜过。接连十遍我读着这一句：“尤利乌斯·恺撒注13 以作战骁勇而著称”— 还是什么也没明白，于是丢开书。快吃午饭时，我又梳洗打扮一番，穿上礼服，打好领结。

“你这是要干吗？”母亲问我，“你还不是大学生，上帝才知道你能否通过升学考试。你的短外套才新做没多久吧？不能扔掉它不穿啊！”

“有客人要来。”我小声嘀咕，几乎带着绝望的语气。

“简直胡说！这算哪门子客人！”

那我只好服从了。我脱了礼服换上短外套，但领结没摘。午餐前半小时公爵夫人跟她女儿如约而至，老太太在我先前见过的绿色连衣裙外面加了一条黄色的披肩，戴一顶有火红缎带、过时的包发帽。她马上就说起她的那些“传票”，叹着气，诉穷，“几乎苦苦恳求”，但一点儿也没把自己当外人，还是那样动静很大地闻鼻烟壶，还是那样放肆地扭来转去，在椅子上一点都坐不安稳。她似乎从来都不曾想过，她是一位公爵夫人。幸好吉娜伊达跟她母亲完全相反，她举止庄重，几近傲慢，像位真正的公爵小姐。她的脸上一派寒气逼人的端庄和尊崇， 以至于我认不得她的人、她的眼神、她的微笑了，虽然我觉得她现在这个样子让她显得也很漂亮。她身穿一件带淡蓝色云纹的轻薄巴勒施连衣裙，她长长的卷发顺着脸颊垂下来，发式是 英式的，这个发式很衬她脸上寒气逼人的表情。午餐的时候，我的父亲坐在她的旁边，用他特有的优雅和娴熟自如的殷勤取悦他的邻座。他偶尔望望她，她偶尔也望望他，以奇怪的、几乎有敌意的目光。他们之间用法语交谈。我还记得，吉娜伊达的纯正发音令我吃惊。公爵夫人席间跟先前一样毫无顾忌，很能吃，直夸厨艺好。母亲显而易见被她烦透了，用一种阴郁的轻慢态度应付她；父亲时而微微蹙紧眉头。母亲也没喜欢上吉娜伊达。

“好一个傲气十足的妞儿，”母亲第二天说道，“也不想一想，骄傲个啥— avec sa mine de grisette注14 ！”

“你，也许，没见过轻佻的女人。”父亲跟她说。

“那真谢天谢地了！”

“当然，上帝保佑……只不过你怎么能给她们下结论呢？”

吉娜伊达就没特别理过我。午饭后没多久公爵夫人就起身告辞。

“希望得到你们的关照，玛丽亚·尼古拉耶芙娜，彼得·瓦西里伊奇，”她拉长声调对母亲和父亲说道。“有什么法子！有过好时光，但都过去了。现在虽说有爵号，”她尴尬地笑着补充，“可爵号有什么用，假如没吃没喝的话。”

父亲很尊敬地向她鞠躬行礼，并送至前厅。我穿着自己那件剪了尾巴的短外套杵在那里，望着地板，仿佛被判了死刑。

吉娜伊达对我的态度彻底击垮了我。可让我意外惊喜的是，当经过我跟前时，她带着先前那种温柔的眼神附在我耳边快速跟我说：

“晚八点到我们家来，记住，一定来……”

我刚把手伸过去，只见她把白色纱巾往头上一披，已走得老远去了。

注13　尤利乌斯·恺撒（前 100 —前 44 ），古代罗马政治家、军事家。

注14　法语：就凭她那轻佻女子的恶习。（原注）

7

准八点，我已身穿常礼服、梳一个额际高耸的发式走进了公爵夫人家的厢房前厅。老仆人一脸阴沉地看了我一眼，很不情愿地从凳子上起身。会客厅传来一阵欢声笑语。我推开门，惊讶地退了一步。房间的中央，公爵小姐站在一把椅子上，手持一顶男士礼帽，椅子周围挤着五位男士。他们拼命用双手去够帽子，而她则把帽子越升越高并使劲儿地抖晃。一看见我，她高声说道："停一停，停一停！新客人来了，应该也给他发一个签，"她灵巧地从椅面上跳下来，一把抓住我的礼服袖口。"快来呀，"她说，"您干吗还站着？Messieurs注15 ，让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沃里德马尔先生，我们邻居的大少爷。而这几位，"她一边说，一边面向我挨个儿介绍客人们，"马勒夫斯基伯爵、卢申医生、诗人马伊达诺夫、退役大尉尼尔马茨基和您已见过的骠骑兵别罗夫卓洛夫。请多关照。"

我窘得厉害，以至于没跟任何人鞠躬行礼。我认出了花园里曾狠狠羞辱过我、黑皮肤黑头发的那位先生，即卢申医生。剩下的几位我都不认得。

"伯爵，"吉娜伊达接着说，"增加一个沃里德马尔先生的签。"

"这不公平，"伯爵带着一点波兰口音反驳说，这是一位非常俊美、装束讲究的黑发男子，深褐色的眼睛炯炯有神，白皙的窄鼻梁，小嘴边留着一撮修得很仔细的短髭。"他还没有跟我们一起玩过方特注16 呢"。

"不公平。"附和着说的还有别罗夫卓洛夫和那位被称作退役大尉的尼尔马茨基先生，此人四十岁上下，满脸麻子，非洲卷毛，驼背拱肩，罗圈腿，穿一件无穗军服上衣，没扣纽扣。

"让你们加一个签你们就写，我就是这个意思，"公爵小姐又说，"你们要造反吗？沃里德马尔先生第一次跟我们玩游戏，规则今天对他不适用。别再埋怨了，加他一个签吧，我要求这样做。"

伯爵耸一耸肩，可还是听话地点了点头，用那只白白净净的戴满宝石戒指的手抓起鹅毛笔，扯下一张小纸片，开始写起来。

"至少得把游戏的规则跟沃里德马尔先生解释清楚吧，"卢申医生不无讥讽地说，"否则，他会懵的。您看见了吧，年轻人，我们玩的是方特。公爵小姐掌握奖罚权，谁要是抓到幸运的签，谁就有权亲吻

一下公爵小姐的手。我说的您能听明白吗？”

我只是看了他一眼，还是稀里糊涂地站在那里，而公爵小姐重新跳上了椅子，并把帽子再次晃起来。所有人都朝她簇拥过去， 我也跟在他们后面。

“马伊达诺夫，”公爵小姐冲着一个高个子年轻人说，他瘦削的脸，一双眼睛小而无神，一头黑发留得特别长，“您，作为诗人，理应大度一些，把您的签让给沃里德马尔先生，以便让他有两次机会而不是一次。”

但是马伊达诺夫并不同意，他摇摇头，甩了甩长头发。我最后一个把手伸到帽子里，拿到一个签并展开……天啊！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当我看到签条上的“吻”字！

“吻！”我不由自主突然喊出了声。

“好啊！他赢了，”公爵小姐接过话头，“我很高兴！”她从椅子上下来，愉快地、甜蜜地盯着我的眼睛，我的心怦怦跳起来。“您高兴吗？”她问我。

“我？……”我结结巴巴起来。

“把您的签卖给我吧，”别罗夫卓洛夫突然凑到我的耳旁贸然说道，“我给您一百卢布。”

我用一种非常愤怒的眼神拒绝了骠骑兵，这让吉娜伊达拍手叫好，而卢申也大喊：“好样的！”

“但是，”别罗夫卓洛夫接着说，“作为司仪，我必须监督所有的规则有无被遵守。沃里德马尔先生，请您单膝跪地，这是我们的规矩。”

吉娜伊达站在我的面前，侧着低下头，好像就是为了能把我看得更加清楚。她郑重其事地将手伸给了我。我的眼前一片模糊。本来想着单膝下跪，却双膝都跪下了，用嘴唇很不自然地碰了一下吉娜伊达的手指头，还让她的指甲轻轻划了一下我的鼻头。

“好啦！”卢申喊起来，并扶我站了起来。

方特游戏继续进行。吉娜伊达让我挨着她坐在她身边。亏她能想出各式各样“处罚”的招数啊！譬如，她要扮成一座“全身雕像”， 她给

自己选的雕像底座是丑男尼尔马茨基，还要他脸朝下，头紧贴着埋在胸口。嬉笑声一刻都不曾停过。所有这些嬉戏喧闹、无拘无束、恣意放纵的快乐，还有这些从未有过的与陌生人的交际往来，全都一股脑儿地朝着我— 一 个一直过着离群索居生活和接受严苛教育、在老成持重的贵族家庭中长大的男孩子涌来。我简直像喝醉酒一样沉醉。我甚至笑得、吵闹得比其他人更凶，惊动了坐在隔壁房间跟伊维尔城门注17 来的某个办事员碰头说事情的老公爵夫人，她也跑过来看了我一眼。但我的确感到太幸福了，俗话说得好，一撇胡子不能飞，一个铜币不中用，讥笑、蔑视又算得了什么呢。吉娜伊达一直优待我，不让我离开她的视线。我还中了另一种“惩罚”签，是我跟她并排坐在一起，两人头上顶着同一块绸缎方巾：我必须要把自己的秘密向她坦白。我依稀记得，我们两颗脑袋在有点透不过气、半透明、芳香馥郁的方巾下面碰在了一起，而在这种黑暗的香气里，她的一双眼睛如此近距离又温柔地扑闪发光，她的双唇大开，喘着热气，不仅牙齿清晰可见，她的发梢还扫得我浑身痒痒的，仿佛要燃烧一样。我沉默不语。她笑得很诡秘、狡猾，最后附着我的耳朵低声说：“嗯，怎么样啊？”我只是一味脸红和傻笑，转身扭向一边，勉强透过气来。方特游戏已经让我们玩腻了，我们转而玩起绳子游戏。我的天啊！趁我发愣的时候，她猛地打了一下我的手指，我感到无比的快乐。而后来我故意再装作发愣发呆时，她就戏弄起我来，再也没碰我伸过去的手。

那个晚上我们玩得真是花样迭出！我们弹钢琴，唱歌，跳舞，表演吉卜赛人流浪生活的情景。我们让尼尔马茨基打扮成熊的样子，用盐水灌他。马勒夫斯基伯爵为我们表演了五花八门的纸牌玩法，最后玩的一种是：反复洗牌洗乱之后，开牌成了一回“韦斯特注18 ”，王被他全部抽出来，这使得卢申医生都“非常钦佩地祝贺他的成功”。马伊达诺夫朗诵了自己的长诗《女杀人犯》（故事发生在浪漫主义鼎盛时期）的几个节选，这首长诗他打算出版时使用黑色的封面加血红色书名。我们从伊维尔城门来的办事员的膝盖上偷走他的帽子，然后逼迫他跳个哥萨克舞之后才能赎回；我们给沃尼法季老头儿戴上妇女儿童们常戴的包发帽，而公爵小姐戴上一顶男士礼帽……简直都说不完。只剩下那个别罗夫卓洛夫越来越被挤到角落里去了，愁眉紧锁、生着闷气……有时看见他眼里充满血丝，满脸通红，似乎感觉到他眼看着就要向我们猛扑过来撕咬，把我们像撒刨屑一样撒向四周，但是公爵小姐看着他，用一根手指头吓唬一下，他就又退回到角落去了。

终于，我们都筋疲力尽。公爵夫人尽管开始像她自己说的那样轻松自如，什么样的吵闹声都不会干扰到她，但到最后连她也有了倦意，想歇息了。晚上十一点多钟才开出晚餐，一块放了很长时间、发干的奶酪，几个碎火腿肠馅的烙饼一样的东西，但我觉得比任何巴适

杰特大馅饼[注19]都要好吃。葡萄酒总共只有一瓶，酒瓶的样子也颇为古怪：深色的瓶身、瓶颈鼓鼓的，而瓶子里面的酒泛着粉红的色泽，顺便说一下，谁也没喝它。我迈出厢房的时候又累又乏到了极点，告辞的时候吉娜伊达大力地握了一下我的手，又神秘地笑了。

夜色沉沉，湿气向我热得发烫的脸袭来。感觉要下雷暴雨了。黑云在天空聚拢、翻滚，看得出，它正不断变换形状。风在幽暗的树林中不安地颤动，很远的天边，不知什么地方，雷声好像自语般愤怒、低沉。

穿过后面的门廊我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屋子。我的老仆人在地上已睡着了。我必须从他身上跨过去。他醒了，看见我就一五一十地转述，母亲又生我的气了，本想派人再去喊我回家的，但不知为何父亲拦住了她（我还从来没有不跟母亲道晚安、不得到母亲的晚安祝福就上床睡觉的）。现在说什么都无济于事了。

我跟老仆人说，我自己宽衣上床睡觉不用他服侍。我灭了蜡烛。但我既没有脱衣服，也没有上床睡觉。

我坐到椅子上，坐了很久，跟着了魔一般。我的这种感觉是如此新鲜、如此甜蜜……我只是坐着，稍稍环视一下，几乎一动不动，缓缓地呼吸，只是有时候要么我想起点什么自顾自笑了，要么我的心一阵收紧，当我想到我可能是恋爱了，爱的就是她，这就是爱情。昏暗中，吉娜伊达的脸庞悄悄浮现在我眼前，浮现不已，一幕又一幕。她的双唇还是那样神秘地微笑着，她稍稍侧一点身看着我，疑惑、沉思、柔情似水……一如我跟她告别的那个瞬间。终于我站起身，踮起脚跟走到自己的床前，衣服也没脱，把头埋进枕头里，生怕动作过猛惊扰到了我内心充盈的那些美好的东西……

我躺下了，可我甚至连眼睛也没合上。很快我就发现，不断有某种微弱的反光透入我的房间。我稍微欠起身，望一眼窗户，窗格子和神秘莫测地、朦胧地闪着白光的窗玻璃已经可以清晰地分辨出来。“雷暴雨，”我猜，“肯定是雷暴雨，可它还很遥远，所以雷声暂时还听不到。只是天空中不是很强、长长的好像树杈般的条条闪电不断燃起：与其说是燃起，毋宁说像濒临死亡的鸟的翅膀一样颤抖、抽搐。”我起身走到窗前，在那里一直站到天亮……闪电一刻也不曾停歇，这是一个民谚中所说的“雀夜”[注20]。我望着无声、沙砾遍地的田野，望着涅斯库齐内公园黑黝黝的一片，还有远处发黄的建筑物外立面，仿佛它们也跟着微弱的闪电在颤抖……我望着，不能自已。这些无声的闪电、隐忍的闪电，正好呼应我心底燃起的一样无声、一样隐匿的冲动。天渐渐亮了，红霞满天。随着太阳越升越高，万物澄明，

闪电有所收敛，它们闪烁的频次越来越稀少，终于消遁无影，被新的一天令人神清气爽的、毫无争议的阳光所踏平……

我内心的闪电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只感受到了一种巨大的疲惫和沉寂……但吉娜伊达的身姿依然牢牢统治我的心灵，挥之不去。只是这个身姿显得平和宁静了，好像一只从沼泽的水草之中飞起的天鹅，与它周围的那些丑陋生物那么不同。而我，快要入睡的时候，最后一次带着一种临别的、信赖的虔诚匍匐到它的跟前……

啊，缠绵的情感，轻柔的声音，心灵被拨动的美好与宁静，初恋那沁人心扉令人销魂的快乐— 这些都在哪里，在哪里呢？

注15 法语：先生们。（原注）

注16 一种游戏，参加者抽签后按照要求做一件逗乐的事情或者准备一件吉祥的礼物给大家。参加游戏的人可多可少。

注17 位于莫斯科红场旁，由马涅什广场和革命广场进入红场的一个入口，又名“复活门”，供奉有圣母神像的双塔伊维尔小教堂就在这里。始建于 1538 年， 1995 年翻新。

注18 19 世纪末英国流行后传入俄罗斯的一种纸牌游戏。

注19 用野味、肝等做成的大馅饼。

注20 又叫“花楸果之夜”。东斯拉夫人把电闪雷鸣非常厉害的夜晚称作“雀夜”。人们认为这是邪恶力量的暂时猖獗。

8

第二天早上我下楼用早茶的时候，母亲责备了我，但是程度比我想象的要轻。她让我一五一十讲述头一天晚上是怎么度过的。我三言两语回复了她，省略了很多细节，尽量把一切都讲得无可厚非。

“再怎么说，他们都并非comme il faut注21 ，”母亲指出，“你应该准备考试和用功复习，不能再去他们那里瞎溜达了。”

因为我已知道，母亲对我功课的操心就仅限于这几句话，所以我也不认为有必要反驳她。可是早茶后父亲拉着我的手，一起走进花园，逼着我详细讲述我在查谢金娜家看到的一切。

父亲对我的影响很神奇，我们父子之间的关系也很奇特。他对我的教育几乎放任不管，但也从不伤害我的自尊心。他尊重我的自由，他甚至，如果可以这样表述的话，对我很客气……只是他不让我跟他过于亲近。我爱他，我欣赏他，我当他就是男人的榜样— 唉，我的上帝，倘若他不是总让我感觉到他那双推开我的手，我会多么依恋于他。可只要他愿意，用一句话，一个手势，他几乎立即就能复活我对他无穷的信任。我的心扉已敞开，就像跟一位理性的朋友和一位宽容的导师一样地谈心……可他随后还是突然丢下了我，用手一把推开我，轻轻地、温和地，但还是推开了。

有时他也会表现出活泼的一面，那个时候跟我一起他就会既放松又调皮，像个小孩子一样（他喜欢所有剧烈的身体运动）。有一次，唯一的一次！他亲切地抚摸了我，以至于我都快哭了……但无论他的活泼还是他的温存都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 而我们之间发生过的一切，也不曾给予我什么对未来的指望 — 所有这一切跟我做的一场梦一样。有时，当我望着他那睿智、俊美、光彩照人的脸部轮廓，我的心开始颤动，我整个身 心都趋向了他……他似乎能感觉到我的内心活动，路过的时候揪一下我的脸蛋，就走开，或再去做什么事情，或忽然又愣在那里，像呆住了一样，此时，我的心也会立即紧缩一下，心情也会冷静下来。我的默不作声从来都无法唤起他本来就难得表露的慈爱，除非我直截了当地恳求他。慈爱总是突然地发作。

后来我分析父亲的性格，得出一个结论，他的心思不在我和家庭生活上面。他喜欢别的什么东西，并从中得到了充分的享受。“尽你所能地自己去得到，不要放弃。要自己做自己的主，这才是生命的本真。”他有一次跟我这样说。另一回，他在场，我作为一名民主主义者参与讨论有关自由的话题（他在那一天，正如我指出的，是“慈祥

的”，这个时候你可以跟他畅所欲言。）

“自由，”他重复道，“你知道哪一种东西才可以给予人自由？”

“是什么？”

“意志，个人意志，而意志赋予人比自由更好的权力。你越有意志，就越自由，并可以指挥人。”

我的父亲首先并且最愿意享受生活，他生活过了……也许，他预感到了，他无法长久地享受生活之“本真”：他只活了四十二岁。

我跟父亲详细讲述了我拜访查谢金娜一家的经过。他坐在公园长椅上，拿拐杖在沙土地上随意画着，半是认真、半是漫不经心地听我说。他偶尔笑一笑，貌似开心和逗乐般瞅瞅我，给我提些简短问题和不同意见。我一开始甚至都没准备说出吉娜伊达的名字，但没能忍住，最后还是说出了口，并开始赞扬她。父亲还是一味地微笑。随后，他略加沉思，伸伸腰，站起身来。

我还记得，我们出门的时候，他吩咐过要为他备好马的。他是一位很优秀的骑手，并且善于驯服最野性的马，比列利先生要早很多。

“我想和你一起去骑马，爸爸，可以吗？”我问他。

“不行，”他回答，脸上露出平常那种冷淡又亲昵的表情，“要去，你自己一个人去吧，并告诉马夫，我不去骑马了。”

他背转过身，急匆匆地远去了。我的视线跟着他— 他已在门后面消失。我看见他的礼帽沿着篱笆墙一路移动：他走到查谢金娜的家门口了。

他在她们那里停留了不到一个小时，就直接出发进城去了，直到晚上才回到家。

午饭后我自己去了查谢金娜家串门。客厅里我只遇到老公爵夫人一个人。看见我，她用毛线针的一头梳了一下包发帽里面的头发，忽然问我，是否能够帮她抄一份申请文书。

“好啊。”我回答并在椅子边坐下。

“只是您请注意把字迹写稍大些，”她说完就递过来一张油乎乎的纸，“今天能否抄好，少爷？”

“今天我就抄好，夫人。”

隔壁房间的门稍稍打开了一点，吉娜伊达的脸从门缝里露出来，脸色苍白，神情若有所思，头发胡乱地往脑后披拢着。她用一双大眼睛非常冷漠地看我一眼，轻轻关上了房门。

“吉娜，我说吉娜！”老夫人喊道。吉娜伊达没吭声。我带回老妇人的申请文书，整晚都在誊写。

注21　法语：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9

我的“激情”从那一天起被点燃了。还记得，我的这种感觉跟一个新入职第一天上班的人的那种感觉类似：我已经不再是一个普通的男孩子了，我在恋爱。我说了，我的激情从那一天起已被点燃，而且我还可以补上一句，我的痛苦也从那一天开始。见不到吉娜伊达，我就痛苦不堪，什么都不能思考，什么事情也不能做，整天整天专心致志想她一个。我朝思暮想……可见到她的时候我也并不觉得轻松。我猜疑妒忌，我承认自己的无足轻重，我傻乎乎尽情嬉戏，傻乎乎献媚逢迎— 总是有一股不可抗拒之力将我吸引到她的身旁— 每一次跨进她的闺房，我的心都情不自禁幸福地颤抖。

吉娜伊达立刻就猜到我坠入爱河了，而我也并不想对她隐瞒。她拿我的激情寻开心，耍弄我，放纵我又折磨我。她乐于成为对一个人是最大幸福而对另一个人却是最深痛苦的唯一的源头，乐于成为专横和不敢反抗的理由— 我就像吉娜伊达手上被捏着的一颗软蜂蜡。不过，爱上她的人不止我一个。所有拜访过她家的男人们都为她而疯狂— 她把他们也都拴得好好的— 就拴在自己的脚边。她乐于一会儿激发起他们的期望，一会儿又引起他们的担忧，按照自己刁钻古怪的想法任意支使他们（她把这个称作“人撞人”），而他们从未想过反抗，心甘情愿地被她驯服。她浑身上下洋溢着活力与美丽，机敏狡黠与漫不经心、矫揉造作与朴实无华、安静与嬉闹在她身上构成了某种奇妙的混合物。她所做所思、举手投足之间都带着一种晶莹剔透、轻盈的曼妙，无不彰显其独特、勃发奔放的力量。她的脸部表情变化多端，跟表演一样：她几乎能在同一时间表现出讥讽、沉思和热情。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情绪，轻盈、迅疾，仿佛晴朗多风的天气里那些云彩的影子，在她的眼睛里和双唇上飞来掠去。

她的每一个爱慕者都是她所需要的。别罗夫卓洛夫，她有时候称他为“我的野兽”，而有时又只是简称“我的”。他能为了她赴汤蹈火，由于指望不上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其他的优点，他一味地向她求婚，并影射别人只是嘴上说说而已。马伊达诺夫就是她心中怀有的那份诗意琴弦，相当冷峻，几乎与其他作家一样，他竭力让她，也许还包括让他自己，相信，他崇拜她。他没完没了地写诗赞美她，带着某种又似矫揉造作又很真实恳切的陶醉感为她朗诵自己的这些诗篇。她既同情他又有点取笑他。她不怎么信任他，听腻了他的滔滔不绝，她总是让他朗诵普希金的诗歌，就是为了，按照她的说法，净化空气。卢申，一名爱嘲弄人、说话下流的医生，他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她，也比任何人都更爱她，尽管明里暗里总是斥责她。她尊重他，但并不允许他胡

来。 时而她带着一种特别的、幸灾乐祸的满足感让他感觉到，“包括他也被她捏在手掌心里”。“我是一个水性杨花的人，我没心没肺，我天生就是一个演员坯，”她有一次当着我的面对他说，“哈，很好！敢不敢把您的一只手伸过来，我要用别针扎进您的手，当着这位年轻人的面您会觉得丢脸，您会感到很痛，可您，既然是一位真绅士，还得强颜欢笑。”卢申医生满脸通红，转过身去，咬着嘴唇，最终还是把手伸过去。她果然扎破了他的手，而他真的在笑……她也在笑，一边把别针很深地扎进去，一边盯着医生徒然四顾的眼睛……

我最不能理解的是吉娜伊达与伯爵马勒夫斯基之间的关系。他长相英俊，又机灵、聪明，但他身上有一点令人怀疑、甚至我一个十六岁小孩子都能感觉出来的虚伪。我感到不解的是，吉娜伊达居然没看出来。但很有可能，是她发现了他的虚伪，却不讨厌而已。不正确的教育方式、奇怪的社交和习惯、母亲形影不离的溺爱、家境贫寒、居家杂乱无章— 所有这一切，打从一个少女拥有那份自由开始，从她自觉比其周围的人高出一等的时候开始，使得一种半瞧不起人的轻视与放任自流在她身上愈演愈烈。经常是这样，不论发生什么事情— 譬如沃尼法季来禀报砂糖用光了，或者某个特别难听的流言蜚语已传得满城风雨了，客人们争吵起来，她亦不过是晃晃她的一头卷发，说：“都是些鸡毛蒜皮！”能让她痛苦的事儿太少。

但是，每次一旦看到马勒夫斯基以一种很狡猾的摇头摆尾的步伐向她走过去，像一只狐狸般优雅地倚靠在她的椅子背上，带着一种得意洋洋、阿谀逢迎的笑附在她耳边小声嘀咕，而她双手交叉在胸前，认真地看着他，有时候微微笑，有时候只是摇摇头，每到此刻，我浑身的血就快要沸腾起来。

“您接待马勒夫斯基先生又是为何？”我有一次问她。

“他那小胡子多么漂亮啊，”她回答，“可这您又不懂。”

“您该不会以为我喜欢他吧？”还有一回她这样问我，“不，这样让我瞧不上的人我不会喜欢。我应该会爱上一个能挫败我的人……最好别让我撞上这样的人，上帝慈悲！不要落入任何人的魔掌，打死也不，绝不！”

“这样的话，您永远也别想爱上谁了？”

“可您呢？难道我不爱您吗？”她说完就用手套的指头打了一下我的鼻子。

是啊，吉娜伊达太能拿我逗乐了。接下来的三周，我每天都跟她见面。凡是她能想出来的事，跟我都做遍了！她很少来我们家了，而我并不为此感到遗憾。在我们家她就得举止得体，像一位淑女，一位公爵小姐，那样我就不认得她了。我害怕在母亲面前把自己的秘密和盘供出。她很不待见吉娜伊达，并不太友好地留意我们的行踪。我反倒不太害怕父亲，他似乎没注意我，而跟她也极少说话，即便要说，也极为睿智和意味深长。

我停止复习，不再读书， 我甚至停止到周围四郊去散步，也不再骑马。我像一只被束缚手脚的甲壳虫，总是围着恋人的厢房转圈，就仿佛可以永远地留在那里一样……但这是不可能的。母亲跟我唠叨，有时候吉娜伊达自己也赶我早点回家。那时候我就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或者走到花园的尽头那里，爬到高高的石头垒砌的花房废墟之上，两条腿悬挂在面朝小路的墙上，一坐好几个小时，望啊，望，可什么也没望见。离我不远，几只白色的蝴蝶在沾满灰尘的荨麻丛中上下翻飞、翩翩起舞；一只机敏的麻雀歇在不远处的一块半毁的红砖上面，愤怒地叽叽喳喳，整个身体不停地扭过来转过去，亮开它的尾羽；疑心很重的乌鸦偶尔还要鸣叫几声，它们远远地、远远地躲在光秃秃的白桦树巅上；而稀疏的白桦树枝间，阳光和风静静地闪着光；间或传来顿河修道院钟楼的钟声，沉静、凄凉— 我只是枯坐，凝望，倾听— 全身充满了某种莫可名状的感受，它蕴含了一切：忧郁、快乐、对未来的预感，还有欲望和对生命的恐惧。但是，那个时候我对此完全一无所知，也无法将我心里盘桓不去的美好进行命名。或许，我能为这一切取的名字只有一个，那就是吉娜伊达的芳名。

而吉娜伊达一直像猫捉老鼠一样捉弄我。她一会儿跟我卖弄风情，我就心神荡漾、陶醉其中，而一会儿又将我一把推开，让我不敢再接近她，不敢再看她。

我记得，一连好几天她对我都非常冷淡，我完全害怕起来，怯懦地跑到他们的房子里，竭力争取老公爵夫人的支持，也不管那个时候正是老太太骂人和叫嚷得最起劲的时候。她的诉讼案子进展很不顺，她应警察局长的要求已做了两次书面说明了。

有一次，我在花园里路过熟悉的栅栏，就一眼看见了吉娜伊达，她支着两只胳膊，坐在草地那儿，一动未动。我本想悄悄闪开，可她却突然抬起头，冲我打了一个命令式的手势。我在原地僵住了，我一开始没明白她的意思，她又重复了一次手势。我立即跨过栅栏，高兴地跑到她跟前。她示意我停下，命令我站到离她两步远的小路上去。我太难为情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就单腿跪在小路边上。她的脸色非常苍白，满脸痛苦的哀伤，深深的疲惫写在她的脸上。我的心一

下子发紧了，不由含含糊糊地说道：“您怎么啦？”

吉娜伊达伸手揪了一片草叶，嚼了嚼，就又扔到一边，远远地。

“您非常爱我吗？”她最后问我，“是吗？”

我什么也没回答— 我又凭什么要回答呢？

“是啊，”她又说了一遍，像先前一样看着我。“就是这样。都是一样的眼睛，”她添上一句，陷入了沉思，又用双手捂住了脸。“这一切都让我烦透了，”她低声说，“我想跑到天涯海角，我承受不了这一切，我真搞不懂……未来到底会有什么等待着我呢！……唉，我太痛苦了……我的上帝，我太痛苦了！”

“为了什么？”我怯生生地问。

吉娜伊达并未回答我，只是耸了耸肩。我继续单腿跪在路边，带着深深的沮丧望着她。她的每一句话都像刀一样直戳我心。那一刻我感到，只要能让她不再痛苦不堪，我甘愿献出自己的生命。我望着她，还是不明白，她为何那样难过，可我能清楚地想象到，面对突如其来难以承受的悲伤，她是怎样走进花园，像被镰刀砍倒一样倒在地上。夜色皎洁，周围绿茵一片，风吹得树叶沙沙作响，时不时把吉娜伊达头上那棵红梅果树长长的枝条摇来晃去。什么地方还传来鸽子的咕咕声，还有蜜蜂的嗡嗡声，它们循着稀疏的草叶丛来回低飞。头顶的蓝天温柔地泛着青色的光，而我却这样忧伤。

“给我读点儿诗吧，”吉娜伊达幽幽地说完，胳膊肘支起来，“我喜欢您读诗的样子。您像是吟唱，但这没有什么，这是青春在歌唱。您就念那首《格鲁吉亚的山冈》注22 。不过请您先坐下来念。”

我坐下来，为她诵读完了《格鲁吉亚的山冈》。

“‘它要说不爱也无可能’，”吉娜伊达跟着念这一句。“这就是诗歌的精妙 ：它告诉我们那些不存在的东西，还告诉我们那些不仅比存在的更美好、甚至更接近于真实的东西……它要说不爱也无可能— 它想不爱，但不可能！”她又沉默了，忽然精神一振，站起身来，“咱们走吧。马伊达诺夫还坐在妈妈那儿。他给我带来了一首长诗，而我撇下他不管。他现在也一样伤心……有什么法子！您早晚就会明白，只是请您千万别生我的气！”

吉娜伊达急匆匆地握了一下我的手，就径直往前跑。我们回到了他们的厢房。马伊达诺夫开始为我们朗读自己刚刚出版的长诗《女杀

人犯》，但我并没有听他朗诵。他拉长音调高声朗读四音步抑扬格的诗句，韵脚交替出现，仿佛手铃般丁零作响，空洞又高调，而我一直盯着吉娜伊达看，一直努力想搞明白最后她说的话是什么含义。

是否有一个秘密的情敌

意外地将你击倒？—

马伊达诺夫高声地哼着，我和吉娜伊达四目相对。她垂下眼睑，脸微微红了。发现她脸红，我因为吃惊而心里一凉。最开始我就已经在吃醋了，但也只是在这个时刻，我的脑海里才闪过一个她恋爱了的念头：“我的上帝，她爱上什么人了！”

注22　普希金的一首诗，写于他游历高加索的 1829 年。

10

我所有的折磨苦难从那一刻起才真正开始。我绞尽脑汁，凝神沉思，翻来覆去地思索，不停地、尽可能隐蔽地注意吉娜伊达的行踪。她完全变了，这是显而易见的。她一个人出门去散步，而且散步很久。有时，客人们来了她也不露面，一连几个小时坐在自己的房间里不出来。在这之前她还从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我突然变得— 至少我感觉我是变得— 具有非凡的洞察力了。“是他？或者难道会是他？”我自问自答，一边焦虑不安地把她的崇拜者们一个个地轮番思量了个遍。马勒夫斯基伯爵（尽管我羞于替吉娜伊达承认这一点）让我感觉比其他人隐隐地更具危险性。

我的洞察力还没超过我的鼻头那么远，如此一来，恐怕我的心事也瞒不过任何人，至少卢申医生很快就捅破了这层窗户纸。此外，他最近的变化也着实不小：他瘦了一圈，还是喜欢笑，不过似乎笑得更沉郁、更坏、更短，先前的轻松讽喻和肆无忌惮的厚颜无耻被一种不由自主、神经质的易怒所取代。

“年轻人，您不停地来这里闲逛到底所为何事呢？”有一次查谢金娜家客厅只剩下我们俩的时候他这样问我（公爵小姐散步还没有回来，而阁楼上传来公爵夫人嚷嚷的呵斥声：她正在骂女仆人）。“趁年轻，您应该学习，用功。可您都在干什么？”

“您不可能知道我在家有没有用功。”我反驳道，带一点傲慢，可也不无慌张。

“您都用的什么功啊，这里？这不是您的真心话。算了，我不跟您吵……像您这个年纪，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只是您的选择嘛，不太成功。难道您看不出来，这是个什么地儿？”

“我没听明白您说的。”我说。

“没听明白？那样更糟了。我有责任预先警告您。我们这些兄弟— 这些老光棍— 可以来这里，我们有什么法子呢？我们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人，百毒不侵，而您刀口还没开刃，这里的空气对您有害。请您相信我，您会被传染坏的。”

“怎么会这样？”

“就是这样。难道您现在是健康的吗？难道您的状况正常吗？难

道您所感受到的于您有益，对您好吗？”

“我都感受什么了？”我嘴上这样说，心里已承认医生说得对。

“嘿，年轻人啊，年轻人，”医生接着说，他那种表情，似乎这两句话对我是一种极大的屈辱似的，“跟这您就别狡辩了，上帝保佑，您心里想的，都写在脸上了。可话又说回来，解释个啥呢？我自己都本不该来，假使（医生咬了一下嘴唇）……假使我不是如此一个古怪人的话。这也就是为何我很吃惊，您如此睿智，会看不见您身边发生了什么事？”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接过话头，全身警觉了起来。

医生用一种嘲讽的怜悯看我一眼。

“我既然是个好人，”他说道，好像自言自语一样，“非常有必要跟他说明白。总而言之，”他接着说，提高了嗓门，“再跟您说一遍，这里的氛围不适合您。您觉得在这里很舒服，可愉快的事儿比比皆是！就比方说花房里香气宜人，却不适合住在那里。哎，您听我的话吧，还是回去读读凯达诺夫的教科书吧！”

公爵夫人走进屋，开始跟医生抱怨起牙疼的事儿。随后，吉娜伊达出现了。

“您看，”公爵夫人开口说，“医生先生，您倒是说说她呀。她整天喝冰水，难道这对她有啥好处，就凭她那虚弱的肺？”

“您干吗要这样做？”卢申问。

“这样能出什么事情？”

“什么事情？您会伤风感冒，会死掉。”

“真的吗？不会吧？那又如何— 早去晚去都是这条路！”

“原来如此！”医生直埋怨。公爵夫人走了。

“就是这么回事，”吉娜伊达跟着说，“难道生活就如此美好吗？看看您周围……什么— 好？或许，您以为我不懂这些，也感受不到？我就觉得喝冰水舒服，而您也可以一本正经地说服我，如此美好的生活就不值得用一时的享受冒险毁掉它，更别让我谈什么幸福了。”

“啊，是这样，”卢申说，“任性与我行我素……这两个词囊括了您的全部，您整个人儿都由这两个词组成。”

吉娜伊达的笑有点不自然。

“您这话可说迟了，亲爱的大夫。您观察得不认真，您落伍了。您请戴好眼镜。现在我哪里有到任性胡为的份上，我愚弄你们，你们也愚弄我……又怎么有快乐可言！至于说到我行我素……沃里德马尔先生，”她突然说道，一边跺了一下脚，“不要装出一副闷闷不乐的面孔来。我受不了别人的怜悯。”她急匆匆地走了出去。

“年轻人，这样的气氛对您有害，有害。”卢申医生又对我说了一遍。

11

还是这一天晚上，常客们再次聚集到查谢金娜家。其中也有我一个。

话题从马伊达诺夫的长诗开始，吉娜伊达诚恳地赞扬了这首诗。

“您知道吗？”她跟他说，“我要是诗人，我就会换一个题材写。也许，也都是无稽之谈，但有时候有一些奇怪的想法会钻进我的脑海里，尤其是天快亮而我还没有睡着的时候，还有当天空的颜色渐渐变成玫瑰色或灰白色的时候，我就会，譬如……你们不会都笑话我吧？”

“不会！不会！”我们几个异口同声地说。

“我就会描写，”她继续说，双手交叉放在胸前，眼睛望着旁边，“深夜里，一条大船，一群少女， 在静静的河上泛舟。月光皎洁无瑕，少女们身穿洁白长裙，头戴白色花冠，唱着，你们知道吗，类似于赞美歌一类的颂歌。”

“知道，知道，请继续说。”马伊达诺夫大声又充满憧憬地说。

“忽然，一阵喧哗，笑声，火把熊熊，岸上锣鼓喧天……酒神的一群女祭司们又唱又喊地跑过来。要知道，景色描写可是您的拿手好戏，诗人先生……可是我想让火把烧得红彤彤，烟也很大，好让女祭司们的眼睛在花冠之下熠熠发光，而花冠应该偏暗一些。当然也别忘了描写虎皮和高脚酒杯，还有黄金，许多黄金。”

“哪个地方会需要黄金呢？”马伊达诺夫问，把直直的头发甩到脑后，鼻孔都放大了。

“哪个地方？两肩上，两手上，两条腿上，到处都能用。听说，古代的妇女连脚踝上都带金脚箍。女祭司们将姑娘们召回到船舱里。少女们停止了唱赞美歌— 她们没办法继续唱下去— 但她们并未挪动，河水将她们送到岸边。突然，有一位姑娘站了起来……这是需要好好写一写的：她如何在月光下慢慢站起身，她的女友们又如何担惊受怕……她刚一跨过船舷，女祭司们就将她团团围拢，载着她消失在黑夜，消失在茫茫夜色中……这里要描写一股股浓烟，一切混乱不堪。只听见她们刺耳的尖叫声，还有她落在岸边的花冠。”

吉娜伊达说完停下来不做声了。（“噢！她爱上什么人了！”— 我还在想。）

“就只这些？”马伊达诺夫问。

“只有这些。”吉娜伊达回他。

“要成为一首长诗的题材这还不够，”他着重指出，“但我可以参考您的构思写一首抒情诗歌。”

“浪漫主义的？”马勒夫斯基问。

“当然是浪漫主义的，拜伦诗体式。”

“我个人认为，雨果要比拜伦好，”年轻的伯爵随口说道，“雨果写得更有趣。”

“雨果，是一流的小说家，”马伊达诺夫说，“我的好友彤科舍耶夫在他的西班牙语小说《艾尔·特罗瓦多尔》注23 ……”

“哎，是不是就是那本所有的问号都倒过来用的小说？”吉娜伊达打断他的话。

“是的，西班牙人有这样的习惯。我想说的是，彤科舍耶夫……”

“算了吧！你们又要争论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吉娜伊达再次打断他，“咱们最好还是玩游戏吧……”

“方特游戏？”卢申医生接上话头。

“不，方特有点玩腻了，还不如玩‘比喻’游戏呢。”（这个游戏是吉娜伊达自己想出来的，说出某个物体，所有的人都竭力寻找跟其相对应的比喻，谁说的比喻最好，谁获奖。）

她走到窗前。夕阳刚刚落山，长长的红云高挂天空。

“这些云彩像什么？”吉娜伊达问，还没等到我们说，自问自答：“我找到了，这些云就像克利奥帕特拉迎接安东尼奥时乘坐的金色船队上的紫红船帆注24 。马伊达诺夫，您还记得前不久跟我讲过这个故事吧？”

我们大家都跟《哈姆雷特》中的博罗尼注25 一样，认为，只有紫

红船帆才最像这些红云，而且我们中谁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比喻了。

“那时候安东尼奥多少岁？”吉娜伊达问道。

“嗯，有可能，是一个年轻人。”马勒夫斯基说。

“是的，是个年轻人。”马伊达诺夫很自信地附议。

“很抱歉，”卢申大声说，“他已经四十开外了。”

“四十开外。”吉娜伊达飞快地看了他一眼，跟着说道。

我不久就回家去了。“她爱上什么人了，”我不由地小声说，“但他又是谁呢？”

注23　彤科舍耶夫的西班牙语小说《艾尔·特罗瓦多尔》写于 1826 年， 1833 年出版了俄文版。西班牙语中，问号和惊叹号都是倒过来写的。

注24　公元前 41 年安东尼奥到东方省份巡视，并在塔尔索斯派使者去埃及，请埃及女王克利奥帕特拉来此会晤。女王的船队挂着紫色的船帆，船头包镶黄金，从亚历山大港启航迎接安东尼奥。

注25　哈姆雷特第三场第二幕中有一场类似对话戏，所以作者这样写。

12

日子一天天过去。吉娜伊达变得越来越奇怪和不可理解。有一次我走进她的房间，看见她坐在草垫椅子上，头部冲着桌子的尖角。她直愣愣站起来，满脸都洇着泪水。

“啊！是您！”她带着一种决绝的冷笑说，“快过来吧。”

我走到她跟前：她把手放到我头上，突然抓住我的头发，揪起来。

“痛啊。”我终于说出来。

“噢！痛！难道我不痛？我不痛？”她一再重复。

“哎呀！”她突然喊起来，发现她揪下了一小绺我的头发。“我都干了什么啊？可怜的沃里马德尔先生！”

她小心翼翼捋顺那绺头发，又将头发绕着手指头缠绕，把它们卷成一个小圆圈。

“我要将您的头发镶嵌到我的圆形颈饰上，我会戴着它，”她说，而眼眶里仍然闪着泪光，“这也许能给您带来些许安慰……那现在就让我们说再见吧。”

我回到家，就遇到一件不太愉快的事情。母亲正在跟父亲吵架：她因为某件事责怪他，而他，按照自己的习惯做法，冷淡又有礼貌地默不作答，不久就骑马离开了。我没能听清母亲说了些什么，而且我也没顾得上去听。我只记得她吵完架之后吩咐人让我到她屋子里去，很不满意地责怪我经常拜访公爵夫人家，照她的话说，公爵夫人是一个une femme capable de tout注26 。我上前去吻了她的手（每次要终止谈话，我都这样做），就径直回了自己房间。

吉娜伊达的眼泪让我方寸大乱。我完全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也真想哭一场。我毕竟还是个孩子，虽说我也十六岁了。我已完全不去管马勒夫斯基了，尽管别罗夫卓洛夫一天天变得愈来愈凶神恶煞，像狼盯着羊一样死盯着敏捷狡猾的伯爵。没什么事情好让我想，也没什么人好让我想的。我迷失在胡思乱想之中，一直只想找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躲起来。我特别中意温室花房遗址那个地方。我常常爬上高墙，坐下来，我像一个如此不幸、孤独、忧郁的少年一样坐在那

里，连我自己都可怜起自己来了，而这些感伤又是如此让我满足，如此令我陶醉……

有一天，我正坐在墙头上，眺望远处，倾听教堂钟声……忽然不知道什么从我身上掠过— 不像风，也不是寒颤，好像是人身上的气息，好像人走近的感觉……我朝下看，就看到下面路上吉娜伊达急匆匆走过来，她身穿一件浅灰色连衣裙，肩上打一把粉红色阳伞。她也看见了我，停了脚步，把草帽沿往后一推，抬起一双温柔的眼睛看着我。

“您坐在那么高的地方做什么？”她问我，带着一种怪异的笑。“您看，”她接着说，“您总是说您爱我，如果您真的爱我，那么就跳到路上到我这里来。”

还没等吉娜伊达说完话，我已经纵身飞跃下去，就好像有人在背后推了我一把一样。这堵墙高约两俄丈。我的双脚先着地，但由于冲击力太大我没站稳。我摔倒在地，瞬间失去了知觉。等我恢复了知觉，眼睛还没睁开，已感觉吉娜伊达就在身边。

“我亲爱的孩子，”她一边说着话，一边向我俯下身— 她的声音带着一种焦急万分的温柔，“你怎么能这样做，你怎么能听我说的呢……你知道我爱你……快起来。”

她的胸脯在我的胸前起伏，她的手抚摸着我的头，忽然— 那时我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我的整个脸部都被她那柔软、红润的嘴唇印满了吻……她的嘴唇吻到了我的嘴唇……但很快，吉娜伊达也许猜到了，她根据我的脸部表情判断，我已经恢复了知觉，虽然我还没有睁开眼睛，于是迅速站起来，说：

“您快起来吧，调皮鬼，疯子，何苦躺在地上？”

我从地上站了起来。

“把我的太阳伞递给我，”吉娜伊达说，“看，我把它不知扔哪里去了。您快别这样看我……傻不傻呀？您没磕坏吧？大概，荨麻没有扎伤您吧？跟您说话呢，您别盯着我……但他什么也不明白，什么也没回答，”她仿佛自言自语地说。“赶紧回家吧，沃里德马尔先生，清洁洗漱一番，不许跟着我了，否则我就生气了，而且永远也别再……”她还没等说完，就急匆匆地走开，而我一屁股坐在路上……我的脚还站不稳。

荨麻的刺把我的手扎伤了，背也痛，头昏脑涨。只是我刚刚得到的无比幸福、陶醉之感，在我的生命中不会再重复了。它是我全身最甜蜜的痛，最终转化成兴奋无比的欢呼雀跃。的确，我还是个孩子。

注26　法语：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什么都无所谓的女人。（原注）

13

那一天我如此快乐和骄傲，吉娜伊达亲吻的感觉一直鲜活地保存在我脸上，她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得清清楚楚，我带着如此幸福的战栗想起她说的每一句话，我如此珍爱这份突如其来的幸福，我甚至因此感到害怕，甚至都不想再看见她，这位为我带来这些从未有过的幸福的“肇事者”。我感觉，我从此已无法再对命运有丝毫奢求，唯只需要“最后一次深呼吸，尔后就死去”。然而第二天我去到她家的时候，对于我这样一位希望给人留下能够保守秘密的感觉、极其体面的人来说，我却感到了莫大的窘迫，尽管我徒劳地竭力想在可怜的举止得体的假面具下加以掩盖。

吉娜伊达非常大方地接待我，没有一丝一毫的激动，只是用手指警告我，随后问我，背上还有没有瘀伤？我那可怜的一点放肆和神秘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除此之外，消失的还有我的局促不安。自然，我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指望，倒是吉娜伊达的平静简直犹如一盆冷水淋了我一头。我明白了在她眼里我不过是个小毛孩— 我多么难过！她在屋内跑前跑后，每次看到我都飞快地微笑一下，但她的思绪却在远远的别处，这一点我看得很清楚……“我要不要说起昨晚的事情，”我在想，“问问她急急忙忙跑到哪里去了，也好让我弄个水落石出……”但我只是摆摆手，就坐到角落那边去了。

别罗夫卓洛夫进来了，我在让他很高兴。

“我还没找到一匹驯好的马驹给您骑乘，”他开口说，用一种严肃的腔调，“弗雷塔克担保帮我找一匹，可我不信。我担心找不到。”

“您担心什么呢，”吉娜伊达问，“请问？”

“担心什么？要知道您还不会骑马，老天也不知道会出什么乱子！您脑子里怎么就突然起了这种天马行空的念头？”

“甭操心，这是我自己的事了！我的野兽先生。这样的话，我找找彼得·瓦西里耶维奇。”（我的父亲叫彼得·瓦西里耶维奇。我惊奇的是，她如此轻松和自如地提到父亲的名字，对于父亲乐意效劳非常自信。）

“原来如此，”别罗夫卓洛夫反问道，“您这是准备跟他去骑马吗？”

“跟他还是跟别人骑马，对于你们反正都一样。只是不跟你们骑马。”

“不跟我骑马，”别罗夫卓洛夫顺着她说，“随您的便。好吧，马我给您去弄一匹。”

“您可要注意了，别给弄一头什么母牛过来！我可跟您说 得清清楚楚，我是要去骑马。”

“您骑马，也许……可跟谁，是跟马勒夫斯基去骑马吗？”

“但为何就不能跟他，一个当过兵的骑马呢？好啦，少安毋躁，”她说，“别眨巴眼睛。我也叫上您去。您也知道马勒夫斯基现在对于我来说算什么 — 嗨！”她摇了一下头。

“您说这些不过是为了安慰我。”别罗夫卓洛夫发牢骚地说。

吉娜伊达微微眯起了眼睛。

“为了安慰您？噢……噢……噢，军人！”她最后说，仿佛找不到另外一个更合适的词，“而您呢，沃里马德尔先生！您会跟我们一起去骑马吗？”

“我不喜欢……人太多……”我嘟囔了一句，眼睛也没抬。

“您更愿意 tête □ à □ tête[注27]？好吧，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她叹了一口气说，“您走吧，别罗夫卓洛夫，张罗去，明天我就需要一匹马。”

“好啊，可钱从哪儿弄？”公爵夫人插话问。

吉娜伊达蹙起了眉头。

“我不跟您拿钱，别罗夫卓洛夫会借给我。”

“借给你，借给你……”公爵夫人埋怨她 — 突然，用全身气力大喊一声：“小傻瓜！”

“妈咪，我可给您送过一个小铃铛。”公爵小姐说道。

“小傻瓜！”老太太又说了一遍。别罗夫卓洛夫行礼告辞，我也跟他一道离开。吉娜伊达并未挽留我。

注27　法语：头碰头，一对一。意即两个人单独相处。（原注）

14

翌日早晨我也起得很早。我给自己砍了一根手杖，就动身去城门外。我自己的说法是去散心遣愁。天气非常好，晴空万里，气温不高，清新、令人愉悦的风在田野吹拂，它们好像在窃窃私语、嬉戏，恬静不喧，草木不惊。我盘桓山野、巡游森林，我却并未感到自己是个幸福的人。我离开家门，本想沉湎于忧郁苦闷中不拔，但是，朝气勃发的青春，怡人的天气，清新的空气，快走的愉悦，躺在稠密的草地上独处的惬意，等等，似乎一下子就占了上风。我又想起那些永难忘却的话语，想起那些亲吻，它们再次涌入我的心田。无论如何，吉娜伊达不可能不对我的执着和英雄主义给予公道，想到这些还是让我感到高兴……

"她觉得有比我更好的人选，"我想，"随它去吧！那些人只会说要去做什么，而我已经做过了！而且也许我还有机会再为她做些什么！……"我浮想联翩。我开始设想怎样从坏人的魔掌之中将她解救，设想我浑身是血地从牢房里将她拯救，设想我死在她的脚边。我记起了我们家客厅挂着的一幅画：劫持玛姬丽达的马列克—阿格利亚[注28]，但我的注意力马上被一只体型很大、颜色斑斓的啄木鸟吸引，它一边忙着顺着一根纤细的白桦树枝往上爬，一边像一位从低音提琴的颈部后面张望的演奏家一样从树枝后面紧张地左顾右盼。

随后我哼唱起《不白的雪》[注29]，还唱起一首那时很流行的浪漫曲《当调皮的微风吹起，我正等着你》；我开始大声朗诵起霍缅科夫[注30]悲剧中叶尔马克给星星的独白；我试图用一种沉浸体写点东西，甚至构思好了一首诗结尾都能用到的一句："噢，吉娜伊达！吉娜伊达！"但最后什么也没写成。况且此时已到了午饭时间。我下山到谷底，进城的那条窄窄的沙砾小径蜿蜒曲折。我顺着这条小路往回走……一阵低沉的马蹄声在我身后响起。我回头一看，不禁停下了脚步，挥了一下宽檐帽子：我看见了我的父亲和吉娜伊达。他们并驾齐驱，父亲跟她说着什么，整个身体向她倾过去，一只手撑着马脖子，他笑容可掬。吉娜伊达静静地听他说，表情严肃地低垂眼睛，紧闭双唇。一开始我只看到他们两个，过了一小会儿，山谷的拐弯处，穿一身带披肩的骠骑兵制服的别罗夫卓洛夫骑着一匹浑身汗涔涔的黑马赶了过来。可怜的马累得直晃脑袋，打着响鼻，马蹄乱舞，骑在上面的人连忙稳住它，用马刺蹬着它。我侧身闪到路边。父亲勒了一下缰绳，从吉娜伊达处回过身来，她也慢慢抬起眼睛看了他一下，两个人策马离开……别罗夫卓洛夫紧随其后，挎着的马刀又一阵叮当作响。"他红扑扑的，像一只虾，"我寻思，"而她呢……为何她脸色苍

白？骑了一早晨的马，脸色却一点儿没泛红？”

我加快脚步，回家刚好赶上了午餐开席。父亲梳洗一新，换好衣服，高高兴兴挨着母亲的沙发椅安坐，他用流畅和响亮的嗓音为她读了一篇《Journal des Débats 》注31 上面的讽刺小品。但母亲听得漫不经心，看到我时，问我一整天都跑哪里去了，并接着说她不喜欢有人在鬼才知道的地方和鬼才知道的人鬼混。“我只是散步去了。”我本想这样回答，但看一眼父亲，不知什么缘故又默不出声。

注28 取材于法国女作家索菲·格登（ 1773 — 1807 ）长篇小说《玛娅丽达》中描写十字军远征（ 1805 年）的有关情景。

注29 一首家喻户晓的俄罗斯民歌。

注30 霍缅科夫（ 1804 — 1860 ），俄罗斯诗人、艺术家、政论家、神学家、哲学家。后文“叶尔马克给星星的独白”指的是霍缅科夫的悲剧《叶尔马克》第五幕第三场中的独白。

注31 法语：《论坛报》。

15

接下来的五六天时间里，我几乎没见过吉娜伊达。她自称病倒了，可这并没有妨碍她家来客拜访 — 按照他们所有人的表述 — 来执勤上班，除了马伊达诺夫，只要找不到机会纵情欢乐，他就立刻发蔫，忧郁无聊起来。别罗夫卓洛夫闷闷不乐地坐在角落里，衣服扣全扣上，脸发窘发红。伯爵马勒夫斯基的小脸上总透着一种使坏的微笑，他真的未能获得吉娜伊达的好感，于是拼命讨好老公爵夫人，陪她坐着驿站的四轮马车去拜访总督。要说的是，这次拜访很不成功，甚至弄得马勒夫斯基很不愉快。有人跟他提到他跟几个交通稽查军官之间发生的事情 ，他就只好辩解说明，他那个时候太年轻不懂事。卢申一天会来一两次，但都待不久。我自从上一次跟他交流之后开始有点怕他，同时又感觉自己真诚地爱慕他。有一次他跟我在涅斯库齐内公园散步，非常友善、殷勤，告诉我各种植物和花卉的名称、特性，忽然，他“牛头不对马嘴”地大叫一声，还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我啊，真傻，总以为她是一个水性杨花的人！看得出，为了别人 ，牺牲自己也是甜蜜的。”

“您说这些是想表达什么呢？”我问。

“我跟您没想表达什么。”卢申吞吞吐吐反驳。

吉娜伊达总躲着我。我的露面— 我不可能不发现这一点— 让她尴尬。她有意避开我……有意地，这也是我痛苦、伤心难过的地方！但我也无力回天，所以我竭力不让她看到我，只能远远地守候她，但并非总是成功。我跟她之间总会有一些让人不理解的事情发生。她的脸色变了，她整个人也变了。特别让我吃惊的是她身上发生的一个改变。那个温暖、寂静的夜晚，在接骨木那片宽阔的树荫下，我坐在矮凳上。我喜欢这个地方，那里能望见吉娜伊达房间的窗户。我的头上，一只小鸟在渐渐发暗的树叶里忙碌地跳来跳去；一只灰猫伸长脊背，小心翼翼溜进花园；第一批出现的甲壳虫，在尽管已经不太明亮却也还算半透明的天色中笨重地嗡嗡奏鸣。我望着那扇窗，等待着，它会打开吗…… 果然，窗门真的敞开了，吉娜伊达出现在窗口。她身穿一件白色连衣裙，她整个人，她的脸、肩膀和手都苍白如白玉。她久久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紧锁的眉毛下，她的双眼同样久久地盯着一个地方看，一动不动。我从未见过她这样的目光。随后她双手合十，紧紧地、紧紧地合拢，举到嘴边、额头— 突然伸开手指，将头发往耳后一梳，晃晃头发，带着某种坚定的神情自上而下地摇了摇头，砰的一声关上了窗。

三天后她在花园里遇到我。我本想躲开的，可她主动喊住了我。

“请把您的手给我，”她以一种跟以往一样的亲切口气跟我说，“我们好久都没好好聊聊了。”

我看了她一眼，她的眼睛发亮，脸上的微笑仿佛穿过云雾透过来一般。

“您始终还没有康复吧？”我问她。

“没有，不过一切都过去了。”她回答我，折了一小朵红玫瑰，“我有点累，但也会过去的。”

“您可以恢复如初，又像以前一样？”我问。

吉娜伊达把玫瑰花抬至脸前，我觉得，那些鲜艳的花瓣儿的光彩一下子折射到了她的脸上。

“难道我变了吗？”她问我。

“是的，变了。”我讷讷地说。

“我是冷落了您— 我知道的，”吉娜伊达开始说道，“但您不应该太在意这个……我也是没有办法……喂，还是别说这个了！”

“您不想我爱您— 就是这么回事！”我忧郁地喊起来，不禁有点儿激动。

“不是的，请您爱我，只是别跟以前一样。”

“那怎么行啊？”

“让我们做好朋友吧，就这样！”吉娜伊达让我闻了闻玫瑰花，“听着，我比您大很多— 我都可以做您的阿姨。即使不是阿姨，至少也是您的大姐姐。可您呢……”

“您还是当我是小孩子。”我打断她的话。

“唔，是的，是小孩子，但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小孩子，可爱、乖巧、聪明伶俐。从今天起我正式请您做我的侍从，而您请别忘了，侍从是不能离开他的女主人的。这就是您新爵位的标识，”她将玫瑰花别到我的外套纽扣上接着说，“我对您宠爱的标记。”

“我以前还得到过您其他宠爱。”我喃喃地说。

“哦！”吉娜伊达侧身瞥了我一眼说道，“他的记性倒真好！好吧！我现在就准备给您……”

于是，她弯下身，在我的额头上印刻了一个干干净净、毫无感情色彩的吻。

我刚看了她一眼，她转过身说：“跟我来，我的侍从。”她往家里走去。我起身跟在她后面，始终稀里糊涂。“难道，”我想，“这个温顺、通情达理的姑娘，就是我认识的吉娜伊达吗？”她的步履也让我觉得比以前更轻稳。 她整个人的形象都显得更高贵、更美丽动人……

啊 ，我的上帝！一股完全崭新的力量又让我心底的爱恋之火熊熊燃烧！

16

午饭后客人们又聚在厢房，公爵小姐出来迎接他们。大家全到齐了，一个不少，跟我永远都忘不掉的第一次聚会一样，甚至尼尔马茨基也蹒跚赶来。马伊达诺夫这一次比别人来得早，他带来了他新创作的诗歌。玩的游戏还是方特，但已经去掉先前那些奇奇怪怪的越轨行为，也没有愚蠢之举和喧哗吵闹，吉卜赛元素已褪去。吉娜伊达给我们的聚会赋予了新的风格。按照侍从规则我坐在她旁边。与此同时，她还提议，中了方特奖的人要讲一个自己做过的梦，可惜不太成功。有些梦要么没啥意思（别罗夫卓洛夫梦到用鲫鱼喂他的马，但马头又是木头做的），要么不太像梦，像拼凑的。马伊达诺夫跟我们分享了他写的一个完整的中篇小说：那里有墓穴，有弹里拉琴的小天使们，有会说话的鲜花，还有遥远的天外之音。吉娜伊达没让他讲完。

“假如事情要搞到大家开始胡编乱凑，”她说，“还不如干脆让每个人随便讲一个完完全全虚构的故事。”

头一个抽到要讲故事的还是别罗夫卓洛夫。

年轻的骠骑兵有点儿发窘。

“我什么也虚构不出来。”他喊道。

“这不太小儿科了吗！”吉娜伊达鼓励他。“喏，想象一下，就比如说，您要是结婚了，您就跟我们说说，您会跟您的太太怎样过日子。您会把她锁在家里吗？”

“我会锁她在家。”

“您自己会跟她一起吗？”

“我自己肯定会跟她一起。”

“太棒了。喂，那要是让她厌烦了，她给您戴绿帽子呢？”

“我会杀了她。”

“但如果她跑掉了呢？”

“我还是会追回她并无论如何都会杀了她。”

“好的。而再假如我是您的太太，您又会怎样呢？”

别罗夫卓洛夫沉默了。

“我就自杀。”

吉娜伊达笑了起来。

“我明白了，您唱不来太长的歌。”

第二个方特签是吉娜伊达抽中的。她抬头望着天花板，陷入沉思。

“好了，你们注意听，”她最后终于开始了，“我虚构的故事……想象一下，一座气势宏伟的宫殿，夏夜，令人惊艳的舞会。而这个舞会是年轻的女王举办的。到处都金碧辉煌，大理石、水晶灯、丝绸、篝火、钻石、鲜花、美食，所有您能想到的任性无理的奢华要求全应有尽有。”

“您喜欢奢华？”卢申打断她的话。

“因为奢华漂亮，”她反驳说，“漂亮的我都喜欢。”

“爱奢华比爱美丽还要多吗？”他继续问。

“这就有点钻牛角尖了，我不懂。别打断我。是这样，盛大无比的舞会。嘉宾如云，年轻，俊美，英勇无畏，他们都疯狂爱上了女王。”

“来宾中就没有女士吗？”马勒夫斯基问。

“没有——等一下——有女士。”

“女士一个都不漂亮？”

“一样动人。但所有的男人都爱上了女王。她身材高挑、楚楚动人，一顶金色的小皇冠戴在她的黑发上。”

我看了一眼吉娜伊达，这时我感到她是那样鹤立鸡群，她白皙的额头，她宁静的双眉闪着聪慧的光彩，又无比亲切，我不禁想道：“你就是这里的女王！”

“所有的人都拥到她周围，”吉娜伊达接着说，“所有的人都不惜说

尽最阿谀奉承的情话。”

“她喜欢被奉承对吗？”卢申问。

“多令人讨厌啊！总是被打断话头……谁又不喜欢被人恭维奉承呢？”

“还有个问题，最后一个，”马勒夫斯基说，“女王有丈夫吗？”

“这个我倒没想好。没有，为何要有丈夫呢？”

“就是，”马勒夫斯基也附和说，“为何要有丈夫呢？”

“Silence！注32 ”尽管法语一向说得差，马伊达诺夫还是用法语喊了一声。

“Merci 注33 ，”吉娜伊达谢了他，“言归正传，女王听着奉承的话，也欣赏着音乐，客人中让她钟情的也一个没有。六扇大窗户由上而下、从天花板到地板全都敞开。窗外是幽暗的天空，星星亮晶晶，而花园里满是高大浓密的树木。女王望着花园。花园的树前面有一个喷泉：夜色中它反射着光— 长长的、长长的水线像幽灵一样。人们的说话声和音乐声中，女王仍然听得见喷泉轻轻的溅落声。她望着又想：你们所有的人，先生们，善良，聪敏，富有，你们围着我转，你们珍视我说的每一句话，你们所有人都愿意在我的脚边死去，我统治你们……而那里，在喷泉旁边，在汩汩喷溅的泉水那里，久久伫立和等待着我的人才是我爱的人，他统治我。他身上没穿昂贵的长袍，没佩戴贵重的珠宝，没有人认得他，但是他在等着我，并深信我一定会来— 我就来了，任何一种权力都无法让我终止这样做，一旦我想要找他，和他在一起，和他一起消失在花园的幽暗里、树叶的沙沙声里还有汩汩的泉水中……”

吉娜伊达在此打住了。

“这真是虚构？”马勒夫斯基看都没看吉娜伊达一眼，狡黠地问。

“我们又能做什么呢，先生们，”卢申突然发声，“假如我们就身在客人之列并且认得这个喷泉幸运儿？”

“等一下，请等一下，”吉娜伊达拦住话头，“我自己告诉你们，每个人该做些什么。”

“您，别罗夫卓洛夫，就应该跟他决斗；而您，马伊达诺夫，您

可以写一首讽刺他的短诗……可惜，不行，您写不了讽刺短诗，您可以写一首类似巴比耶注34 写过的那种长抑扬格的诗歌并在《电信》注35 上登载。您呢，尼尔马茨基，您最好借贷给他……不，您还是借高利贷给他；您，大夫……”她停住了，“您可以做些什么，我可真不知道。”

“以御医的身份来说，”卢申回答，“我就可以建议女王，假如她顾不上客人的话，就不该办舞会……”

“也许，您是对的。您呢，伯爵？……”

“啊，我？”马勒夫斯基带着惯有的、使坏的微笑重复了一遍……

“您可以把带毒的糖果带给他吃。”

马勒夫斯基的脸微微抽搐了一下，瞬间露出犹太人的那种神情，可旋即又哈哈大笑起来。

“至于说到您呢，沃里德马尔……”吉娜伊达继续说，“不过，够了，我们还是玩点别的游戏吧。”

“沃里德马尔先生，作为女王的侍从，在女王去到公园里的时候，应该为她提着长裙的拖地长后襟。”马勒夫斯基不无恶意地说。

我快气炸了，但是吉娜伊达迅速地用手按住了我的肩，站起身来，轻轻地用略带颤抖的嗓音说道：“我从未允许阁下您可以如此粗鲁无礼，因此我请您立即离开。”她向他指了一下房门那里。

“请您原谅我，公爵小姐。”马勒夫斯基喃喃地说，满脸煞白。

“公爵小姐完全正确。”别罗夫卓洛夫也站了起来，大声说。

“我，对上帝发誓，无论如何，”马勒夫斯基继续说，“我说的话，其实，一点也没有这样的意思……我从来都没想过要冒犯您……请原谅我。”

吉娜伊达冷冷地扫了他一眼，又冷冷地笑了一声。

“也许是这样，您就留下吧，”她随意挥了一下手，“我和沃里德马尔先生可是白生了一场气。您高兴蜇人……悉听尊便。”

“请原谅我，”马勒夫斯基再次道歉，而我，回忆起吉娜伊达的举

动，不禁又想到，就是真正的女王也不可能比她更有威严地指着门口，让粗鲁无礼的大臣滚出去。

这出不大的戏演过之后，方特游戏又进行了一会儿，大家都感到一点不自然、不自在，与其说是因为这出戏本身，不如说是因为一种不太明了、沉重压抑的感觉所致。没有人提及这种感觉，但每一个人又都切身感受到了这种感觉，甚至从邻座人的身上也感受到了。马伊达诺夫开始朗诵自己写的诗歌，马勒夫斯基用一种夸张的表情大肆赞扬他的诗歌。“他现在多么想表现出他是个善良之徒啊。”卢申凑近我耳旁低声说。我们大伙儿很快就散了。吉娜伊达忽然又陷入沉思。公爵夫人差人来说头疼，尼尔马茨基开始诉说他的风湿病……

我久久无法入睡，吉娜伊达虚构的故事让我吃惊不小。

“难道这其中包含一种暗示？”我自问自答，“那么她又在暗示谁和暗示什么呢？假如确定是暗示的话……那又会是谁？不，不会，不可能。”我喃喃地说，热得发烫的脸来回辗转……但我记起了吉娜伊达讲故事时她脸上的表情，记起了卢申在涅斯库齐内公园里所发的惊叹之语，还记起吉娜伊达对我态度的突然变化…… 越猜越糊涂。“他是谁？”这几个昏暗中刻画得清清楚楚的词就立在我的眼前，仿佛一片低垂的不祥之云挂在我的面前——我感到它的压迫—— 我只能等待灾难突然一下子爆发。近些时候，我已习惯很多事情，也看够查谢金娜家的许多事情：他们家的杂乱无章，肮脏的蜡烛头，折断的刀叉，阴郁的沃尼法季，穿得破破烂烂又邋遢的女仆，还有公爵夫人的举止仪态—— 他们奇异的生活不能使我惊诧得更多……但现在更令我诧异、不得其解的是吉娜伊达，我无法习惯……“女冒险家 注36 。”我的母亲有一次这样说。“女冒险家”—— 她，我的偶像，我的女神！这个称呼灼痛了我，我尽量埋进枕头不去想它，我忿忿不平—— 而在那个时候，只要能让我成为喷泉旁边那位幸运儿，干什么我都会同意，让我牺牲什么都可以！……

我浑身的血在偾张、沸腾。“花园……喷泉……”我想，“我现在就去花园。”我快速穿好衣服，从屋里溜了出去。夜色深沉，树林窃窃低语，天空透出一股微微的寒气，菜地里飘过来一阵土茴香的气味。我把公园里的小径走了一个遍，沙沙的脚步声既让我局促不安，又让我精神振奋。我停下脚步，等在那里，听见我的心跳—— 那么激烈、那么快速。终于我走到栅栏跟前，倚靠在其中的一根木头上。忽然—— 也许是我的感觉？—— 离我几步远的地方，一个女人的身影一闪而过……我睁大眼睛盯着黑暗里看，我屏住呼吸。这是什么？是我听到的脚步声？ 或者这又是我的心跳？“是谁？”我含含糊糊用一种勉强听得清的声音说。这又是什么？抑或是影影绰绰的笑声？……抑或

是树叶的沙沙声……抑或是我自己的耳鸣？我感到害怕起来……“是谁？”我的声音更低了。

突然刮起一阵风，天空中闪过一条光带—— 一颗流星飞逝。“吉娜伊达？”我想问，可话却说不出口。忽然，四周一片死寂，万籁俱静，就像半夜常常发生的境况……甚至草丛里的蛐蛐都不再鼓噪，只有不知哪里的一扇窗户吱呀作响。我站了一会儿，又站了一会儿，还是回到自己的房间，躺回硬邦邦的床上。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激动：仿佛我约会回来，却是一个孤家寡人，只是在别人的幸福旁边走了一遭。

注32　法语：请安静点儿！（原注）

注33　法语：谢谢。（原注）

注34　奥古斯特·巴比耶（1805——1882），法国革命浪漫主义诗人。以创作揭露法国人民的奴役者诗歌“抑扬格”著称。

注35　指的是《莫斯科电信》，自由派著名的文学杂志。

注36　出自法语“ aventurier ”，意即“冒险家、投机者”。

17

第二天，我只是匆匆忙忙看了一眼吉娜伊达，她陪同公爵夫人坐马车外出不知去哪里办事。可是我还看见了勉勉强强跟我问好的卢申和马勒夫斯基。年轻伯爵咧着嘴大笑，友好地跟我攀谈。到厢房去拜访的客人中只有他一个愣是挤到我的家里，还博得了母亲的欢心。父亲不讨厌他，用一种不至于令人感到被冒犯、最低的客客气气的态度待他。

“Ah，monsieur le page！注37 ”马勒夫斯基说，“很高兴见到您。您美丽的女王好吗？”

此时此刻我是多么反感他那活泼、英俊的脸孔。 而他用一种轻蔑戏谑的眼光看着我，以至于我一句话也不想跟他说。

“您还在生我的气？”他接着说，“徒劳无益。要知道又不是我叫您侍从的，而但凡女王多半都会有侍从。但请允许我向您指出，您侍从的职责完成得并不好。”

“此话怎讲？”

“侍从应该寸步不离其主，侍从应该了解他们该做的一切，侍从应该守着他们的主子，”他压低嗓门，又说，“无论白天还是夜里。”

“您到底想说什么？”

“我到底想说什么？好像我表述得很清楚。无论白天，还是黑夜。白天嘛，没啥好说的，白天看得清，人多；可是晚上—— 就正好是容易出事的时候。建议您晚上别睡觉，好好盯着。记住： 花园里，夜里，喷泉那里—— 这些都需要认真警戒。您应该跟我说一声谢谢。”

马勒夫斯基笑了起来，又背转过身。他说出这番话也许并没有想表达特别的意思。作为一名高超的伪装术者，他享有盛誉，他以其善于在假面舞会上捉弄人而闻名，而他全身充满的天生的虚伪性又更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点……他只不过想戏弄我，但他说的每一句话就像毒液一般流遍我全身的血管。血涌上我的头。“哦！原来如此！”我自言自语，“好啊，看起来，我没白跑一趟花园！再不允许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大声地喊起来，用拳头砸自己的胸口，尽管我自己也不清楚—— 到底这样的事情指的是什么。“会不会是马勒夫斯基跑到花园去

了呢？”我想（有可能，他自己说漏了嘴，粗鲁无礼的他干得出这样的事情），“会不会是别人（我们花园的围墙很矮，跨过它轻而易举），但谁要是落到我手里，我就要他好看！不论是谁，我劝他最好别遇上我！我要向全世界、向她—— 负心女（我居然也称她为负心女）证明，我会报复。”

我回到自己的房间，从写字台拿出一把前不久刚买的英国产小刀，试了一下锋利的刀刃，紧锁眉头，带着一种冷静和聚精会神的坚定信念将它放进口袋里，好像对我来说做这种事不足为怪，而且也并非头一回。我的心底升起一股邪劲儿，心肠越来越硬，直到很晚，我的眉毛一直都没舒展开，紧闭的嘴巴也没张开过，时不时地满屋子踱来踱去，手在口袋里紧紧攥着那把已攥得发热的小刀，预先盘算着这件可怕的事情。这些新鲜、从未有过的感觉几乎占满我的心思甚至愉悦我心，以至于我都没空去想吉娜伊达。它们让我有种错觉：亚历克注38，年轻的茨冈人—— “到哪里去，美男子？—— 躺着吧……”后面接着：“你浑身溅满了血！……哎呀，你都做了些什么呀？……”——“没什么！”我带着一种如此残酷的微笑再次重复：没什么！

父亲没在家，而母亲近些时候几乎经常处于一点就着的怒火中烧状态，她注意到我失魂落魄的样子，吃晚饭的时候对我说：“老鼠掉进米缸里，你还有什么可抱怨的？”我只是倨傲地冷笑一声作答，心里在想：“假如让他们知道了呢！”时钟敲响了十一点，我离开后回到自己的房间，但没有更衣，一直等到子夜，最后，十二点也敲响了。“是时候了！”我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自下而上扣好上衣所有纽扣，还卷起两袖，走到花园去。

我已经提前为自己选好守卫的位置。花园尽头那里，就是将我们家与查谢金娜家隔开的栅栏那边，是一堵公墙和一棵孤零零的云杉树。守在云杉低矮浓密的树枝下面，对于四周发生的一切我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只要夜色不是那么漆黑，那里还有一条总让我感到神秘的通幽小径，栅栏下边的地方留有被人翻爬过的足迹，小径好像蛇一样蜿蜒向前，再通向用浓密的金合欢合围的圆形凉亭。我走到云杉树那里，靠到树干上，守卫工作开始了。

今夜寂静如前夜，只是天空的云疏朗了一些—— 如此一来，灌木丛、高出来的鲜花看得更清、更艳了。守望最开始的这段时间煎熬难耐，甚至是恐怖的。我想好了，我只需设想一下：届时我该怎么办？大吼一声吗？“你去哪儿？站住！老实交代……否则要你的命！”——或者就是给他一刀……每一个声响，风吹草动，我都觉得有所目的、不同寻常……我酝酿着……我身体向前倾斜……但是半个小时过去了，一个小时也过去了。我的一腔热血慢慢凉下来、冷静下来，而我

心底已经开始有了一种感觉，感觉到我所做的这些都将徒劳无益，感觉到我多么可笑，感觉到马勒夫斯基只不过跟我开了一个玩笑而已。我离开埋伏点，到花园走了一整圈。好像故意跟我作对似的，任何地方一点儿最细小的动静声响都没有，万物安息，连我们家的狗都在篱笆门里蜷缩成一团睡着了。我爬上花房的废墟，我望着眼前广袤的田野，想起跟吉娜伊达的相遇，不觉陷入沉思……

我浑身哆嗦了一下……我好像听到开门的咯吱声，随后又是小树杈被折断、轻轻的"咔嚓"声。我三步并作两步跳下废墟，却一下愣在了原地。花园里隐隐传来一阵急促、轻微、却又谨慎小心的脚步声。它们离我愈来愈近。"就是他……他，终于来了！"我心底的念头一闪。我哆哆嗦嗦掏出小刀，哆哆嗦嗦把它扳开，我的眼睛冒出红红的火星，头发因为恐惧和仇恨陡竖起来……脚步直冲着我而来—— 我弯下腰，迎头而上……人看清了……我的上帝啊！这个人是我的父亲！

我立即就认出了他，尽管他全身裹在一件深色的风雨衣里，礼帽拉低盖住了整个脸部。他踮着脚走过去。他没有发现我，虽然没有什么遮挡我，而我痉挛得心惊肉跳，缩成一团，感觉几乎要跟地面贴在一起了。妒忌、想要杀人的奥赛罗 注39 突然变成了一名中学生……父亲的意外现身让我感到如此害怕，以至于我一开始都没发现他从哪里出来又消失去了哪里。直到四周静下来的时候，我才直起腰来，思忖："父亲深夜到花园里来是为了什么？"因为害怕我不慎将小刀落在草丛里，但我连去找它的想法都没有过，我觉得自己非常丢脸。我一下子清醒过来。然而回家的时候，我又走到我那条长椅跟前的接骨木树下，望了一眼吉娜伊达卧室的窗户。窗玻璃不大，微微凸起，在深夜天空泻下的微弱光线下泛着隐约的蓝光。忽然，颜色开始起了变化……就在屋里面—— 这一点我看到了，而且看得清清楚楚： 有点泛白的窗帘被小心翼翼地、动作很轻地放下来，一直放到窗台位置，才停止不动。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当我不知不觉回到自己的房间，几乎是不由自主地大声说道，"我在做梦，纯属巧合还是什么……"这些突然闯进我脑海里的揣测如此新奇、陌生，以至于我都不敢信以为真。

注37　法语：啊，侍从先生！（原注）

注38　普希金长诗《茨冈人》的主人公；取自普希金的名字"亚历山大"的前两个音节"亚历"，隐指诗人自己。

注39　莎士比亚四大戏剧之一《奥赛罗》中的主人公。将军奥赛罗凭借着自身的丰富阅历赢得了苔丝狄蒙娜的心，但是因为小人的挑拨、自身的疑心，奥赛罗最终因嫉妒杀死妻子再自杀。

18

一大清早起来我有点头痛。昨天的激动不安已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某种沉重压抑的困惑和某种从未有过的忧郁—— 就好像我身体里有个什么东西正在死去。

“您怎么看起来就像被削了半个脑袋的兔子一样？”我遇到卢申时，他这样跟我说。

吃早餐的时候，我悄悄地一会儿望望父亲，一会儿望望母亲：父亲跟往常一样平静；母亲跟往常一样生着闷气。我在等，父亲会不会跟从前有时候出现的情形那样，跟我和蔼地聊一会儿天……可是他甚至连平日里冷冰冰的爱抚也没给一个。“把这一切都告诉吉娜伊达？”我想，“要知道，反正已无所谓了—— 我们之间一切都已结束了。”可我到了她那里，不但一句话也没说， 甚至连跟她聊一会儿天的机会都没有。公爵夫人的亲儿子，士官生注40 ，十二岁，从彼得堡回来探亲休假。吉娜伊达立刻就将弟弟托付给了我照管。

“我要把一位同志，”她说，“我亲爱的瓦洛佳（她第一次这样称呼我），交给您。他也叫瓦洛佳。请您爱护他，他虽然怕生，不过却是一位心地善良的好孩子。给他介绍一下涅斯库齐内公园，陪他散散步，好好呵护他。是不是这样，您会这样做吗？您跟他一样也是好人！”

她亲切地将两只手搭到我的肩上， 而我已经完全张皇失措了。这个小孩的到来让我自己也变回了小孩。我默默地望着小士官生，他也默默盯着我。吉娜伊达哈哈大笑起来，将我们俩推到了一块儿。

“还是拥抱一下吧，孩子们！”我们照做了。

“需要我带您去公园吗？”我问士官生。

“听您的吩咐，阁下。”他用一种嘶哑、俨然士官生的腔调回答道。

吉娜伊达又笑了……我这才注意到她的脸上有一种我还从未见过的如此娇媚动人的红晕。我和士官生出发了。我们自家花园里有一个老式的秋千架。我扶他坐到轻巧的秋千板上，开始把他荡起来。他身穿一套镶着宽边金银绶带的崭新的厚呢子制服，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两手紧紧抓住秋千绳。

“您要不还是解开领扣吧。”我跟他说。

“没关系，阁下，我们都习惯了，阁下。”他说完，咳了一下。

他长得像他的姐姐，特别是那一双眼睛最像她。我照顾他倒也开心，可同时那种缠绵不绝的忧愁还是悄悄啃噬着我的心。“现在我真成了一个儿童了，”我这样想，“可昨天呢……”我记起头一天夜晚不慎丢失刀子的那个地方，竟然去找到了它。士官生跟我要走了小刀，他用它砍了一根圆叶当归注41 厚厚的茎秆，削成一根笛子，吹了起来。奥赛罗也吹了一会儿。

可是到黄昏时，当吉娜伊达在花园的一个角落找到他，并问他为何如此忧伤的时候，他，就是这位奥赛罗，一下子就埋在吉娜伊达的手里哭起来。我泪如泉涌，简直让她吓坏了。

“您怎么啦？您怎么啦，瓦洛佳？”她反复地说，但看到我既不回答她也没止住哭泣，就打算亲吻我泪涟涟的脸颊。

我扭过脸不去理她，一面哽咽一面小声地说：

“我全都知道了。您为什么要这样玩弄我？……您到底要我的爱情做什么？”

“我对不起您，瓦洛佳……”吉娜伊达说，“哎呀，真对不起……”她一边补充一边握紧双手，“我身上有太多不好、不干净、罪孽的东西……但现在我不是在玩弄您，我爱您—— 您不必怀疑，为什么爱和怎样爱……可是您到底知道了些什么？”

我还能跟她说什么呢？她站在我面前，望着我，而只要她看我一眼，我整个人就完完全全属于她了，从头到脚……只过了一刻钟，我已经和士官生，还有和吉娜伊达一起，你追我赶地又跑又跳起来。我不哭了，我在笑，虽然笑的时候，我哭肿的眼睑还有眼泪止不住地掉落，我本该系领带的脖颈上系的是吉娜伊达的彩色帽带，当我捉住吉娜伊达并抱住她的腰部的时候，我就禁不住快乐地大喊。她想玩的，都跟我玩了。

注40　指为培养正式的军官而设置的寄宿制军官学校的学生。

注41　一种植物，茎秆很厚，细长中空。

19

假如要我详细讲述那次不太成功的夜间探险之后一周内我都经历了什么，对于我将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这是一个奇特的狂热时期，在某种混乱不堪中，最矛盾的情感、思索、怀疑、希望、快乐和痛苦如旋风般裹挟旋转。倘若一位十六岁的少年有能力检省自己内心的话，我害怕检省自己，不敢豁出一切为自己做一个决断，我只是盼着每一天的日子从白天赶快过到晚上。尽管如此，夜晚我还是能够睡着……少年的轻率懵懂救了我。我不想知道我是否被爱，更不想承认没有人爱我。我躲着父亲，但躲吉娜伊达我做不到……她在的时候，我感觉被火烧一样……但我干吗要知道，灼烧我、熔化我的是哪一种火，既然我巴不得被甜蜜地灼烧、熔化。我被自己的感觉牵着走，自欺欺人，竭力不去回忆并对将来可以预见的结果避而不见。这种煎熬折磨，恐怕也没法持续太久……一声惊雷一下子震醒了我，并将我再次抛向一条全新的轨道。

有一次我外出玩的时间很长，午饭前赶回家时，我惊奇地发现，吃午饭的只有我一个人。父亲出门了，而母亲身体不舒服，她不想吃东西，还把自己关在卧室里不露面。从仆人们的脸色我猜到一定是发生了某种不同寻常的事情……我没敢问他们，但伺候我饮食的年轻仆人菲利普是我的好朋友，他对诗歌异常着迷，是一位吉他手—— 我找了他。从他那里我得知父亲和母亲之间大吵了一架（而女仆的房间里每一个词都听得清清楚楚。虽然大多讲的是法语，可是打扫房间的玛莎在一位巴黎来的裁缝家里住了五年，她法语都听得懂）。母亲指责父亲背叛她，与隔壁小姐厮混，起先父亲辩解，随后大发雷霆，同时还撂下了一句狠话，“貌似是关于他们年龄的”，母亲为此哭起来，好像母亲还提到送给老公爵夫人一张期票的事，说了不少关于老公爵夫人还有公爵小姐的难听的坏话，于是父亲马上翻脸威吓母亲。

“整个不幸事件的发生，”菲利普继续说，“都是因为一封匿名信。但是谁写的—— 无人知道，否则这种事情如何被泄露出去的，没有原因可以解释。”

“难道确有其事吗？”我费力地说，而与此同时，我的手脚发凉，有一种东西在我胸口战栗。

菲利普别有深意地眨了眨眼睛。

“应该有。这种事你怎么瞒得过去，虽说您老爸这次行事谨慎，可要知道，譬如说，总得租个马车或别的什么的吧……没人帮忙也不

成。”

我将菲利普打发走之后，就一头栽倒在床上。我没有号啕痛哭，也没有完全绝望；没有问自己，整个事情是什么时候、怎样发生的；没有奇怪自己以前，很早以前为何没有猜到这一切，我甚至都没有埋怨自己的父亲……我已经知道的这一切我都无力承受，这个突如其来的意外发现给了我沉重一击……一切都已结束了。所有的鲜花一下子都被揪得干干净净，散在我的周围，被丢弃、被践踏。

20

第二天，母亲就宣布要搬回城里去住。早上，父亲走进她的卧室，他和母亲在屋里单独待了很久。谁也听不清父亲跟母亲说了些什么，只是母亲没再继续掉眼泪。她平静下来后，吩咐送点吃的进屋，但她还是没有露面，也没有改变要搬走的决定。只记得，我瞎逛了一整天，但没有进花园里边去，一次也没有望一眼那个厢房。晚上，我看到了惊人的一幕：我的父亲拉着马勒夫斯基的手，经过大厅拉他到前厅里，当着仆人的面，冷冷地对他说："前些天有一户人家指着大门向您下了逐客令，而现在我也不准备跟您解释，但我正式通知您，假如您再敢造次，我就把您扔出窗外。我讨厌您这套把戏。"伯爵低下了头，咬紧牙关，一缩脖子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们开始收拾衣物细软准备搬回城里去住，搬到阿尔巴特大街，我家有栋房子在那。父亲大约自己也没有什么意愿在别墅里继续住下去，但看得出来，他已经说服母亲不再旧事重提。一切都在悄悄地、不慌不忙地进行中，母亲甚至还差人去跟公爵夫人辞别，并对离开前因为身体欠佳而无法见面表达歉意。我撒着欢儿一般到处游玩，只想一件事情，就是让这一切尽快了断。有一个想法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里：一个年轻姑娘，再怎么说也是一位公爵小姐，她明明知道我的父亲是个已结婚的人，而她自己可以嫁给别人，譬如嫁给别罗夫卓洛夫，她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呢？她期望以此得到什么呢？为何要不惜毁掉自己一生的前程呢？是的，我想，只会有一个原因—— 这就是爱情，这就是—— 情欲，这就是—— 忠贞不渝……我记起卢申说过的话：为了他人甜蜜地牺牲自我。不知怎么，我看到了厢房其中一扇窗户后有一个苍白的影子……"难道那是吉娜伊达的脸吗？"我想了想……是啊，就是她。我真受不了，我不能这样不跟她最后告别就与她分开。一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我就去了她家的厢房。

公爵夫人在客厅里还是以她那种惯有的、懒洋洋不太认真的态度跟我打招呼。

"怎么啦，少爷，什么风把您这么早就惊动起来了？"她一边说着，一边把鼻烟壶塞进两个鼻孔里。

我看了她一眼，心里总算摆脱了担忧。菲利普提到的"期票"一词曾令我苦恼。而老公爵夫人一点也没起疑心……至少那个时候给我的是这样的感觉。吉娜伊达从隔壁房间走出来，身穿黑色长裙，脸色苍白，头发蓬松。她拉起我的手，走到一边。

“我听到是您的声音，”她说，“马上就出来了。您这么轻松地就想抛弃我们，坏孩子？”

“我是来跟您辞行的，公爵小姐。”我答道，“可能是，再也见不到了。您很可能已经听说—— 我们要搬走。”

吉娜伊达仔细看了我一眼。

“是的，我听说了。谢谢您来。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您了。别把我想象成坏人，我有时是惹您伤过心，但无论如何我不是您想象的那种人。”

她转过身去，靠着窗台。

“真的，我不是这样的人。我知道，您对我抱有成见。”

“我？”

“是的，是您……就是您。”

“我？”我痛苦不已，我的心跟以前一样在颤抖，经不住她那无可抵御、难以形容的魔力诱惑。“我？请相信，吉娜伊达·亚历山德洛芙娜，不管您做了什么，不管您如何对我不好，我将一直爱您、崇拜您，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天。”

她飞快地朝我转过身，敞开双臂，抱着我的头，使劲地、热烈地吻了我。天知道，这个诀别的长吻是给谁的，但我贪婪地尝到了它的甜蜜。我知道，这样的吻再也不会有了。

“永别了，永别了。”我反反复复地说……

她挣脱开我就离我而去。我根本无法表达出我离别时的那种心情。我宁愿它不会再次发生，但是倘若我从未经历过这种情感，我会觉得自己是多么的不幸。

我们搬到了城里。我既不能很快将过去敷衍了事，又不能很快收拾心情用功。我的伤口慢慢愈合，但针对父亲我从未有过一点不好的想法。相反：他在我眼里的形象似乎更加高大了……就让心理学竭尽所能去解释这种矛盾吧。有一次我正在街上走，邂逅了卢申一家人，那真是说不出的高兴。我喜欢他直率、坦诚的风格，再说，因他而唤醒起来的那些回忆对于我非常珍贵。我朝他跑过去。

“啊哈，”他说，眉头一拧，“原来是您，年轻人！让我好好看看您。您虽然还是黄毛小孩，可是从眼睛看得出已经不是废物点心了。看着有个大人样了，不是室内犬了。这样好。喏，您在忙什么呢？还在用功吗？”

我叹了一口气。我不想撒谎，可说实话我又难以启齿。

“好吧，这没什么，”他继续说，“别害羞。最重要的事情：正规生活，不能玩物丧志。那样有何益处？随波逐流—— 总是不好；就是站在石头上，也要用自己的双脚站稳。我有点咳嗽……那个别罗夫卓洛夫—— 您听说了吗？”

“怎么啦？没听说。”

“他失踪了，音讯全无，有人说他去了高加索。对您可是个教训，年轻人！全都是因为不懂得该分手就分手，挣破罗网所致。看来，您似乎顺利地跳出来了。当心再掉下去啊！再见。”

“不会再掉进去了，”我想，“不会再见到她了。”可偏偏命中注定，我跟吉娜伊达缘分未尽，还能再见一面。

21

我父亲每天都会出去骑马，他有一匹浅灰鬃的枣红色英国骏马，细长脖子，四腿修长，耐劳，但不好惹。它的名字叫“电工”。除了父亲，没人能骑得了它。有一天他来找我，带着好久都没有过的好心情，他准备骑马并已穿好了马刺靴。于是我请他也捎上我。

“那我们不如玩跳马游戏注42 ，”父亲跟我说，“否则，你骑着你那匹小矮马跟不上我的。”

“跟得上的，我也穿上马刺靴。”

“好，那就来吧。”

我们一起骑马出发了。我骑的那匹马毛色乌黑、毛发又粗又长、四蹄有力、躁动。的确，当“电工”快步小跑起来的时候，我的马就得四蹄奋进了，但我终究没有落后。我从未见过像父亲一样的骑手——他骑得那么漂亮、潇洒，就好像他骑着的马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一样，以他为荣。我们骑马穿过了所有的林阴道，还骑到了处女地注43 ，跨过了好几道矮墙（一开始我害怕跨不过去，可父亲一向鄙视胆小的人，我也就壮胆跳过去了），两次跨过莫斯科河，我已经想着该回家了，况且父亲也注意到我的马已经跑累了，正在这时，父亲突然马头一转，离开我朝克里木浅滩相反的方向而去，又开始沿着河岸跑起来，我紧随而行。我们骑到一堆一层层码得很高的老原木那里，他快速地从“电工”身上跳下，叫我也下马，把他的马缰绳递给我，让我就在原地，在木材堆旁边等他回来，他自己则拐进一条小巷子后就不见了人影。

我牵着两匹马沿着河边上上下下来回遛达，一边吆喝着“电工”。它一路不断摇晃脑袋，浑身颤抖，打响鼻、嘶吼。我刚一停下来，它就不停地用蹄子刨地，尖叫着要去咬我那匹小矮马的脖子，一句话，就像一匹被宠坏了的pur sang注44 。父亲还没回来。河面上飘过来一股难闻的湿气，不知道什么时候下起了绵绵细雨，那些令我烦透了的、呆头呆脑的灰色木头上被点缀了许多细密的黑斑雨点。我实在是遛够了马。我很郁闷，父亲还不回来。一个好像楚霍涅茨人注45 的岗亭巡警，穿的一身制服也是灰色的，头戴一顶罐子形的老式高筒大军帽，手持一把带斧长戟（我在想，在莫斯科河沿岸有什么必要设置这样的岗亭巡警！）朝我走了过来，一张干瘪的、老太婆般的脸凑过来说：

“您牵着马在这里做什么，小少爷？要不要我帮您牵马？”

我没理他，他又跟我讨烟卷儿抽。为摆脱他的纠缠（再说，不耐烦一直在折磨我），我朝父亲离开时走的方向挪动了几步，然后走到小巷子的尽头，转过一个角，停了下来。街上，离我四十步的距离，一幢小木头房子的一扇敞开的窗户前，我的父亲背对着我站在那里。他的胸口抵着窗台，而小屋里，一位半个身子被窗帘遮挡着的身穿黑衣的女子坐着跟我父亲交谈，这位女子就是吉娜伊达。

我呆若木鸡。必须承认，这是我无论如何都未曾料到的。我首先做的动作就是逃走。“父亲只要一回头，”我想，“我就完蛋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一种超过了好奇，甚至超过了嫉妒和害怕的感觉却让我停在那里没动。我望着那边，竖着耳朵听。似乎，父亲一直在坚持着什么，但吉娜伊达不同意。我只在这个时刻才看清她的脸—— 神情黯然、严肃、美丽，还流露出一种无法形容的忠贞、忧伤、爱恋和某种绝望的痕迹—— 我再也找不到其他的词了。她一直在重复同样的话，眼睛也没抬，始终在微笑—— 温顺地、固执地。她的这个微笑让我认出了她还是我从前的那个吉娜伊达。父亲两手一摊，正了正头上的礼帽—— 这一直是他表示不耐烦的动作……随后我就听到一句：“Vous devez vous séparer de cette ... 注46 ”吉娜伊达直起身并伸出了一只手……突然，在我眼前发生了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父亲拍打完礼服前襟上的尘土，猛地举起了马鞭，就听见一记沉重的鞭子打在一直露到胳膊肘的手臂上。我强忍着没喊出声，而吉娜伊达浑身哆嗦了一下，默默地望了我父亲一眼，将手臂慢慢移到嘴边，吻了一下刚留下的那道鲜红的鞭痕。父亲用力将马鞭掷到一边，急匆匆地跑过屋檐下的那几级台阶，冲进了屋里……吉娜伊达转过身—— 伸直胳膊，头一甩，也离开了窗口。

我吓得大气不敢出，怀着某种莫名其妙的恐惧转身就跑，跑完整条小巷，差一点让“电工”脱手，才跑回到河岸边。我怎么能掂量清楚呢。我知道的，我冷静而克制的父亲有时候也会有狂怒的举止发作，但我还是无法理解我之所见……可我即刻明白了一件事情，无论我再活多少年，也永远都不可能忘记吉娜伊达的那个举动、她的目光，还有微笑。她的形象，这个新的、突然活生生呈现在我面前的形象，已经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里。我漠然地望着河水，不觉眼泪已不停地流下来。有人打了她，我想……打了她……打了她……

“喂，你在干吗—— 把马牵给我！”父亲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

我机械地把缰绳递给他。他跨上了“电工”……那马已经冻透，陡起前蹄，一下子就往前窜了一个半俄丈那么远……父亲很快制服了它。父亲用马刺扎了一下马肚子两侧，又用拳头捶了一下马脖子……“唉，马鞭没了。”他嘟囔了一句。

我想到那根刚刚挥舞过的马鞭，还有它重重的鞭打声，不禁全身也随着战栗起来。

“你把马鞭怎么啦？”停了一会儿，我问父亲。

父亲没回答我，一直打马往前走。我追上他，我就是想看看他的脸色。

“等我让你闷得发慌了吧？”他从牙缝里蹦出一句。

“有一点。你到底把鞭子掉到哪里去了？”我又问他。

父亲飞快瞥了我一眼。

“我的鞭子不是掉的，”他说，“我把它扔了。”

他沉吟片刻，低下了头……就在此时，第一次，几乎也是最后一次，我看见了，他那严厉的脸上也能表达许多柔情与怜悯。他又策马疾跑，我再也撵不上他。我比他晚了一刻钟到家。

“这才是爱情，”晚上坐在写字台前，那里已经放上练习本和教科书，我自言自语地说，“这就是激情！……怎么能不气恼，怎么能承受无论什么人的鞭打，哪怕是最亲爱的人！但看来是可以的，只要你爱着他……而我呢……而我却认为……”

最近一个月让我苍老许多—— 我那蕴含了所有激情与痛苦的爱情在另一种我不太清楚也无法猜透、让我害怕的东西面前显得如此渺小、幼稚和浅薄，而那另一种东西就像一张陌生、美丽而严厉的面孔，半明半暗之中我竭力看清，却徒劳无益……

就在那个夜晚我做了一个奇怪和可怕的梦，梦见我自己好像走进了一间低矮阴暗的房间里……父亲站在那里，手里握着鞭子，跺着双脚；吉娜伊达蜷缩在墙角，不是在手上，而是在额头上有一道血印……他们两人的后面，满身鲜血的别罗夫卓洛夫站了起来，惨白的嘴巴张开，对着父亲破口大骂。

两个月后我考上了大学，又过了半年，我的父亲在彼得堡去世了（脑溢血），我的母亲和我刚刚才迁到那里。临死前几天，父亲收到了一封来自莫斯科的信，正是这封信让他异常激动……他多次向母亲恳求过些什么，据说，我的父亲，他甚至还哭了！突发脑溢血的那个早上，他开始用法语给我写一封信。“吾儿，”他告诉我，“要当心女人的爱，当心这种幸福，当心这副毒药……”他去世后，母亲往莫斯科

寄去了好大一笔款子。

注42　参加者轮流从弯腰的人背上跳过去，形似跳马。

注43　位于莫斯科河流经哈莫夫尼卡区的拐弯处，新处女修道院以北直到萨多沃伊环线。

注44　法语：纯种马。（原注）

注45　旧俄对居住在彼得堡附近的芬兰——爱沙尼亚族人的称呼。

注46　法语：您必须跟……分手。（原注）

22

四年过去了。我刚走出大学校门，对于该干点什么，去敲哪一家的门，都没法知道得很清楚，成天无事闲逛。在一个天气很好的傍晚，我在戏院遇到了马伊达诺夫。他已结婚并找到了一份当公差的工作，只是我发现他没什么变化。他还是那样无来由地高兴一阵子，又没理由地垂头丧气。

“您知道吗，”他跟我说，“正好，多利斯基太太也在这里。”

“哪一位多利斯基太太？”

“难道您忘了？就是以前的查谢金娜公爵小姐，我们都爱过的，也包括您。记不记得，别墅里，涅斯库齐内公园附近。”

“她嫁给了多利斯基？”

“是的。”

“她在这里，戏院里？”

“不是，她在彼得堡，前几天刚到这儿，打算出国。”

“她丈夫是个什么样的人？”我问他。

“超级聪明，也有钱。我们在莫斯科还一起共事过。您知道吗——经过那次风波……您对这一切应该非常清楚（马伊达诺夫笑得很夸张）……那时她要找一个登对的可不容易。有后遗症的……但她聪明，一切就都不成问题。去看看她吧，她会很高兴的。她变得更漂亮了。”

马伊达诺夫把吉娜伊达的地址给了我。她下榻在德蒙特酒店。往日的回忆又在我心头荡漾……我答应自己翌日去拜访我昔日的“恋人”，可是又遇到了一些事情，过了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当我最终去到德蒙特酒店打听多利斯基太太的时候，我才得知，四天前她几乎是突然地难产而死。

我的心里好像被一样东西猛地撞了一下。一种本来可以见她一面但又没见而且永无再见可能性的想法——这一痛苦的想法以无可辩驳的责难的全部力量戳进我的心。“她死了！”——我又重复了一遍，面无表情地望着看门人，默默走到街上，就离开了，但我自己不

知可以去到哪里。往日的一切一下子闪烁、浮现在我面前。匆匆忙忙也好，激动不安也罢，难道这就是那个年轻、热烈、闪亮的生命所要追求的结局和最终的解决！我这样想，我给自己描述那珍贵的容颜、那双眼睛，那头卷发 —— 在一个狭窄的匣子里，在潮湿的地底下的黑暗里—— 就在这里，离暂时苟且活着的我不远，并且，很有可能，离我的父亲也不过几步之遥……这些我都想到了，我集中我的想象力，与此同时：

从冷漠的嘴边我闻知她的死讯，

我也冷漠地听听而已……注47

这样的诗句在我心底吟诵。噢，青春！青春！你什么都不在乎，你好像拥有世间所有的珍宝，甚至忧愁也能让你开心，甚至悲伤也对你恰到好处，你自信又泼辣，你说："只有我一个才活着，瞧好吧！"而你的日子飞逝得无影无踪，没法计算，你的一切都在消失，像迎着太阳的蜂蜡，像雪……也许，你的魅力之全部秘密不在于做些什么的可能性，而在于想到你能做完这一切的可能性，在于你把别人无论如何也不会使用的力量虚掷风中，在于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不无认真地认为自己是一个光阴虚度者，不无认真地以为他有权利说："假如我没有虚度光阴，我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办到！"

这就是我……当我用一声叹息，一种悲凉的感觉勉强送走我的初恋那昙花一现的幻影时，什么才是我之期望、我之等待？什么才是我可预见的辉煌未来呢？

我所希望得到的一切又有什么得以实现了呢？如今，当黄昏的阴影开始投射到我的生命之上，我还剩下什么比那疾驰而去的早晨春雷的回忆更加新鲜、更加珍贵呢？

但我的自我诋毁已属枉然。在那个轻浮、少不更事的时期，对冲我呼喊的悲伤之声我并非充耳不闻；对从墓穴传到我耳朵里的庄严声音也并非无动于衷。还记得，在我得知吉娜伊达死后又过了几天，因为不可抵御的内心冲动的驱使，我曾去看过与我们同住一栋楼的一位贫困老妇人的死。身上盖的尽是破衣烂衫，躺在硬木板上，头下面枕着一个布袋一样的枕头，她死得很难受、很痛苦。她一辈子都在为每天的生活所需而苦苦挣扎战斗，没见过快乐，也没尝过幸福之蜜——如此看来，死亡、她的解脱、她的安息能不让她感到高兴吗？而与此

同时，当她的老朽之躯还能够撑一会儿的时候；当她渐渐冰凉的手之下胸口还在痛苦地喘息的时候；当她的最后一点儿力气还没离开她的时候—— 老妇人不停地画着十字，不停地低声说：“上帝啊，请饶恕我的罪过吧。”—— 只有意识的最后一点火星完全熄灭的时候，眼里对死亡的恐惧和畏惧才会消弭。我还记得，在这里，在这位穷苦老妇人的灵床前，我为吉娜伊达感到了恐惧，我不禁想要为吉娜伊达、为父亲，还为了我自己而祷告。

注47　摘自普希金《在祖国的蓝天下》。

木木

在莫斯科一条偏远的街道，一栋带屋顶阁楼、白色圆柱和略微有点倾斜阳台的灰色小楼里，曾住着一位有很多仆人伺候的贵族老太太。她是个孀妇，她的几个儿子都在彼得堡当差，女儿们也都出嫁了。她很少出门，悭吝、无聊、苦闷的老年生活最后的一些时日只好自己一个人打发。她的白天，没有欢乐的、阴雨的白天，早都过完了，可是她的黄昏却过得比夜晚还要漆黑、漫长。

在她所有的仆人中，最出色的就要数打扫院子的格拉西姆了，这男仆身高二俄尺十二俄寸注48，天生力大无比、又聋又哑。把他从那间跟弟兄不在一起、一个人住的乡下小木屋里带出来之后，老太太几乎把他当成最得力的畜役苦力了。他生就一把子不一般的大力气，一个人顶四个人干的活，而且他经手后一切都搞得顺顺当当。而当他，打比方说，去耕地的时候，大手掌往犁把手上一搭，感觉他一个人，不用拉犁的马帮忙，就能犁开田野那肌肉紧绷的胸膛；或者，每逢圣彼得日那天，他玩命猛挥大镰刀，仿佛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连根拔掉一片小白桦树林似的；或者，飞快地、不停地用三俄尺长的大枷板打谷脱粒的时候，他肩上椭圆形、结实的肌肉腱子像机械手柄一样一鼓一落，这些都令人赏心悦目。长期的沉默寡语也给他那永不倦怠的活计赋予了一种庄严的仪式感。他是一个出色的男子汉，要不是他那点残疾，哪个姑娘都愿意嫁给他呢……但是格拉西姆被带到了莫斯科，有人给他买了双靴子，织了夏天的外套，缝了冬天的皮袄，又给他手里塞了扫帚和铁锹，指定他当上了一名扫院子的仆人。

他的新生活一开始着实没让他喜欢。打小时候起，他习惯的是地里的活计，还有乡村日常劳作的那种生活。他因为自己的残疾而离群索居，成人后又成了哑巴，但他力气惊人，像荒野上的一棵树……搬进城里之后，他不明白他要怎么打发日子，无聊又纳闷，好像一头年轻壮实的公牛突然从青草有牛肚子那么高的庄稼地里被牵走一样莫名其妙，再被赶进火车车厢—— 膘肥体壮的它经受了又是烟熏火燎，又是一波又一波的桑拿焗蒸，火车拉着它飞奔，伴着轰隆声和刺耳金属声飞奔，可奔向何方—— 只有上帝知道！根据格拉西姆的新岗位职责，他的工作内容对于干过乡下重体力活的他来讲简直就是个笑话，半个钟头他就把活儿都干完了，那时候他又只能在院子里歇着，咧着嘴，观望所有路过的人，就好像想要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个解决他谜一般境况的答案。要么他就突然走到某个角落那里，把扫帚和铁锹远远一扔，脸朝下趴到地上，这一躺就是好几个钟头，一动不动，像一头被人捉住的野兽。

可人能适应一切，格拉西姆最终也适应了城市里的生活。他要做的事情并不多，全部的职责就是保持院子的清洁卫生，每天赶着车去打两桶水，给厨房和家里取暖生火、搬运木头和劈柴，白天不许陌生人进来，晚上巡夜打更。应该说，他非常尽心尽责：院子里从没有一片木屑乱扔，一点垃圾都见不到；要是遇到他赶着的运水马车在某个地方陷进烂路的泥泞里，他只要用肩膀一扛，不单是运水马车，连马都叫他给推着走了；他要是劈起柴来，斧头在他手里就跟砸玻璃似的噼里啪啦地响，木片横飞、碎屑四溅；要说到陌生人呢，这样说吧，自从有一天夜里他抓住了两名小偷，他将两名小偷的额头相互对磕了一下，磕得怎样呢，反正都不用送两名小偷去警察局了，左右邻居街坊都开始非常尊敬他；甚至白天在此路过的人们，他们根本就不是什么坏人骗子，只是一些互不认识的普通人，一看见这位凶神恶煞般的看院子的人，都冲他嚷嚷着躲开，就好像他能听见似的。

格拉西姆跟其他的家仆关系处得并不像好朋友那样亲近（他们都怕他），可也不疏远，他待他们就像自己人。他们用手势跟他交流，他一样能明白他们的意思。所有的指令他都完成得一点差错都没有，但自己的权利他也了如指掌，大家吃饭的时候没有人敢往他的位子上去坐。

总的来说，格拉西姆的脾气是严厉的、有板有眼的，喜欢一切都井井有条；有他在，甚至连公鸡都不敢打架，否则就会倒大霉！被他看见，还不揪住公鸡的腿，半空中像转轮子一样转它个十几圈，再往外一扔。太太在院子里还养了一些家鹅。可鹅，谁都知道，是一种很傲慢、明白些道理的家禽。格拉西姆也懂得尊敬大鹅，他照料它们，喂它们。他自己都有点儿像一只老成持重的大鹅。厨房上面的阁楼分给了他住，都是他自己布置，按照自己的喜好鼓捣：屋里他用橡木板打了一张床，四个床脚全是圆木锯成的，绝对是大力神武士下榻的床；床上放一百普特[注49]的东西都压不塌；床下面有一口结实的箱子；屋角立着一张一样结实的桌子，桌子旁是一把三只脚的凳子，非常牢固、敦实，所以格拉西姆常常要举起它，故意松手让它掉下来，冷冷地一笑。阁楼的门用一把锁锁着，锁的形状有点像锁形面包，不过颜色不是白的而是黑的。开锁的钥匙格拉西姆总挂在腰间，他不喜欢有人到他阁楼里来。

这样过了一年，年尾的时候，格拉西姆发生了一点小小的意外。

老太太，就是他当扫院子杂工的东家，所有的事情都按照老章程办，养着一大帮家仆：洗衣工、女缝纫工、细木工、男裁缝、女裁缝……居然还有一个马具匠，他本来算是个兽医，可也给人瞧病；还有专为太太看病的家庭医生；最后，还有一位名叫卡皮童·克里莫夫的

做靴子的皮匠，苦命的酒鬼。克里莫夫觉得自己受了委屈，怀才不遇，他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来自首都注50，就不该在莫斯科这儿住下，没正经的事情做，又是穷乡僻壤。要说到喝酒，他总是捶胸顿足，说得抑扬顿挫，就图个借酒浇愁。这不，太太有一回就跟自己的总管加夫里拉谈起他，从这位加夫里拉的黄褐色眼珠子和鸭鼻头看，他这一辈子注定是个管人的角色。太太有点惋惜卡皮童的自甘堕落，他头一天刚好又被人看到醉卧在街头的某个地方。

“你知道吗，加夫里拉，”她突然说道，“咱们要不要给他说个亲，你怎么看？那样他才可能稳重起来。”

“谁说不给他说亲呢，太太！可以的，太太，”加夫里拉表示同意，“这简直太好了，太太。”

“是的。只是，把谁说给他合适呢？”

“当然啦，太太。不过，看您的意思吧，太太。这么说吧，他还是能派上一些用处，十个人当中他算能的一个。”

“好像他喜欢塔季雅娜？”

加夫里拉本来想说点什么，却又闭上了嘴。

“对呀！……就让他娶塔季雅娜吧，”太太拿定主意，很享受地闻了闻鼻烟，“你听见了吗？”

“听见了，太太。”加夫里拉应道，就退出来。回到自己的屋里（他的房间在侧房里，满屋子堆满大铁皮箱子），加夫里拉先把自己的老婆支走，随后坐到窗前，琢磨起来。太太突如其来的命令显然让他有点措手不及。终于他站起身，吩咐人去喊卡皮童来。卡皮童来了……但在向读者转达他俩的谈话内容之前，我们觉得有必要再多交代几句，卡皮童必须迎娶的这个塔季雅娜是谁，还有，太太的命令为何让总管左右为难。

塔季雅娜，就像我们前文说过的，是洗衣女工中的一位（不过，因为她人勤快并且手艺好，让她只管负责洗涤轻薄的内衣），年纪约莫二十八岁，小小身材，很瘦，浅色头发，左脸上长有几颗痣。俄罗斯人认为左脸上有痣是凶兆，不吉利……塔季雅娜没法夸耀自己的遭遇。她打小就被虐待：一个人要干两人的活，却从没受到任何疼爱，穿得破破烂烂，薪水也少得可怜。她的亲戚几乎可以说没什么啦，有个什么老管家，因为不中用被解雇住在乡下，勉强算是个远房的叔

叔，而她其他那些个叔叔什么的，一律都是干粗活的农民—— 就这些了。

曾有段时间她被公认是个美人，但这个美很快从她那里溜掉。她的脾气非常温和，或者说，怯懦。她对自己漠不关心，怕别人怕得要命，一心只想着如何把活儿按时完成，从来不跟任何人讲话，只要一听到太太的名字就哆嗦得直抖，尽管太太根本就认不出哪个是她。格拉西姆从村子里被带出来的时候，她看到他的样子都被吓呆了，千方百计躲着他。假如她凑巧急急忙忙要从屋里跑到洗衣房经过他身边，甚至会眯起眼睛。 其实一开始格拉西姆没怎么注意她，但之后当他们碰到的时候他有了笑容，再之后就开始打量她，最后连眼睛都不愿意从她那里挪开。他是不是喜欢上她了？喜欢她脸上温顺的神情，抑或羞怯的步态…… 只有上帝知道他喜欢她什么！

这不，有一回她好不容易穿过院子，费劲儿地张开手指小心翼翼拎着为女主人浆好的短衫……突然有个人用力地抓住她的胳膊肘。她转过身来，不觉大叫一声—— 格拉西姆站在她的身后，一边傻傻地笑、哼哼哈哈地讨着好，一边递给她一只蜜糖饼做的小公鸡，鸡翅膀和尾巴上都包着金箔。她不想接受，可他把蜜糖饼硬塞到她手里，摇摇头，走到一边去了，并又回过头，再一次对她发出一些非常友善的声音。打那一天起他再没让她消停：不管她走到哪里，他都会跟到哪里，迎着她走过去，微笑，嘴里哼哼哈哈不知道说什么，挥手示意，突然从怀里拽出一根丝带强塞给她，用扫帚将她面前的灰尘扫得干干净净。可怜的姑娘根本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很快，整个宅子上上下下都知道打扫院子的哑巴这套把戏了，嘲笑、打趣、讥讽的话都冲着塔季雅娜纷至沓来。可是，并非所有人都敢挖苦格拉西姆，他不喜欢开玩笑，当着他的面玩笑也开不起来。不管姑娘高兴不高兴，反正她已被置于他的保护伞之下。跟所有聋哑人一样，他很有慧根，有人取笑他或塔季雅娜的时候，他马上就明白。有一次吃午饭的时候，塔季雅娜的女主管，也就是主人的服饰管家，开始没事找事刁难她，让她简直下不来台，以至于这个可怜的塔季雅娜都不知道眼睛往哪里看才好，几乎被气得哭起来。格拉西姆突然站起身，伸出他那只硕大的手掌，放在服饰管家的头上，用一种阴沉凶狠的眼光望着她的脸，吓得她低头垂向桌子，所有的人都不敢出声，格拉西姆才又拿起汤勺接着喝他的菜汤。“瞧瞧，简直就是聋鬼，树妖！”众人低声议论，而服饰管家站起身直接就回仆人房去了。

另外还有一次，格拉西姆看见卡皮童，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过的那位卡皮童，跟塔季雅娜说话说得好像过于黏乎，于是就向卡皮童打手势让其过来，直接领到马车棚子里，抓起立在角落的车辕一端，就那

么意思了一下，然而却很郑重地吓唬了一下他。打那以后就再没有人敢找塔季雅娜谈天了，并且所有这一切对格拉西姆都没造成什么麻烦。当然，女服饰管家刚一跑回仆人房就几乎吓晕过去，可还是非常巧妙地在当天就把格拉西姆的恶行传到了太太的耳朵里。可是行为古怪的老太太只是笑笑而已，弄得女服饰管家极其难堪，而且还要求她反复说明，例如，格拉西姆是怎样用自己的重手把她的头按下去的等，而转天还赏了格拉西姆一块银卢布。她将他看成一位忠诚、有能力的看守者。格拉西姆一向都有点怕太太，可仍然希望得到她的恩惠，并打算去请求太太，是否能允许他娶塔季雅娜为妻。他一直在等总管家答应给他的那件新外套，以便能体面一些去见太太，可就在此时太太想的却是把塔季雅娜许配给卡皮童。

读者现在很容易就能明白总管家加夫里拉在跟太太谈话之后为何愁容满脸了吧。“女主人，”他坐在窗前一直在想，“自然也同情格拉西姆（加夫里拉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也很迁就格拉西姆），可他终究是一个不会讲话的怪物。我可不敢禀告太太说格拉西姆正在追求塔季雅娜。归根结底这也公平，他又算个什么好丈夫呢？而从另外一方面说，上帝原谅，这个树妖也不配知道塔季雅娜就要许配给卡皮童，真那样他还不得把屋里的东西都给毁了，天啦。要知道跟他是秀才遇到兵—— 有理说不清的。可是他，这样一个魔鬼，我这个罪人，真是造孽，绝对说服不了他……千真万确！……”

卡皮童的到来打断了加夫里拉的思路。举止轻浮的鞋匠走进屋，打着背剪手，靠着门边那堵墙凸出的部分两腿交叉，右腿架在左腿前面，晃着头。“我来了。您找我有事吗？”

加夫里拉看了一眼卡皮童，用手指头敲了一下窗子的边框。卡皮童只是微微眯缝起他那一双浑浊的眼睛，但并没有顺从的表示，甚至微微撇嘴一笑，用手捋了捋自己一头蓬乱花白的头发。仿佛在说，是的，是我，我来了。你瞅什么瞅？

“很好，”加夫里拉刚开口说，又顿了一下。“很好，没得说了！”

卡皮童只是耸了耸肩膀。“你大概比我更好吧？”他顾自暗想。

“好吧，你看看自己，真是的，看看，”加夫里拉不无责备地继续说，“瞧，你还像个人样吗？”

卡皮童扫了一眼自己磨破了的、破衣烂衫似的便服，还有打满补丁的裤子，又特别认真地左右看了自己那双满是窟窿的靴子，特别是那右腿优雅地靠着的左靴尖，又把眼光停在总管家的脸上。

“先生，到底什么事？”

“什么事，先生？”加夫里拉重复地说，“什么事，先生？你再说一遍：什么事，先生？瞧你那个鬼样，上帝原谅我这个罪人，你真是像个鬼样。”

卡皮童不停地眨巴眼睛。

“你骂吧，骂吧，加夫里拉·安德列伊奇。”他又暗自想。

“不用说，你又喝醉了，”加夫里拉说道，“又喝了？是吗？喂，快回答我。”

“身体弱真的需要喝酒。”卡皮童辩称。

“身体弱！……你这是活该！亏你还在彼得堡上过学……你可学得不少啊！可惜面包都让你糟蹋了。”

“那要这么说，加夫里拉·安德列伊奇，评判我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上帝—— 再无他人。上帝知道，这个世上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到底我是不是在糟蹋粮食。至于说到醉酒嘛，这也不是我的错，比我还错的另有其人，他诱我上了瘾，自己却闪到一边，跑得无影无踪，我又能……”

“你就像，街上的那一只鹅。唉，你这个放荡不羁的家伙！好吧，事情并不在此，”总管家继续往下说，“而在于太太……”他刚说到这又停下来，“太太有意帮你把婚事办了。你听见了吧？一般都认为，结了婚你就能稳重些。你明白了吗？”

“大人，我怎么能不明白？”

“明白就好。依我看，最好娶个好人家。好吧，这可是人家的事。怎么样？你同意了？”

卡皮童咧着嘴笑。

“对谁，结婚都是个喜事，加夫里拉·安德列伊奇。而对于我来说，我自然也是非常开心、乐见其成。”

“嗯，那就好。”加夫里拉说，暗自又想：“没得说，这家伙还真能说会道。”“只是，还有一件事，”他又大声说道，“新娘子么，给你挑得稍有点小问题。”

“哪一个，我能打听一下吗？”

“塔季雅娜。”

“塔季雅娜？”

卡皮童一下睁大眼睛，身体也从墙上移开。

“喂，你惊慌什么？……难道你不中意她？”

“哪还能不中意？加夫里拉·安德列伊奇！姑娘她没得挑，肯干活、性格也温顺……可您自己也知道，加夫里拉·安德列伊奇，就是那个树妖、那个草原怪物，他可是在追她……”

“兄弟，我知道，我全知道，”总管家懊恼地打断他，“可你知道……”

“得了吧，加夫里拉·安德列伊奇！他肯定会杀了我的，上帝保佑，他会杀人，就像轻轻拍死一只苍蝇一样。要知道他那大手，您可知道您最好亲眼见见他那是一只怎样的大手。那简直像米宁和波扎尔斯基纪念碑上的那只大手注51 一样。他自己是个聋子，打人自己却听不见，打得那个狠！就像做梦挥舞大拳头一般。想制止他绝无可能，为什么？因为，您也知道，加夫里拉·安德列伊奇，他又聋，又蠢得跟头驴似的注52 。要知道他简直是个禽兽，蠢货一枚，加夫里拉·安德列伊奇，他 比蠢货还蠢……是块榆木疙瘩注53 。我造了什么孽现在要去受他的罪？当然，反正一切我都无所谓、受够了、忍够了的一个人，像一只结实的、磨得油光光的罐子，但无论如何我可是一个人，而非一只一钱不值的破罐子。”

“我知道，我知道，别再啰嗦下去了……”

“我的上帝啊！”这个鞋匠还热情高涨地往下说，“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什么时候，上帝！我这个苦命的人，苦日子没个头啊！命啊，我这是个什么命啊，你能想象到！小时候我挨德国主人的打，一生中最好的时候又挨自己兄弟的打，最后壮年时期你瞧瞧我都落到了什么地步……”

“哎，你可真是个没用的东西，”加夫里拉说，“你真唠叨个没完没了啦！”

“怎么是唠叨了，加夫里拉·安德列伊奇！我不怕打架，加夫里拉·安德列伊奇。他若是个绅士，关起门收拾我，当着外人的面可给我打

个招呼，再怎么说我也算是个人啊，而现在我摊上的是个什么人呢……”

“好了，滚回去吧。”加夫里拉不耐烦地打断他。卡皮童掉转头，步履沉重走出去了。

“打比方说，要是没他，”总管家冲他身后喊道，“你自己是同意的吧？”

“悉听尊便。”卡皮童说完就远远走开了。都这时候了，他还在卖弄口才。

总管家来来回回在屋里走了好几遍。

“嗯，现在该去叫塔季雅娜了。”最后他说。

过了一会儿，塔季雅娜悄无声息地走过来，站在屋门口。

“您有何吩咐，加夫里拉·安德列伊奇？”她小声问道。

总管家仔细盯着她。

“是这样，”总管家说，“塔妞莎注54，你想不想嫁人？太太帮你找了个未婚夫。”

“好，加夫里拉·安德列伊奇。给我找的未婚夫是哪一位呢？”她犹犹豫豫又问了一句。

“鞋匠卡皮童。”

“好的，大人。”

“他是一个浪荡鬼，这是肯定的。可太太这时候希望你能治他。”

“好的，大人。”

“只有一个麻烦……要知道那个聋子，格拉西卡注55，他可是在追求你。你是拿什么妖术降服这头熊的？你可要知道，这头熊，早晚会打死你的……”

“会打死我的，加夫里拉·安德列伊奇，毫无疑问会打死我的。”

“他会打死你……我们等着瞧吧。听听你怎么说的：‘他会打死我

的！’难道他有权打死你吗，你自己评判一下。”

“我可不知道，加夫里拉·安德列伊奇，他有权，还是没权……”

“傻姑娘！你莫非答应过他什么吗……”

“您说的什么意思呀，大人？”

总管家不说话了，想了想：“你真是个惟命是从的姑娘！”

“好吧，这样，”他继续说，“我们回头再谈，现在你忙去吧，塔妞莎，我知道你真是个听话的姑娘。”

塔季雅娜转过身，轻轻靠了一下门框，走出门外。

“有可能，我这位女主人到明天就忘了这门亲，”总管家想，“我何苦这样忧心忡忡？这个捣蛋鬼敢不听话，我们就把他绑起来。再不行，我们就移送警察局……”

“乌斯基尼亚·费多洛芙娜！”他高声叫自己的妻子，“请把大茶炊摆上吧，我尊敬的夫人……”

几乎那一整天塔季雅娜都没走出洗衣房半步，起先她一个劲儿地哭，之后抹干眼泪又跟先前一样干活去了。卡皮童跟某个一脸阴沉的旧相识在小酒馆作坊里一直坐到深更半夜，并详细地跟他讲述，他如何跟一位东家生活在彼得堡，而那位东家老爷比所有人都能干，通情达理，循规蹈矩，然而只有一个小小毛病：嗜酒如命。至于说到女色，他简直是情场杀手……一脸阴沉的酒友只有点头称是的份儿。可等到卡皮童最后声称，他因为一件事情的原因，明天必须自行决断时，脸色阴沉的酒友知道，该各自回家睡觉啦。他们才草草地、一声不响地散了。

值得一提的是，总管家的指望没能实现。太太一心惦记卡皮童的婚事，所以她晚上跟一位养在家里专门陪伴她就寝的女伴友注56 只说这一件事情。这位女伴友跟夜班马车夫一样，白天休息。加夫里拉等太太喝完茶走进去禀报的时候，太太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说过的婚事进展怎样了？”总管家当然只好回答说一切进展得不能再顺利了，还说卡皮童今天就会来跟老太太下跪谢恩。太太有点儿不太舒服，她说话说不了太久。总管家回到自己的屋里后，马上召集了一个会。这件事情还真的需要特别商议。塔季雅娜自不会反对，可是卡皮童大声地一再声明，他只有一个脑袋，没有两个、三个……格拉西姆冷酷、飞快地扫了众人一眼，不离女仆房间半步，显然，他猜也猜得

出，这里鼓捣的事情对他恐怕不是什么好事。

开会的人（其中有一位老侍应生，人们都叫他大尾巴叔叔，大家都尊重他、喜欢找他咨询拿主意，尽管从他那里听到的只是：就是这样，对，是的，对啊，对）开始这样商量：以防万一，为了安全起见，还是应该把卡皮童锁到有滤水器的净水房里去，然后再开始正儿八经地考虑。当然，诉诸武力解决倒是容易，上帝保佑！别搞得沸沸扬扬，太太担心起来—— 可就倒霉了！怎么办？他们想啊想啊，终于想出一个好办法。他们不止一次地发现，格拉西姆最讨厌酒鬼……时常出现这种情况：他每次坐在门口看到酒气熏天的人摇摇晃晃、帽舌扣在耳朵上打他面前经过的时候，总是忿忿不平地扭过头去。大家决定教会塔季雅娜喝酒，让她假装喝醉了，再东倒西歪、摇摇晃晃地从格拉西姆面前走过去。

可怜的姑娘好长时间都不肯同意照做，但最后还是被说服了。再说，她自己也看得很清楚，她只有靠这个办法才能摆脱他的追求，别无它法。她去准备了。卡皮童也从净水房里放了出来，事情总归还是跟他有关。格拉西姆坐在门口的石墩上，铲子在地上铲过来铲过去……各个角落、所有窗户的窗帘后面，所有的眼睛都盯着他看……

没有比这个诡计更成功的了。看到塔季雅娜，他开始跟往常一样，殷勤地晃着脑袋。之后定睛一看，铲子扔得远远地，跳了起来，走到她的跟前，把自己的脸贴近她的脸跟前。她因为害怕摇晃得更厉害了，闭上眼睛……他抓起她的手，跑过整个院子，跟她一起走进人们开会讨论的房间，直接就把她推给了卡皮童。塔季雅娜快昏过去了……格拉西姆站了一会儿，又看了她一眼，摆了摆手，微微一笑就走出门，拖着沉重的步子，进了自己的阁楼……他一天一夜都没出屋。

马夫安吉帕卡后来说，他透过门缝看到，格拉西姆坐在床上，手捂着脸，轻轻地、有节奏地、时不时地发出模糊不清的哼哼声，唱着，身体随之晃动，眼睛紧闭，脑袋摇晃，跟那些拉长调唱着悲歌的马车夫和河上的纤夫一样。安吉帕卡越看越害怕，就起身离开了。而到了第二天，格拉西姆走出阁楼的时候，他的脸上已经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变化。他只是看上去有点儿闷闷不乐，而对塔季雅娜和卡皮童一点儿也不再关注了。当天晚上，他们俩腋下各自夹着一只鹅去叩谢太太，而再过了一周他俩就结婚了。他们成婚当天，格拉西姆没有任何异常的举止，只是从河边回来的时候没有汲水回来，他貌似在路上把水桶摔破了。而晚上他在马厩里动作发狠地给马匹清洗和刷毛，忙活了一整夜，以至于那匹马跟风中的一粒尘埃般飘飘忽忽，他的铁掌来回倒腾让那匹马四蹄都快站不稳了。

这一切都发生在春天。又一年过去了，这期间卡皮童完全喝废，彻底成了一个毫不中用的人，背着骂名被遣送到偏远的乡下去了，带着自己的老婆。动身的那天，起初他装得什么也不怕的样子，宣称，不管外放他到哪里去，就算是乡下老太婆洗衣服把搓衣板搁到天上的地方 注57 ，他也不会垂头丧气。但后来还是心灰意冷，开始抱怨他们把他放到毫无教化没有开智的人群中去，最后垂头丧气的他连自己的帽子都戴不上脑袋。有个好心的人帮他把帽子在头上戴正，帽檐挪到前面，从帽檐上轻轻敲了一下。等一切准备妥当，车夫手握缰绳，只等说“上帝保佑一路平安”了，格拉西姆从自己的阁楼走出来，到了塔季雅娜跟前，送给她一块红头巾留作纪念，这块红头巾是他一年前专门为她买的。塔季雅娜，一直到这个时候之前，对于自己一生所遭受的无常都能淡然冷静承受，可这一刻，她再也无法忍受，眼泪止不住夺眶而出，坐上马车，按照基督徒礼仪跟格拉西姆贴脸吻别三次。他本来想送她到城门，就跟着她的车并行走了一会儿，可走到克里木浅滩 注58 时突然停下来，挥挥手，沿着河边顾自离开了。

这时 临近黄昏，他慢慢走着，望着河水。突然他感觉有个什么东西在岸边的水藻青苔中苦苦挣扎。他弯下腰，看见一个带黑斑点、不大的小狗，任凭它百般努力也无法从水里脱身，四爪乱蹬，滑得站不稳，湿漉漉的瘦小身体整个儿都在发抖。格拉西姆看了看倒霉的小狗，一只手抓住它，将它揽在怀里，踏着大步回家了。他回到自己的小阁楼，把得救的小狗放在床上，用他那件粗呢外套盖好，先跑到马厩里弄了些干草，又跑回厨房倒了一大碗牛奶。他小心翼翼扒开呢外套，又铺好干草，把一大碗牛奶放到床上。可怜的小狗生下来还不到三周，它的眼睛也才刚睁开不久，有一只眼睛甚至比另一只稍大一些。它还不会从大碗里喝奶，只是打着寒颤和眨巴眼睛。格拉西姆用两个手指头轻轻托起它的小脑袋，将它的小嘴凑到牛奶跟前。小狗突然拼命地喝起了牛奶，一边小鼻子呼哧呼哧，浑身打着寒颤，一边喝得要呛着自己。格拉西姆看着看着，突然不知为何笑了起来……他围着小狗忙活了整宿，哄着它躺下睡觉，替它擦干，最后他自己就在它边上愉悦而宁静地睡着了。

还没有一位母亲照顾自己的孩子会像格拉西姆照顾自己的“养女”（小狗是条小母狗）那么细心。刚开始它非常虚弱，瘦小，又丑，但体力慢慢恢复后，越长越好，又过了八个月，得力于自己恩人无微不至的呵护，竟然变成一只西班牙种的可爱小狗了，长长的耳朵，毛茸茸的喇叭形尾巴，一双富有表情的大眼睛。小狗非常粘格拉西姆，一步都不离开他，始终摇着尾巴，亦步亦趋跟在他后面。他还给它取了一个名字—— 聋哑人知道，他们发出的模糊不清的声音总能引起旁人的注意—— 他叫它木木。整个宅子里的人都喜欢它，也跟着

唤它小木木。

它非常聪明，跟所有的人都亲热，但它只爱格拉西姆一个。格拉西姆对它喜欢得不得了……如果别人抚摸它，他就会不太高兴，是替它担惊受怕，还是出于妒忌—— 上帝才知道！它每天早上都扯着他的衣服前襟叫醒他；帮他叼着缰绳把运水车的老马牵过来，而且它跟这匹老马相处得很友好；跟他一起一脸郑重其事的表情去到河边汲水；守着他的扫帚和铲子，不让任何人走近他的阁楼。

他特意为它在自己的门上挖了一个孔，它好像也感觉到了，只有在格拉西姆的阁楼里它才是真正的女当家，所以，每次回到阁楼，都以一种很满意的神气跳到床上。晚上它根本不睡觉，但也不会无缘无故地乱吠一通，像那种看院子的傻狗，身体支在后爪上，端着狗脸，眯缝着眼，没事干无聊也吠几声，对着星星也吠几声，一般情况下一吠就连吠三声—— 不！木木的尖声吠叫从不浪费：要么是发现陌生人靠近栅栏，要么是在哪个地方听到可疑的声响或沙沙声……一句话，它看家护院简直棒极了。当然，除它之外，院子里还有一条带褐色斑点的黄毛老公狗，名叫小狼，但这条狗即使在半夜里也不会有人给它解开狗链子，而它自己因为老了，完全也用不着自由。 自个儿躺着，在狗窝里浑身缩成一团，偶尔才会发出一声嘶哑、几乎无声旋即又打住的吠叫，就好像它自己也明白这样的叫声毫无用处一样。宅主人（老太太）的主屋木木从不进去，每当格拉西姆运柴禾到主屋的时候，它就在旁边停下来，不慌不忙地在台阶上等到他出来，一旦门背后有一丁点儿动静，就竖起耳朵，脑袋一会儿朝右，一会儿突然转向左边来回望……

这样又过了一年。格拉西姆仍旧干着打扫院子的活儿，对自己的生活非常满意，可突然发生一件意想不到的情况……事情是这样的：

夏天，天气晴朗的一天，太太跟自己的女伴友们在客厅里踱来踱去。太太兴致不错，有说有笑，还开着玩笑；女伴友们也跟着乐呵和讲笑话，可是她们并未感到特别的高兴：整个宅子里的人并不是特别喜欢太太高兴的时候，这是因为，首先，太太要求所有的人跟她的高兴保持高度的一致，假如谁的脸上没有露出喜悦之色她就会发脾气；其次，她的好兴致一般都不会持续很久，通常容易转换成一种忧郁、酸溜溜和不愉快的情绪。这一天太太一起床就感觉很幸福。打牌的时候她又抓到四个“J ”：那意味着“愿望实现”（她总是在早上算卦占卜），并且喝的茶也特别香，侍茶的女仆为此不仅受到口头表扬，还被奖励了一块十戈比硬币呢。太太干瘪的嘴唇上带着甜甜的微笑，在客厅踱步时就走到了窗户跟前。窗前有一个建好的庭院小花园，在正中央的花坛那里，一簇月季花下面，木木正躺在那里津津有味地啃着

一块骨头。太太看到了它。

“我的上帝！”她突然喊了一声，“这是什么狗啊？”

那个被太太问到的女伴友急得走来走去，可怜兮兮，焦虑不安。通常被人使唤的人不是很明白主人旨意的时候，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不、不、不知道，太太，”她嘟囔着，“好像是哑巴的狗。”

“我的上帝！”太太打断她说，“它可真是一条可爱的小狗啊！赶快让人把它带来。他养这狗好久了吗？怎么我一直都没见过这小狗呢？……快让人把它带过来。”

女伴友立即飞也似地跑进前厅。“来人，来人！”她大声喊道，“快些把木木领过来！木木在庭院小花园里。”

“喔，它叫木木，”太太说，“这个名字非常好。”

“是啊，非常好，太太！”女伴友附和着说。“斯捷潘，快点！”

斯捷潘，一个健硕的小伙子，是个男仆。他铆足力气直奔小花园，想捉住木木，但木木灵巧地从他手指头滑脱，尾巴竖起，小爪子都缩成一团，躲到格拉西姆那里去了。他当时正在厨房里对着一个大木桶又敲又打，拧过来又拧过去，跟小孩子打鼓一样。斯捷潘跟在小狗后面追，从木木主人的两腿那里想逮住它，可灵活机敏的小狗不想落入陌生人之手，跳起来闪开了。格拉西姆笑着观看这整场闹剧，最后斯捷潘沮丧地站起身，连忙用手势跟他解释清楚，他说，是太太要求把你的小狗领过去。格拉西姆有些惊讶，可还是把木木唤到跟前，抱起它，交给了斯捷潘。斯捷潘把木木抱到客厅，放到实木地板上。太太就用亲昵的声音唤小狗到她跟前来。木木从未到过如此富丽堂皇的屋子，非常害怕，于是直往门口跑，但是被热心帮忙的斯捷潘拦了回来。小狗浑身哆嗦起来，缩到了墙壁那里。

“木木，木木，到我这里来呀，到太太这里来，”夫人说，“来，小傻瓜……别怕……”

“来啊，来，木木，到太太那里去，”女伴友们都帮着喊，“快过来。”

可是木木愁眉苦脸地四周望了望，还是一动不动。

“拿点东西给它吃，”太太说，“它可真笨！连太太这里也不肯过来。有什么好怕呢？”

“它还没适应。”女伴友中的一位用怯生生、弱弱的声音说。

斯捷潘拿来一小碟牛奶，放到木木跟前，但木木甚至都没去闻一下，还是浑身发抖，跟先前一样四处张望。

“唉，可真有你的！”太太说，一边走近它，俯下身来，想抚摸一下它，但木木立刻扭过头，龇了一下牙齿。太太赶忙抽回了手……

屋里一片短暂的沉默。木木轻声地号叫，仿佛又哭诉又抱歉的样子……太太走开了，直皱眉头。小狗的突然龇牙吓着她了。

“哎呀！”所有的女伴友都齐声喊起来，“它没咬到您吧，上帝保佑！（木木长到这么大还从没咬过任何人。）哎呀，哎呀呀！”

“把它带出去，”老太太发话的声音变调了，“可恶的小狗崽子！它可真坏！”

她慢慢转过身，回自己的内房去了。女伴友们面面相觑、小心地跟在她后面，但她停下脚步，冷冷地看她们一眼，说道：“你们想干吗？我可没叫你们。”说完就走了。

女伴友们垂头丧气地朝斯捷潘挥了挥手，他一把抓起木木就丢向门那边，正好就扔到格拉西姆的脚边，半个小时过去了，整个屋子里一片死寂，老太太坐在沙发里，脸色比暴雨前的乌云还要阴沉。

你能想到吧，这些无所事事之人有时候还真能无事生非、令人不悦呢！

那天一直到晚上太太都不开心，跟谁都不说话，牌也不打，整个晚上过得都很郁闷。她寻思，递给她的香水跟平时的不太一样，枕头一股肥皂水味儿，她让管铺床的女仆把屋内所有的布品都闻了个遍—— 一句话，太太情绪很激动，非常“光火”。翌日早晨，她比平时提前一小时就吩咐把加夫里拉叫来。

“请你告诉我，”一等到加夫里拉内心不无嘀咕地迈进房门，她立即说道，“在咱们院子里整晚吠叫的是什么狗啊？都不让我休息！”

“狗，太太……什么样的，太太……可能，是哑巴的狗吧，太太。”他说得含糊其辞。

“我不知道，这狗是哑巴的，还是别的什么人的，只是它让我没法睡觉。我吃惊的倒是，养这么多狗能做什么！我想要弄清楚。要知道，咱们不是已经有一条看门的狗了吗？……”

“怎么会这样，太太，是的，太太。小狼狗，太太。”

“你瞧瞧，还有什么，咱们还要这么多的狗有什么用？只会尽惹麻烦而已。没人负责这屋里—— 就是这样。哑巴要一条狗干什么？谁让他在我家院子里养狗的？昨天我走到窗户跟前，那条狗就躺在小花园里头，拖着一根脏兮兮的啥东西在啃，而那里可种了我的玫瑰花……”

太太说到这就不说了。

“今天就让它消失……你听见了吗？”

“遵命，太太。”

“必须今天。现在你走吧。回头我再叫你来汇报。”

加夫里拉走出了门。

经过客厅的时候，总管家为了合乎礼仪规范把呼唤铃从一个桌子挪到另一张桌子上，悄悄在大厅里把他那个鸭鼻子擤干净，然后走进前厅里。斯捷潘正在前厅的椅子上睡觉，样子就像战争油画上被打死的士兵那样，两腿从当被子盖的大衣下面伸出来。总管家摇醒他，小声跟他说了点什么要求，斯捷潘听完，半是龇着牙、半是哈哈笑地回复了。总管家走远了，斯捷潘跳起来，裹上自己的男士长外套，穿上靴子，走出去停在台阶上。还没过五分钟，格拉西姆来了，背上背着一捆很重的柴禾（太太吩咐夏天也要给她自己的卧房和内室生火），形影不离的木木跟着他。格拉西姆侧身到了门口，用肩膀推了一下门，背着重物跨进主屋。木木跟往常一样，留在门外等他。这时，斯捷潘瞅准时间，突然扑向小狗，跟老鹰抓小鸡儿一般，用前胸将它压在地上，双手一搂，帽子都来不及戴，就带着小狗跑进了院子里，坐上头一辆出租马车，直奔奥霍特内商店而去。那里他很快寻到一位买家，只要了五十戈比就将小狗卖给了这位买家，并要求买家答应至少拴狗一周，然后径直回家了。可坐车还没到家，他就从马车上跳下来，从后面的小甬巷绕着院子走了一圈，跨过篱笆墙跳进院子里。他有点害怕从大门走，因为害怕碰到格拉西姆。

但斯捷潘的担心是多余的：格拉西姆没在院子里。他从屋里出

来，见木木没在门口，马上就找起来。他不记得木木有过不等到他回来就走开的情况，于是开始跑遍院子找木木，用自己特有的方式呼叫它……又奔向自己的顶层阁楼、干草房，跳到街上，这里那里乱跑……木木不见了！他见到人就凑上去，带着绝望的手势打听木木，比划着离地面半俄尺的样子展示木木的身高，再用手比划木木长的模样……有些人的确不知道木木到底跑到哪里去了，他们只能摇摇头；另外一些知道的人也只能笑一笑算是回答，而总管家装出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冲马车夫大喊大叫。格拉西姆只好从院子里跑到外面去了。

他回来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从他那疲惫不堪的样子、垂头丧气的步伐和满身的灰尘来看，能想象得到他几乎跑遍了半个莫斯科城。他在太太的窗户对面停下来，扫了一眼有七个仆人聚集的台阶，便掉转身，又喊了一声："木木！"没听见木木的回应声。他只好走开。大家望着他的背影，但没有人笑，也没有人说一个字……第二天早上，据好管闲事的马夫安吉帕卡在厨房里说，哑巴悲伤地呻吟了一整夜。

第二天一整天格拉西姆都没有露面，只好由马车夫波塔帕代替他去赶马车运水，这让波塔帕非常不开心。太太问过加夫里拉，她的指示执行了没有。加夫里拉回复说执行完了。第三天早上，格拉西姆从自己的阁楼出来干活了。午饭他也来吃了，但吃完就又走了，没跟任何人打招呼。他的脸，本来就跟所有聋哑人一样毫无表情，现在更是仿佛石化一般。午饭后他出了院子，但时间并不长，回来就直奔干草房。夜幕降临，月光皎洁。格拉西姆唉声叹气，躺在那里不住地翻来覆去，忽然他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拽他的衣襟下摆，他浑身一激灵，但他并未抬头，甚至眯起了眼睛。但衣服下摆又被拽了一下，比先头那一次劲儿更大，他跳了起来……木木脖子上系着一节被扯断的绳子，在他面前原地直绕圈。一声因为高兴而拉长的叫声从他沉默的胸中迸发出来。他抓住木木，紧紧将它搂在自己的怀里，它也同一时间舔起他的鼻子、眼睛、满脸的胡子……他站着定了定神，想了又想，小心翼翼地从草甸子上爬下来，四周看了一下，确认没人看见他之后，顺利返回到自己的阁楼屋。 格拉西姆之前已经猜到，小狗并非自己走丢，而很有可能是老太太让人带走的。仆人们用手势告诉过他，他的木木如何冲太太耍威风，于是他决定要采取自己的措施。

他先是给木木喂了块面包，安慰抚摸了它，将它安顿好，然后开始策划，整个晚上都在连续不断地想，怎样才能将它藏好。最后他终于想到应该整天都将它留在阁楼屋里，他间或去探望它一下，只有夜里才带它出来遛遛。他用自己的粗呢大衣塞住了门上的洞，天刚蒙蒙

亮，他就已经开始在院子里忙碌起来，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他的脸上甚至（善意的欺骗！）保留着先前的沮丧。可怜的聋子脑子里从未想过，木木会因为自己的吠叫而暴露，事实上，满宅子里的人很快就知道哑巴的小狗已经回来，给关在他自己的住处里，可是，出于对他、还有对木木的同情，某种程度上，可能还有出于对他的害怕，他们并未让他知道他们已经知道了他的秘密。总管家挠了挠自己的后脑勺，随之摆了摆手。“好吧，上帝保佑他！但愿太太不会知道！”

然而哑巴干活还从未像那一天那么卖力气：整个院子他都打扫得一尘不染，杂草铲得干干净净，每一棵小草他都浇灌到，庭院小花园的篱笆墙上每一根木桩子都逐个拔一拔，检查是否稳固，然后再逐个扎牢砸实 —— 一句话，忙活得一刻不得闲，以至于太太都注意到了他的热心劲儿。一天当中，格拉西姆只有两次悄悄回来看过被他锁在屋里的木木。夜晚的时候，他跟它一起躺在阁楼屋里睡觉，而不是干草棚里。直到夜里一点多钟的时候，他才带着木木去外面呼吸新鲜空气。院子里遛够了，他正要准备回屋的时候，篱笆墙后面小巷子那边突然传来一阵沙沙的声响。木木竖起耳朵，叫了起来，跑到篱笆墙跟前，嗅了一下，就发出一阵响亮尖锐的吠叫。原来那里有一个醉汉想要在户外过夜。恰好在这个时候，太太经历了一阵持续很长时间的“神经质的情绪波动”，刚刚入睡（一般她晚餐吃得过饱的时候就总会出现这种情绪波动）。突然的狗吠把她一下子惊醒了。

她的心脏怦怦直跳，随之就快要骤停了。“姑娘们，姑娘们！”她呻吟地呼喊，“姑娘们！”惊慌失措的女伴友们跑进她的卧室。“哎哟，哎哟，我要死了！”她喊道，痛苦地舞动双手，“又是，又是那只狗！……哎哟，去请大夫来。他们这是要害死我……狗，还是那条狗！哎哟哟！”—— 她把头往后一仰，好像是要晕厥过去的意思。他们去喊的大夫，也就是家庭医生哈里通。这位郎中全部的本领包括：脚蹬软底靴，毕恭毕敬地量量脉搏，一天二十四小时要睡足十四小时，剩余的时间总是深呼吸，要么就是不停地让太太服用桂樱叶滴剂，这位郎中马上就跑过来，点燃一些羽毛熏了熏卧室，当太太睁开眼睛后，他立即又送上秘方调制的一小杯水。太太喝下了，可马上又开始带着哭腔抱怨那条狗，抱怨加夫里拉，抱怨自己的苦命，抱怨大家伙儿嫌弃她这个可怜的老太婆，抱怨没人心疼她，抱怨所有的人都盼着她死。这时候，倒霉的木木还在吠叫，格拉西姆努力想把它从篱笆墙那里唤回来，却也是枉然。“你听见了吧……听见了吧……又叫起来了……”太太嘴里还在嘟嘟囔囔，眼白直往上翻。家庭医生跟一位女伴友耳语了一句，女伴友跑到前厅，使劲儿摇醒斯捷潘，斯捷潘又去叫醒了加夫里拉，加夫里拉一时怒起，吩咐屋里的全体人员都起

来集合。

格拉西姆一转身，就看见窗户里光亮闪动和人影幢幢。他预感到大祸临头，抱起木木夹在腋下，跑进阁楼屋就把门反锁了。过了一会儿，五个人过来砸他的阁楼门，但是发现被门栓顶死，只得停下来。加夫里拉怒气冲冲地跑来，命令他们在门外原地蹲守警戒到清晨，他自己随后却一头扎进女佣人屋里，只让年长的女伴友柳波芙·柳比莫芙娜—— 他伙同这位女伴友盗窃茶叶、白糖和其他食品杂货还做假账—— 转禀太太说那条狗不知道从哪里又不幸地跑回来，但不会让那条狗活过明天，希望太太行行好，不要动怒发火，尽量静下心来。太太，看得出来，不会这么快就能静下心来，因为家庭医生匆忙中把十二滴的桂樱叶滴剂弄成了整整四十滴：一刻钟后药就起了作用，太太睡得又熟又香；而格拉西姆脸色苍白地躺在床上，紧紧捂住木木的嘴不让它再叫出声来。

翌日早晨，太太很晚才睡醒。加夫里拉一直等她发布命令，以便对格拉西姆的隐蔽之所发起决定性的最后突击，而他自己也做好了遭受太太暴风骤雨般洗礼的准备。但是暴风骤雨没发生。太太倚在床上，吩咐把那位年长的女伴友叫来。

“柳波芙·柳比莫芙娜。”她声音很小、很微弱地说。她有时候喜欢装成一个受尽压迫、孤苦伶仃的苦命人。什么也不用说，那个时候屋子里所有的人都开始感到非常忐忑不安。“柳波芙·柳比莫芙娜，您都看到了，我这里都到何种地步了。我的好人，替我去一趟加夫里拉·安德列伊奇那儿吧，跟他谈一谈，对于他来说，难道随便一条小狗都比他主人的安宁、主人的性命还要珍贵吗？我不会相信这个，”她又用加重的语气补充说了一句，“您去吧，我的好人，就当做一件好事，去找一趟加夫里拉·安德列伊奇吧。”

柳波芙·柳比莫芙娜去到加夫里拉的房间。不清楚他们谈了些什么，但过了不一会儿，整整一群人马就浩浩荡荡穿过整个院子往格拉西姆的阁楼进发了。加夫里拉在前面带队，虽然并没有起风，他却一只手压住帽子。他的旁边跟着一帮佣人和厨子，赫沃斯特大叔（大尾巴大叔）从窗户里朝外面张望，好像在调度指挥似的，但也就只是挥了挥手而已。队伍最后面是一群蹦蹦跳跳、看稀奇热闹的小孩子，其中有一半都是外面跑进来的陌生小孩。通往阁楼的狭窄楼梯里，一人坐在那里看着门，门旁边还站着两个手持木棍的人。人们乱哄哄地在楼梯上往前挤，把楼梯全堵死了。加夫里拉走到门跟前，用拳头砸门，大声喊：

“开门！”

只听见一声低沉的狗吠，但没人答应。

“听见没有，开门！”他又重复了一遍。

“喂，加夫里拉·安德列伊奇，”斯捷潘在楼梯下面一点的位置上提醒他说，“他可是聋子—— 听不见。”所有人都笑起来。

“我们可怎么办才好？”加夫里拉在上面反问道。

“他的房门上有一个孔的，”斯捷潘说，“您可以用木棍在那里动几下。”

加夫里拉弯下腰。

“他用了件什么粗呢外套把门洞堵死了。”

“那您就把粗呢外套捅回去。”

这时又传来一声低沉的狗吠。

“都听见了吧，听见了吧，它自己暴露了。”人群中有人说道。大家又笑声一片。

加夫里拉直挠他自己的耳根。

“不，兄弟，”他最后接着说，“粗呢外套你自己来捅吧，要是你愿意。”

“好吧，遵命！”

于是斯捷潘费劲儿地从楼梯下面爬上来，操起木棍，将粗呢外套捅了下去，又用木棍在门洞里搅动了几下，一边说：“出来吧，出来吧！”他还在用木棍搅动，忽然阁楼的门飞快地打开了—— 一大帮仆从走卒连滚带爬地从楼梯上跑下来，加夫里拉领头。赫沃斯特大叔关上了窗户。

“喂，喂，喂，喂，”加夫里拉从院子里喊道，“你可不要跟我作对，你可当心！”

格拉西姆在门口一动不动地站着。那帮人就挤在楼梯口下面。格拉西姆从上面看着这些穿德式长褂的喽啰们，两只手轻轻叉在腰间，他上身套着一件鲜红的乡村大衫，在他们面前显得格外高大。加夫里

拉往前迈了一步。

“你可当心啊，兄弟，”他说，“别跟我胡闹。”他开始用手势向他解释，太太就是想要你的这只狗，现在就交狗，否则你就要倒大霉。

格拉西姆看了他一眼，指了一下狗，又用手在自己的脖子上做了一个类似于打活结的动作，一脸疑问地盯着总管家。

“对，对，”总管家点头回应，“对，必须。”格拉西姆垂下眼睑，随后猛地挺起身，又指了一下木木。木木一直站在他的旁边，天真地摇着尾巴，耳朵好奇地摆动。格拉西姆在自己的脖子上重复了一遍勒死的动作，又重重拍了拍自己的胸膛，好像是解释说，他要自己来结果木木的性命。

“你这是在骗人。”加夫里拉摆着手回答。格拉西姆看了他一眼，轻蔑地一笑，又用力拍了一下自己的胸膛，就将房门砰的一声关上了。一帮人面面相觑，说不出话来。

“这是个什么意思？”加夫里拉说，“他把门关上了？”

“让他去吧，加夫里拉·安德列伊奇，”斯捷潘说，“他会说到做到的。您知道他一向如此……只要他答应的，就能信。他在这方面跟我们这帮弟兄们可不一样。他说真的，就一定是真的。是的。”

“是的，”一帮人都晃着头，跟着说，“是这样的，是的。”

赫沃斯特大叔推开窗户，也说道：“是的。”

“看来，可能是吧，我们等着看吧，”加夫里拉说，“可是岗哨无论如何还不能撤。喂，你，叶洛施卡！”他又补上一句，这是冲着其中一个脸色苍白，穿着一件黄色粗布卡萨金注59的花工说的，“你又能干些什么呢？就拿一根棍子坐在这里，一旦有个风吹草动，马上跑来跟我报告！”

叶洛施卡拿起一根棍子，就坐在楼梯的最下面那一阶。除了几个看热闹的人和小孩子之外，其余的人都散去了。而加夫里拉也回了家，并让柳波芙·柳比莫芙娜代他禀报太太说，一切都处理完成，同时他还派了一个马车夫到警察局报备以防万一。太太用自己的手帕打了一个结，洒了一点儿香水在上面，闻了闻，用它擦一下太阳穴，喝够了茶，因为桂樱叶滴剂还在发挥作用，她又睡着了。

整场骚动过了一小时之后，阁楼的门又打开了，格拉西姆走了出

来。他身穿一件过节才穿的外套，用绳牵着木木。叶洛施卡闪到一边给他让开路。格拉西姆向门口走去。小孩子们和之前留在院子里的人都紧盯着他，一言不发。格拉西姆没回头，走到街上才戴上帽子。加夫里拉还是派那个叶洛施卡跟着他充当侦察员。叶洛施卡远远地看见他牵着狗走进了一家食杂店，就守在店门口。

食杂店的人都认得格拉西姆，也明白他的手语。他给自己点了份肉汤就坐了下来，两手搁在桌上。木木站在他坐的椅子边上，用一双聪明的眼睛安静地望着他。木木身上的毛色真亮，看得出来，有人刚给它梳理过。肉汤给格拉西姆送过来了。他将面包撕碎放进汤里，把肉切得很碎，将碟子放到地上。木木吃的时候带着一贯的风度，用嘴贴着汤碟慢慢舔着吃。格拉西姆注视着它，看了它很久；两滴硕大的眼泪从他眼里滴落下来，一滴落在小狗的窄小额头上，另一滴落在了汤里。他用手捂住脸。木木吃完半碟就舔着嘴走开了。格拉西姆站起身，付了肉汤钱，在食杂店跑堂略带不解的注视下走出店外。叶洛施卡一看见格拉西姆就躲到角落去了，等他走过去之后，才又跟在他后面走。

格拉西姆走得不紧不慢，木木的绳子也没解掉。等走到一个街角，他停了下来，似乎想了一下，突然快步径直向克里木浅滩方向走去。半路上他走进一个正在盖厢房的院子里，拿了两块砖头掖在腋下走出来。走过了克里木浅滩，他拐个弯顺着岸边继续走，走到了一个地方，那里木桩上系着两条带船桨的小船（他之前已经发现这个地方）。他带着木木跳进了其中的一只小船。从菜园子一角的窝棚里走出来一个瘸腿的老头儿，冲他直喊。但格拉西姆只是对他点了点头，就用力划起桨来，虽然是逆流而上，但只过了一会儿他已经划出去一百俄丈远。岸上老头儿站着、站着，先用左手挠了挠背，再换右手挠，随后就一瘸一拐地回窝棚去了。

而格拉西姆就只知道划啊划，莫斯科已经被他划到后面去了。沿着两岸划过去的有草地、菜园、田野、树林，还有一幢幢农舍。水面上吹来阵阵乡村的气息。他把桨扔到一边，朝蹲在他面前一块横板上的木木低下头—— 船舱里都是水—— 随后他一动不动，两只手在木木的背上交叉成一个十字架，这时候小船已经被波浪往回带得离城里更近了些。最后格拉西姆急促地挺起身，脸上带着某种病态的狠毒，用绳子将他拿来的两块砖头缠绕好，打了一个环扣，套在了木木的脖子上，又把它在河面上举起，最后看了它一眼……它信任地、毫无恐惧地望望他，轻轻地摇晃着尾巴。他背过身去，紧锁眉头，松开了双手……格拉西姆什么也没听见，无论是木木落水一闪而过的尖叫声，还是沉闷的溅水声。对他而言最喧嚣的白天也是默然无声的，就像最

寂静的黑夜对于我们而言也不是没有一点声响。当他再次睁开眼睛，只有河上的波浪依然翻滚，好像你追我赶一般；碎浪依然拍打着船帮，只有那些长长的水圈一路往后远远地荡漾到岸边。

叶洛施卡，在格拉西姆刚消失在他的视线的时候，就转身跑回去报告了他所看到的一切。

“好啦，行了，”斯捷潘说，“他是要淹死它。可以放心了。因为他都答应了……”

一整天谁也没看见过格拉西姆。他没回来吃午饭。已经是晚上了，大家都在一起吃晚饭，唯独少他一个。

“这个格拉西姆是个多么古怪的人啊！”一个胖胖的洗衣女工尖声说道，“为了一条狗非要闲着没事搞成这个样子不可呢！……真是的！”

“问题是格拉西姆回来过。”斯捷潘忽然大声说道，一边用勺子扒拉碗里的粥。

“怎么回事？什么时候？”

“就在大约两个小时之前。我和他还真就在门口遇上了；他从这里走的，从院子出去的。我本来想问问他有关小狗的情况，可他，看得出来，很不高兴。这不，他还推搡了我一下，可能他就是想我闪到一边去吧，好像是说，‘别缠着我’，这一推我的脊背就像遭到一条巨大的欧鳊鱼的一击，那个疼啊，哦哟—— 哟—— 哟！”斯捷潘耸耸肩，带着极不自然的笑，摸摸后脑勺。“是啊，”他说，“他那只手，令人羡慕的手，没得说。”

大家伙儿都取笑斯捷潘，吃完晚饭各自散去歇息。

正是在大家闲扯的这个时候，公路上有一个硕大的人影正急匆匆地、一刻不停地赶路。他肩上扛着一个包，手里拿着一根长木棍。这个人就是格拉西姆。他头也不回地往前赶，赶着回家，回到他的乡下农村去，回到故乡去。他淹死了可怜的木木后，跑回自己的阁楼，匆忙地收拾了些零碎物品往破旧的马披盖一扔，又扎了一个结，往肩上一扛，就这样上路了。他被带到莫斯科来的时候，就仔细地记住了路线，太太接他走的那个村子离公路总共二十五俄里注60 远。怀着一种坚不可摧的勇气、一种绝望又快乐的决心，他走在路上。他走着，他的胸口完全敞开，两眼热切地直视前方。他急切地往前走，仿佛老母

亲正在家里等着他归来，仿佛在异乡陌生人中间经过漫长的流浪漂泊之后她又唤回了他……

夏夜降临，寂静、温暖，太阳落山的那一边，依然泛着白光和正在消失的最后一抹绯红，而另一边，升腾的是一片青灰色的暮霭。夜色正从那里缓缓降临。四周，成千上百只的鹌鹑在聒噪，长脚秧鸡们你方唱罢我登场……格拉西姆听不见这些声音，也听不见树林在黑夜里随处可闻的窃窃私语，尽管他正迈着有力的步伐经过，但他闻到了他熟悉的漆黑田野里飘过来正在成熟的黑麦的香气，而故乡吹来的风轻轻吹拂他的脸，吹拂他的头发、胡须，他都感受到了；他看见眼前这条月光下的路—— 回家的路，像一支笔直的箭；他看见天空中数不清的星星照亮他的路途，他步伐坚定有力，精神饱满，像一头雄狮，当晨曦的温润红霞照在这位长途跋涉的年轻人身上的时候，莫斯科城和他之间的距离已经超过三十五俄里了……

又走了两天，他到家了，到了自己的小窝。他的到来让那位外迁来的士兵妻 注61 万分惊讶。在圣像前祷告一番之后，他立即去找村里的工长。工长先是大吃一惊，但考虑到刈草的季节刚好开始，工长马上往格拉西姆这位出色的劳动力手里塞了一把割草的大刈刀，他就像多年前一样下地割草去了。他割草的姿势一挥一拢那么潇洒，村里其他的男人只有挨骂的份儿了……

而在莫斯科，格拉西姆逃走的第二天，他们到处寻他不见。他们跑到他的阁楼，翻了一个底朝天也没有找到他，遂报告加夫里拉。加夫里拉也来了，看了看，耸耸肩，认为哑巴要么逃走了，要么跟他那条傻狗自沉河底了。他们跟警察局报了案，也禀报了太太。老太太大发雷霆，气得哭了一场，吩咐无论如何都要找到他，她还声称，她从未下过杀死那条狗的指令，直到最后，加里夫拉让她骂得都快不行了，整天摇着脑袋只会说一个：“嗯！”赫沃斯特大叔开导不了他的时候也拿这个跟他说：“嗯—— 嗯！”直到最终传来了格拉西姆回到村里的消息，老太太才稍稍安下心来。起先她吩咐立即将格拉西姆押回莫斯科，不过随后她又说，她完全不需要这种忘恩负义的人。再说，这件事发生后不久她自己也去世了；她那些遗产继承人也顾不上格拉西姆 ；他们还将母亲所有的家奴都按照赔偿代役租的方式遣散了。

格拉西姆一直活到现在，当他的佃农，住在自己的小木屋里；他跟往昔一样健壮，干着跟昔日一样一人顶四人的活儿，依然跟昔日一样矜持、守规矩。可邻居们也发现了，从莫斯科回来之后他就再不跟别的女人们打交道了，甚至都不看她们一眼，一只狗他也没再养过。“不过呢，”男人们闲聊时说，“不需要娘们是他的福气；可是狗—— 他养狗有什么用处？就是绑好了的小偷，你也拖不到他跟前院子

里去的！”关于哑巴力大无比的传说就是这些。

注48　俄尺或音译“阿尔申”，1 俄尺约等于 0．71 米。俄寸或音译“维尔肖克”，1 俄寸约等于 4．45 厘米。男仆身高约 195 厘米。（译注。除“原注”外，其他均为“译注”。下同。）

注49　俄罗斯重量单位，1 普特约等于 16．38 公斤。

注50　指彼得堡。

注51　1612 年米宁和波扎尔斯基率领军队打败了入侵的波兰军队，解放了莫斯科。为纪念二人，1812 年由伊凡·马尔特斯设计并建成米宁和波扎尔斯基纪念碑，立于莫斯科红场。纪念碑上波扎尔斯基坐着仰望天空，米宁站着用巨大的右手指向远方。此文中所说的“大手”即指此意。

注52　原文直译是“蠢得跟脚后跟一样”，这里转译，更符合汉语理解习惯。

注53　原文直译是“山杨树木头”，这里转译。

注54　“塔季雅娜”的爱称、昵称。

注55　“格拉西姆”的小称、蔑称。

注56　旧俄时期贵族家庭东家出钱养着的女食客，一般来自乡下，并无具体的工作职责，只负责陪侍和取悦女主人。

注57　意即很遥远的地方、天涯海角，因为没有这样的地方。

注58　莫斯科地名，距离克里姆林宫不远，人们那个时候通常从这个地方跟友人道别过河到莫斯科河的对岸去。此文中，格拉西姆在此停下来告别，应是此意。

注59　旧时一种俄式、乌克兰式的宽松短上衣。

注60　旧俄丈量单位，1 俄里等于 1．61 公里。

注61　指沙俄时代士兵（通常是农民、农奴）的妻子。

阿霞 注62

注62　小说写于 1857 年，发表在《现代人》杂志 1858 年第一期，副标题是《N · N 讲述的故事》。

1

我那时候二十五岁左右—— N·N 开始讲述，显然，这已经是陈年旧事了。我刚挣脱樊笼到国外旅行，并非为当时人们所说的“完成学业”，单纯就为了“世界很大，我要去看看”。我健康，年轻，快活，钱花不完，无忧无虑，毫无牵挂，想干什么都行，简而言之，活得滋润潇洒。那时我从未想到，人非植物，岂能永远繁荣。青春年少享受着金灿灿的小糖饼，还以为这样的好日子可以天长地久，何曾想有时你会去乞讨一块小面包。可唠叨这个已没啥用处了。

我的旅行漫无目的，也没啥计划；我喜欢走哪停哪，一旦有去看新面孔—— 对，说的就是人—— 的想法，立刻就出发。只有人才能引发我的兴趣。我腻烦了那些新奇的纪念碑、非凡的收藏，千篇一律的导游只会让我觉得厌烦，在德累斯顿的《绿色拱廊》注63 珍宝博物馆我都快发疯了。大自然对我的影响意义非凡，只是我不太喜欢所谓的风景区、名山、悬崖、瀑布，我不喜欢被美景束缚和打扰。但面孔，活生生的人的面孔—— 人们的交谈、活动、笑声—— 要是缺了这些我可受不了。在人群中我总是感到轻松快乐；人群去到哪里我就会愉快地跟到哪里；人们欢呼我也欢呼，同时我还喜欢观察人们欢呼的样子。观察人就是我的消遣……但也许我并非跟踪他们—— 而是带着一种愉快、永远都填不饱的好奇心观察他们。但我又扯远了。

言归正传，大约二十年前，我住在德国莱茵河左岸一个简称“Z”的小城。我正寻求独处，我刚被一位泡温泉认识的年轻寡妇伤透了心。她很美，很聪明，跟所有人都调情—— 包括跟我这个罪人—— 刚开始她赞赏我，尔后却又无情伤害我的自尊心，让一位脸颊绯红的骠骑兵中尉取代了我。坦率地说，我心口的创伤还不是很深，但我必须花一点时间疗伤和排遣孤独—— 年轻就是好，玩什么都可以！——所以我来到小城Z 住了下来。

这座小城让我喜欢的是它处于两座山丘山脚下的地理位置，颓败的城墙，古老的教堂钟塔，几百年的橡树，亮晶晶流入莱茵河的那条支流上的陡桥，最重要的是小城拥有上好的红酒。太阳刚下山的时候（那时候是六月），小城狭长的街上总会有非常漂亮的德国姑娘们散步，她们遇到外国游客，就会用非常甜美的声音说：“Guten Abend！注64”甚至当月亮从老房子的尖顶上已升起来很高，在宁静的月光下连那些街道上的小石子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的时候，姑娘们还没有散去。

这个时候我就喜欢在城里闲逛，似乎月亮也正从天空中深情地凝望着这座小城，小城也感觉到了这种凝视，有感应、温顺地站在月光

下，一身洒满清辉，那安然的、又让灵魂难以平复的清辉。高高的哥特式钟楼穹顶上的风信鸡闪着浅白的金光；黑黝黝的河面也荡漾着一层层同样金色的折射光；细细的蜡烛灯火（德国人很会过日子！）从石墨铺就的屋顶下的小窗中带来一点低调的暖意；而葡萄园里的藤蔓将满树小胡子般毛茸茸的嫩枝从石墙缝里探出来；三角形广场那边的古井旁不知什么小动物跑进阴影里，打更人无精打采的哨子声突然传来，一条老实巴交的土狗低声吠叫。晚风温柔拂面，橡树散发出的甜味如此强烈，令人情不自禁地大口大口地深呼吸，“葛列特昕”注65 这个名字—— 不知道是感叹还是疑问，不由自主地脱口说出来。

小城Z 距离莱茵河只有两俄里远。我常常走路过去欣赏这条伟大的河流，不无愁绪地想起那位狠心的寡妇，那棵高大、孤独的白蜡树下的石凳上，我一坐就是很久。一尊一脸纯洁、被长剑刺穿心脏的小圣母像从白蜡树的树枝间忧伤地望过来。河对岸是另一座比我暂居的小城稍大一些、简称“L ”的城市。有一天晚上我坐在心爱的石凳上，一会儿望望河面，一会儿看看夜空，一会儿再转向那些葡萄园。我看见，一群浅色头发的男孩子在一条被拖到岸上倒扣着的刷了油漆的船上爬来爬去。河上的帆船静静地滑行，只是风吹得船帆并不紧；而波浪泛着绿光，一阵细浪又鼓起一阵细浪，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忽然我听到一阵音乐声，我侧耳倾听起来。L 小城奏响了华尔兹舞曲，大提琴时断时续，小提琴隐隐绰绰，管乐最嘹亮。

“这是什么？”我向一位朝我走来的老人询问，他身穿一件波利斯起绒坎肩，蓝色长袜，脚蹬一双带排扣的矮靿皮鞋。

“这个嘛，”他先把烟嘴从嘴的这一边挪到另一边，才回答我，“B 城大学生来这里聚会。”

“我是不是得去看看他们的聚会呢，”我这样寻思，“再说我也没去过L 城。”我找到一位摆渡艄公，直接向对岸划过去。

注63 绿色拱廊(德语： Grünes Gewölbe)，又名“绿穹隆”，为德累斯顿王宫著名建筑。

注64 德语：晚上好。（原注）

注65 葛列特昕（德语： Gretchen ），歌德《浮士德》中女主人公的名字。

2

也许，并非所有人都知道什么是大学生聚会。这是某种特指的隆重宴饮，一般都是同一个地方或组织（Landsmannschaft 注66 ）的大学生聚在一起游戏娱乐。几乎所有的宴饮成员都要穿上很早以前传下来的德国大学生制服：匈牙利式的服饰、长筒靴、帽圈上别着人们熟知的花朵的小圆帽。大学生们午饭前就在学兄（高年级的大学生）带领下集合好了。宴饮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清晨，大吃大喝，唱歌，唱Landesvater 和Gaudeamus 注67 ，抽烟卷，斥责市侩分子，聚会有时候还会聘请乐队参加。

L 城一家挂着“太阳”招牌的小旅馆门前，临街的花园里，正在举行这样的宴饮聚会。无论旅馆屋顶还是花园里，到处都彩旗飘飘。修剪整齐的椴树下，大学生们坐在餐桌后，一条斗牛狗就躺在一张桌子下面。另一边，在爬满爬墙虎的凉亭里，乐师们被安置在那里，他们演奏得很卖力气，不时喝点啤酒为自己打气助威。街上，花园的矮墙边，已经聚起足够多的人：善良的L 城居民可不想错过这次与外来客人们同乐的机会。我也挤在这些观众中间。看着大学生们的面孔，我也很愉快。他们拥抱、欢呼、青春恣意无邪的打闹、火辣辣的眼神、无厘头的笑声—— 世界上最美的笑声—— 所有这些血气方刚、鲜活生命的快乐浪花，这种勇往直前的冲劲儿—— 不论冲向哪里，只要是往前—— 这样美好的无拘无束感动了我，也点燃了我。“我要不要参加进他们中间去呢？”我问自己……

“阿霞，你玩够了吗？”忽然我的身后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他说的是俄语。

“咱们再等一会。”一个女生回答道，说的也是俄语。

我迅速回过身去……我发现一位非常英俊的年轻人，头戴一顶宽边檐便帽，身穿一件宽大的短外套，手挽着一位个子不算太高、头戴一顶大草帽的女子，女子的大半边脸都被帽檐遮住了。

“你们是俄罗斯人吗？”我几乎是脱口而出。

年轻人笑了笑，回答说：“是的，俄国人。”

“我怎么也想不到，在如此偏僻之地……”我说。

“也出乎我们的意料，”他打断我，“那又如何？岂不是很好？请允

许我自我介绍：我叫加京注68 ，而这位是我的……”他略微踌躇了片刻，“我妹妹。请问您尊姓大名？”

我自报了家门，于是我们攀谈起来。我才得知，加京跟我一样也是为了自我消遣在四处旅行，一周前刚来到L 城，也被小城迷住了。说老实话，我并不太喜欢在国外跟俄罗斯人搭讪。打老远从走路的姿势、穿着打扮，最主要的是他们脸上的表情，我就能认出他们。自负、目空一切、颐指气使的神情，会突然变得小心而胆怯……整个人猛然变得戒备心很强，眼神闪烁不定……“我的天啊！我不会说了不合时宜的话吧，大家不会笑话我吧？”—— 这急促的眼神好像在说……过了一小会儿—— 又恢复了一脸神气，这神气间或与呆滞的困惑相交替。是的，我有点烦俄罗斯人，但加京几乎是一下子就让我喜欢上了。人世间就有这样幸福的面孔：让任何人都喜欢看，让你确实觉得温暖和亲切。加京就拥有这样的面孔，令人喜爱、亲和的面孔，大眼睛闪着柔和的光，一头柔顺的卷发。他说话的时候，即使你没看到他的脸，单凭他说话的声音就知道，他在微笑。

那位被他称为自己妹妹的姑娘第一眼就让我觉得俏丽可爱。圆圆的、略显黝黑的脸庞显出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细细的鼻梁、鼻子也小小的，完全是一脸童稚，一双眼睛又黑又亮。她身材匀称、楚楚动人，但似乎尚未发育成熟。她长得一丁点儿都不像她的哥哥。

“您愿意到我们家来玩吗？”加京问我，“我们似乎凑德国人的热闹也太久了。真的，要是我们的大学生的话，早就砸烂玻璃摔断椅子腿了，可这些大学生太过谦虚拘谨。你怎么想，阿霞，要不我们回家吧？”

姑娘同意地点了点头。

“我们住在郊外，”加京继续说道，“住在葡萄园里，一所独立的房子里，地势很高。我们那里景色很棒。房东太太答应给我们做好酸牛奶。现在天也快黑了，您最好是在月光下渡过莱茵河。”

我们一起出发了。穿过低矮的城门（鹅卵石砌成的古城墙将小城四面围合，甚至城墙上的一些炮眼还清晰可见），我们在一片田野中穿行，再沿着石头围墙走了一百多步，在一扇又窄又小的围墙门前停了下来。加京推开小门，引导我们沿着陡峭的小径向山上行进。路两旁，呈阶梯状的葡萄园生机盎然。太阳刚刚落下山，一条细细的、艳红的光带映射在绿色的藤萝和高高的葡萄雄蕊上，映射在连绵不绝、分布着大大小小岩层的干涸大地上，映射在那所有着黑色的斜屋顶和开着四扇明亮小窗户的小房子的白墙上。那所房子就在我们攀爬的这

座山的山顶上。

“我们的住处到了！”我们刚接近那所房子，加京就喊了一声，“女房东送酸奶来了。Guten Abend注69 ，夫人！……我们马上就坐下来吃饭，但在这之前，”他又补充说，“您望一望周围……风景如何？”

景色真的美极了。绿色葱郁的两岸之间，银光闪闪的莱茵河静卧在我们眼前，有的地方又呈现出落日血红色的金光。立在岸边的小城的所有建筑物和街道都一览无余，山丘和原野逶迤起伏。朝下看万物美好，而仰头望景色又更胜一筹：特别令我赞叹的是天空的纯净和深邃，表明空气非常透明。清新而又轻盈的风儿徐徐吹拂，微波摇荡，好像这身处高处的风儿亦已更觉自由自在了。

“您选了一所无与伦比的房子。”我说。

“这都是阿霞找来的，”加京回答。“喂，阿霞，”他继续说，“你张罗一下，把所有吃的都送过来。我们要在露天晚餐。这里音乐声听得更清楚。您注意到这一点了吧，”他冲我转过身，补充说，“有一类华尔兹在跟前是听不出道道来的，只是低级、粗鄙之声，而倘若在远处聆听，简直好听至极！并且能拨动您所有浪漫的琴弦。”

阿霞（她的真实名字叫安娜，可是加京一直喊她阿霞，所以请允许我也这样称呼她）—— 阿霞进到屋里，很快就跟房东太太一起返回来。她们二人抬来了一个大托盘，有一大罐牛奶、餐碟、勺羹、糖、果浆、面包。我们各自就位坐好，享用晚餐。阿霞已摘掉了草帽，她一头黑发，发式梳剪得跟个男孩子一样，只是一大绺一大绺的卷发垂下来遮住了她的脖颈和耳轮。一开始阿霞跟我害羞认生，加京就跟她说：“阿霞，看把你吓的！他又不咬人。”

她笑了，过了一会儿就主动跟我说起话来。我从未见过有比她更爱动的人。她一刻都不会安静地坐着，她起身，跑进屋再跑出来，小声哼着曲子，总是带着笑，如此反复多次。感觉她笑不是因为听见什么而笑，而是因为跑进她脑子里的各种各样的想法而笑的。她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晶莹清澈而勇敢，而有时她眼睑微闭，那时她的目光就变得格外深沉而温婉。

大家一起聊天聊了两个小时左右。白天已尽，而夜晚，起初是华灯绽放，尔后夜色明亮而鲜艳，再然后苍白、暗淡而模糊，静静地凋落之后终于消融在夜幕之中，而我们的交谈还在继续，像我们周围的空气一样友好而温和。加京差人送来了一瓶莱茵葡萄酒，我们慢悠悠一口一口地喝完了它。音乐声一如既往地飘来我们这里，愈发甜蜜而

温柔。万家灯火在小城里点燃，也在莱茵河上亮起。阿霞忽然脑袋一沉，头发就垂下来遮住了双眼，她沉默起来，又叹了一声，接着跟我们说，她想歇息，就回屋里去了。但我看见，她并未点亮蜡烛，而是在没关严实的窗后面站了很久。月亮终于完全升到中天，莱茵河上月光弄影，万物有些闪着银光，有些变得暗淡，一切都因月光而变，甚至我们棱面的红酒杯也染上了一层神秘的光泽。风停息下来，仿佛收拢翅膀，凝固般一动不动，夜色沉沉的大地上吹来阵阵芬芳的暖流。

“该告辞了！”我喊了一声，“否则，我可能连一个老艄公也找不到了。”

“是不早了。”加京也跟着说。

我们起身顺着小径下山。忽然有几块小石子在我们身后滚落下来，原来是阿霞又赶上了我们。

“你难道不睡觉？”哥哥问她，但她一句话也没说就跑到我们前面去了。

旅馆花园里大学生们点起的油灯盏子还有一些奄奄一息的微亮，照着下面的树叶，让它们看起来像似有了一种节日的梦幻般的模样。我们在岸边找到了阿霞：她正跟船工交谈。我跳进船舱，跟我的新朋友们挥手作别。加京答应翌日回访我，我握了一下他的手；再将手伸向阿霞，可她只是看了我一眼，摇了摇头。小船划离了岸边，被湍急的河水带走。船工是一位健硕的老头，他将橹插入黑色的河流中，使劲儿地摇。

“您划到月亮柱子上去了，您把水中的月亮打碎了。”阿霞冲我喊着。

我垂下眼睛，小船周围漆黑一片，波浪摆晃如摇篮。

“再见啦！”她的声音再次响起。

“明天见。”加京跟在她后面喊道。

小船靠了岸。我上了岸，回身眺望。漆黑的对岸已经人影不辨。而月光之柱架起的一座金桥跨过了整条河流，好像专门为了应和告别似的，此时传来了拉涅尔[注70]华尔兹舞曲。加京说得对：我感受到了，我的全部心弦都在战栗，只为回应那迷人的旋律。我穿过黑暗中的田野走回家，慢慢地吮吸着芳香四溢的空气。走进自己房间的时候，我的周身充盈着一种漫无目的、无尽无穷、甜蜜的困倦。

我感到自己是一个幸福的人，但我的幸福因何而来？我无欲无求，我什么也没去想，我只是感到幸福。

无限的愉悦和恣意纵情几乎让我笑出声来，我钻进被子，合上了眼睛，这时我才突然意识到，整个夜晚我一次都没有想到过我那位冷酷无情的美人寡妇……“这意味着什么呢？”我问自己，“难道我并未爱过？”尽管我给自己提了这个问题，实际情况却是，我立刻就睡着了，就像摇篮中的婴儿。

注66　德语，意即“大学中外国学生的同乡会”组织；另一名称为“侨联会”。

注67　Landesvater，德语，18世纪德国兴起的一种大学风俗，大学生集体头戴别着刀剑的帽子，齐声合唱的一种庆祝歌曲；Gaudeamus，德语，德国大学生之歌。

注68　加京其实是一个姓。这里年轻人只说了自己的姓氏，表示一种亲热、非正式。

注69　见前注，德语：晚上好。（原注）

注70　即约瑟夫·拉涅尔（1801——1843），指挥家、小提琴家、钢琴家，与大施特劳斯共同被称为维也纳华尔兹舞的奠基人。

3

第二天早上（我已经醒来，只是还未起床）我听见窗户下边有手杖的敲击声传来，一个声音唱了起来，我立刻听出来是加京的声音：

“你还在睡吗？我要弹吉他把你吵醒……注71 ”

我赶紧起身为他开了门。

“您好，”加京边进屋边打招呼，“我叨扰您有点太早了，可是您看看啦，多好的早晨。空气新鲜、雨露滋润，还有百灵鸟在歌唱……”

他的头发卷曲，很有光泽，脖子露在外面，脸颊红润，他自己就像这个清晨一样新鲜水灵。

我穿好了衣服。我们一起走进小花园，在长凳上坐下来，让人送来了咖啡，开始闲聊起来。加京给我讲述了他未来的打算：他拥有一笔数目可观的钱财，不必依赖任何人，他有意将余生献给绘画事业，只是后悔自己起心动念有点迟了，白白浪费许多光阴。我也把自己的设想跟他提了，是的，捎带着也把我倒霉的情史向他做了袒露。他带着一种宽容的表情听完我的故事，可是照我看来，在他那里我并未博得对我不幸情史的强烈同情，他只是出于礼貌的原因，跟着我长叹了两声。加京提议我随他回家看看他的绘画草图，我立刻就同意了。

我们并未见到阿霞。据房东太太讲，她看一处“遗址”去了：距离小城L 约莫两俄里的地方残存有一处地主庄园的遗迹。加京给我看了他所有的画。他的画作充满生活气息和真实的场景，也含有某种自由宏大的气质，但是没有一幅画是画好了的，所以给我一种随意和不很自信的感觉。我把自己的意见很坦诚地告诉了他。

“是的，是的，”他接住话头叹口气说，“您说得对，这些画都不好，也不成熟，可又能怎么办呢！我没好好用功学习，还有万恶的斯拉夫人的懈怠性格总是难改。你若梦想着工作，就会像雄鹰一样翱翔，甚至地球都能被你撬动—— 可真的要是动起手来，立刻就变得没那么强大，并且觉得劳累辛苦。”

我开始说一些鼓励他的话，但他摆摆手，把画作收拾成一堆，扔

到了沙发里。

“假如我有点儿耐性，也许我还能做出点小成绩，”他从牙缝里挤出一句，“没有耐性，就只会当一个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我们还是去找一下阿霞吧。”

我们出发了。

注71　摘自普希金的诗歌《伊涅泽尼亚，我在这里……》。

4

通往遗址的那条路沿着一条狭窄的、林木茂盛的山谷斜坡弯弯曲曲而行。谷底是一条在乱石中穿行的小溪流，溪水淙淙，好像急于汇入那条被猛然劈开的山脊阴影后静静闪耀的大河。加京指给我看一些幸运地被光线眷顾到的地方。听他说话，他就算不是一位风景画家，至少也是一位值得信赖的艺术家了。我们要找的遗址很快就到了。在一处光秃秃的岩壁之巅，一座四角塔楼矗立，整个儿都是黑色，主体仍然坚固，但被一条纵向的裂痕一分为二了。塔墙上长满的青苔都快连到塔顶，有些地方爬满了爬墙虎，从发白的炮眼和坍塌的拱门中探出身来的是那些曲里拐弯的小灌木。石子路通向幸存的塔门。我们快到大门跟前的时候，一个女人的身影从我们眼前倏忽闪过，在一大堆废墟中快速地跑来跑去，最后舒舒服服坐在塔墙的一个台阶上，那下面就是万丈深渊。

“还真是阿霞！”加京喊了一声，“真是个疯子！”

我们走进塔门，不知不觉拐进到一个小院子里，野苹果树和荨麻长满了半个院子。梯阶上坐着休息的正是阿霞。她把脸转向我们，笑了起来，但并未挪动或起身。加京用手指头吓唬了她一下，而我大声责怪她一点都不注意安全。

“别说啦，”加京小声对我说，“不要惹她，您不太了解她，她也许还要爬到塔顶上去呢。您最好还是赞叹一下当地人的聪明伶俐吧。”

我四周看了看。有个小角落那里，一位老妇人在一处非常小的木头板搭的货摊旁坐着，一边织着毛袜，一边透过老花镜歪着头打量我们。她向游客兜售啤酒、糖饼和矿泉水。我们找了一个长凳坐下来，就着笨重的锡杯喝冰啤酒。阿霞还是坐在那里没动，盘着两腿，头上缠了一块薄薄的纱巾。她姣好的身材在明丽的天空映衬下显得格外突出和美丽，但我却怀着一种敌意的心情望着她。前一天我已经发现她有些焦虑，举止也不十分自然……“她想让我们吃惊，”我寻思，“可又为了什么呢？这又算哪门子的小孩子胡闹呢？”好像猜中了我的心思，她突然飞快地狠狠地盯了我一眼，又笑了起来，连续跳了两下就跳下了墙，走到老妇人跟前，跟她要了一杯水。

“你以为，是我渴了？”她冲着哥哥嘀咕了一句，“不是，墙那边开了一些花，需要尽快浇些水了。”

加京什么也没回复她；而她呢，手捧水杯，顺着废墟遗址往下攀

爬，时而停下来，弯下腰，带着一种调皮的郑重其事，为阳光下盛开的那些花儿一一洒下几滴水。她的动作非常迷人，只是我还是跟先前一样有点恼她，尽管她的轻盈和敏捷我也由衷地欣赏。有个危险的地方她故意尖叫了一声，随之哈哈大笑起来……我更恼她了。

“她蹦来蹦去，像一只山羊。”老妇人从手织袜子挪开视线片刻，自顾自嘟囔了一句。

终于，阿霞把杯中的水浇完了，才又蹦蹦跳跳回到我们跟前。她眉宇间、鼻翼和嘴唇都扬起一种奇怪的笑意，黑眼睛眯缝着，半是胆大妄为，半是兴奋异常。

“您觉得我的举止有失体统，”她的表情似乎在说，“顾不了那么多：我知道，您并不讨厌我。”

“真行，阿霞，真行啊。”加京小声说。

她似乎猛然害羞起来，低下长长的睫毛并像一个罪人一样低三下四地坐到我们这边来。我这才头一次可以仔细端详她的脸，她就像我刚看见的那样，有一张变化无常的脸。过了一小会儿，她整个脸孔开始变得苍白，现出凝重、几乎是忧伤的神情 ；我感到她的面容变得愈发清晰、端庄、单纯了。她整个人都静下来了。我们把遗址周围都走了个遍（阿霞一直走在我们后面），一路欣赏美景。这时，午餐的时间就快到了。跟老妇人结账的时候，加京又要了一杯啤酒，冲我转过身来，扮了个调皮的鬼脸高声祝酒：

“为了您心上人的健康干杯！”

“难道他，难道您有一位心上人吗？”阿霞突然问。

“可谁又没有心上人呢？”加京反驳。

阿霞沉思了一会儿，她的脸部表情又起变化了，又现出那种挑衅性的、几乎是不礼貌的笑。

返程回家的路上她又笑又闹得更离谱了。她折断了一根长长的树枝，扛在肩上当枪，用纱巾缠了头。我还记得，路上我们邂逅了一大家子的英国人，一律浅色头发，拘谨迂腐。他们一大家子人仿佛听到口令一样，带着一种冷静的诧异，眼睛瞪得大大地目送阿霞，而她，仿佛就为了气他们一样，大声唱起歌来。到家刚进门，她立刻就顾自回到自己房间去了，直到午饭开餐的时候才又露面，换上了她最好的裙子，头发梳得非常细致，一身束腰紧身的服饰，长长的手套一直套

到了手臂上。餐桌上她表现得非常彬彬有礼，几乎有点迂腐，几乎不吃东西，只勉强尝尝味道，从高脚杯中小口喝水。很显然她这是要在我面前展露出她的另一面—— 知书达理、有教养的贵族小姐的一面。加京没扫她的兴：显然，任何方面他娇惯纵容她已然成为习惯。他只是时常善意地望着我，轻轻一耸肩，似乎想说："她还是个小孩子，您就多体谅一下吧。"午餐刚一结束，阿霞起身站起来，冲我们行了一个屈膝礼，就系好了帽子，征求加京的意见：她可不可以去找路易莎太太注72 ？

"你何时曾问过我？"他回答，但这次在惯有的微笑中还带些窘态，"莫非你跟我们待腻味了？"

"没有，只是昨天我答应了路易莎太太去她那里的；况且我在想，你们俩单独待一会儿更好：N 先生（她指了指我）还能给你讲些什么呢。"

她说完就离开了。

"路易莎太太，"加京说，极力避开我的眼神，"本市前市长的遗孀，一位非常善良，并且十分单纯的老太太。她一下子就喜欢上了阿霞。阿霞比较喜欢跟低一级阶层的人打交道（我发现，这其中的原因始终是一种骄傲）。您也看见了，她被我娇纵坏了，"他沉默了一会儿，继续说道，"您让我怎么办呢？我从不会苛求谁，而对她就更不会了。我对她只能宽宏大量。"

我还是没搭腔。加京换了一个话题。我了解他愈多，对他就愈加欣赏。我很快就完全了解了他。这就是一位纯正的俄罗斯人，正直、诚实、单纯，但遗憾的是有点懒散、缺乏韧劲和内在的激情。他的青春没能迸发出来，只是散发着微弱的光。他既可爱，又聪明，但是我无法想象，他成年后能成为什么样的人。当一个艺术家……不付出艰苦、长期的劳作不可能成为艺术家……而辛劳，我想，瞧他那单薄的身形，听他那不慌不忙的腔调—— 不可能！而不劳动者不得食。可是若想不喜欢他是不可能的：心已经被他完全吸引住了。我们共同消磨了四个小时，要么坐在沙发上，要么在屋前慢慢散步；而正是这四个小时让我们彼此成为了知己。

太阳下山了，我也该回家去了。阿霞还没到家。

"她真是一个任性的丫头！"加京说，"要不要我来送送您？路上我们可以拐到路易莎太太那里，我要问问，她是不是在那里？拐的路不多。"

我们下山到了城里，拐进一条弯弯曲曲的窄巷，就停在了一所房子前，它宽不过两扇窗，却有四层楼那么高。楼的第二层比首层伸向街面更多一些，而三层、四层向街面伸出得比第二层伸向街面还更多。整栋房子都是老旧的雕花，下面客厅有两根粗柱子，还有陡立的瓦屋顶和顶楼像个鸟喙般探出来的部分，像极了一只驼背的大鸟。

“阿霞！”加京喊道，“你在吗？”

三楼一扇亮灯的窗户响了一下就开了，我们看到了阿霞乌黑的脑袋。她的身后是一位牙齿掉光了、眼睛都快瞎了的德国老妇人。

“我在这里，”阿霞回答，娇媚地把胳膊肘支在窗台上，“我在这里很好。这个给你，接着，”她接着说，将一枝天竺葵抛给加京，“想象一下我是你的心上人。”

路易莎太太笑了起来。

“N 要回去了，”加京说，“他想跟你告别。”

“是吗？”阿霞说，“这样的话把那枝花给他吧，我马上回家。”

她嘭地一下关上窗户，好像还跟路易莎太太行了吻别礼。加京默默地将那枝花递给了我。我一言不发接过花别在口袋那里，走到渡口，渡河而去。

我记得在回家的路上我什么也没有想，但是心情莫名地沉重，这时一股强烈、熟悉、但在德国又很少闻到的气味刺激了我。我停下来，就看见路边有不大的一畦大麻。它那草原的气息霎那间就让我想起祖国，从而唤起我内心浓烈的乡愁。我多想呼吸俄罗斯的空气，行走在俄罗斯的大地上。“我在这里干什么，为何漂泊异国他乡？”我喊了出来，这种我在心底感受到的致命重负突然变成了一种痛苦、锥心的激动情绪。

我回到家时的心情跟昨天完全不同。我感到自己几乎被激怒了，很久都无法平静。连我自己都搞不懂的懊丧击垮了我。末了我坐下来，想起我那位坏寡妇（我的每一天都会以正式地想一下这位女士而结束），抽出一封她的信。但我甚至都不用打开它：我的思绪马上就改变了方向。我开始想……想的是阿霞。我脑子里还记起了加京谈话中跟我提到的某些阻挠他返回俄国的障碍。“她真的是他的妹妹吗？”我大声地说。

我脱下衣服，躺好，努力要入睡，但是过了一小时我又从床上坐

起来，胳膊肘支在枕头上，又重新想起这位“任性、总是带着紧张兮兮微笑的小姑娘”。“她简直就像是法尔奈赛里的那位拉斐尔式的小噶拉德雅[注73]，”我小声地说，“是的，她不是他妹妹。”

而寡妇的那封信依然还在地板上，在明月之下泛着白光。

注72 “太太”一词原文为“ фрау ”，来自德语“ Frau ”，是对已婚妇女的一种尊称。

注73 法尔奈赛别墅(意大利语： Villa Farnesina)是位于意大利罗马的一座修建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别墅。众多艺术家，包括拉斐尔等都曾在别墅留下自己的作品。而海之女神噶拉德雅的肖像就是拉斐尔的绘画作品。

5

第二天早晨我又去了L 城。我说服自己我是为看加京而去，但暗地里却是想去看看阿霞的表现，看她是否还会像头一天那样“行为古怪”。他们俩我在客厅都遇到了，真是奇异的事情！—— 正因为我夜里和早上想念了俄罗斯那么多—— 今天阿霞给我的感觉完全就是一位俄罗斯姑娘，朴素得几乎像个女仆了。她身穿一件发旧的老式连衣裙，头发全都梳到耳后，坐得规规矩矩，在窗前的绣架上刺绣，贤惠、安静，就好像这一辈子她没做过别的事情一样。她几乎一句话都没说，顾自安静地看着自己手里的活计，此情此景如此难得、如此平凡，让我情不自禁想起我们老家那些叫卡嘉和玛莎的姑娘们。好像是为了应和般，她开始小声哼唱起《妈妈，亲爱的妈妈》。我望着她那有点发黄、变得暗淡的脸庞，又想起昨天那些冥想，不由得暗自神伤。天气好得出奇。加京向我们宣布，他今天要去写生。我问他，是否允许我陪着，我去了会妨碍他吗？

“恰恰相反，”他回答说，“您可以给我提出好建议的。”

他戴了一顶凡·戴克注74 式的小圆帽，穿上画画工作服，腋下夹着画板就出发了，我慢慢地跟上他。阿霞留在了家里。出门的时候，加京请她照看一下，别让煮着的汤太稀了，阿霞答应在厨房照看。加京到了我也熟悉的那个山谷，找块石头坐下，对着一棵树干上有个大窟窿、树冠遮天蔽日的老橡树画了起来。我躺到草地上随手抓起一本书，但我还没读上两页书，他也才涂抹了一张草图。我们更多的是在交流讨论，可以说，我们的交流理性、缜密，我们谈到了应该如何真正地下功夫，什么应该尽量避免，什么应该始终坚持，还有艺术家在我们当代具有哪些特别意义。加京最后承认他“今天没有灵感”，跟我并排躺下，于是年轻人之间那种自由自在的谈话很快就汩汩而出，时而热烈，时而发人深思，时而兴奋异常，但他几乎又总是使用一种俄罗斯人特别爱用的模棱两可的话语。聊够了，并带着一种我们完成了某件事情、达到了某种目标的那种满足感，我们就回家了。我看到的阿霞跟我离开她时的样子一模一样，无论我怎样努力留意观察她——连卖弄风情的影子都不见了，故意角色扮演的迹象也没被我发现，这一次要埋怨她扭捏做作的一点可能性都没有了。

“喔—— 嚯！”加京说，“自己开始斋戒与悔过啦。”

傍晚临近时她好几次都忍不住打起哈欠，并且早早地就回自己房间休息去了。不久我也跟加京告辞，回到家之后，我脑子里什么都不想：这一天在一种清醒的感觉中度过。但我唯一记得的一件事情就

是，躺下就寝时，我不由自主地大声说：“这姑娘真是个变色龙啊！”又想了想，我还接了一句：“但无论如何她不是他妹妹。”

注74　凡·戴克（ 1599 —— 1641 ），出生于安特卫普，比利时画家，擅长巴洛克风格的宫廷肖像画与宗教题材，是装饰性肖像画的创始人。

6

整整两个星期过去了。我每天都去拜访加京他们。阿霞似乎躲着我，不过再没有出现我们认识后头两天那种让我大吃一惊的淘气行为。她显得心有隐痛或难为情，笑得也少了。我还是好奇地留意观察她。

她的法语、德语都讲得很好，但处处表明，她打小就未曾得到女性的照料，所受的教育也是奇怪而不同一般的，与加京所受的教育没有丝毫共同之处。加京尽管戴的是凡·戴克式小圆帽，身穿工作服，他的身上依然散发着轻柔、半娇生惯养、大俄罗斯贵族的气息；而她不太像贵族小姐，她的言谈举止中始终有某种不安的东西存在：这棵野苹果树刚嫁接不久，这桶葡萄酒还有待养熟。她天性羞涩、脆弱，她懊恼自己的害羞，为了摆脱羞涩竭尽全力不惜做出夸张放肆、勇敢无畏的样子，但并不总是成功。有几次我想挑起话头谈谈她在俄罗斯的生活、她过去的事情：她对我的打探很不情愿回答，可我还是了解到，她出国前很长一段时间都住在乡下。有一次我见她在读书。她两手托头，手指深深插在头发里，两眼贪婪地读着。

“好！”我走近她的时候说，“您真勤奋！”

她抬起头，郑重并严肃地看了我一眼。“您以为我只会傻笑。”她说完就想溜走……

我扫了一眼书名：那好像是一本法国小说。“可是您选的书目我不敢恭维。”我说道。

“读什么书呀！”她嚷了起来，把书丢到桌上，继续说，“这样还不如出去玩呢。”说着就跑进花园去了。

还是那一天，晚上，我给加京朗诵《戈尔曼和多洛捷雅》注75。阿霞一开始在我们中间钻来窜去，后来忽然停下来，竖起耳朵，悄悄地坐到我身旁，一直听到我朗诵结束。翌日，我又不认识她了，也猜不到到底是什么跑进了她的脑子里：她学起多洛捷雅的贤惠持家和稳重端庄来了。总之，她对我而言像是个谜。她自尊心极强，哪怕我对她生气的时候，她也在吸引着我。只有一点我已经越来越确信：她不是加京的妹妹。他与她的关系不是兄妹之间的那种：太溺爱，太姑息，与此同时还有些“必须如此”的意味。

有一件奇怪的事情，显然，证实了我的猜想。

一天晚上，走近加京他们住处的葡萄园时，我发现围墙那扇小门锁着。稍稍思考后我就跑到先前我发现的篱笆塌掉的一处豁口，跨进了他们家的院子。离这个豁口不远，在小路的一边，有一座种满刺槐的小亭子；我已经快要走到跟亭子平行并眼看几乎快要经过时……阿霞的声音突然吓了我一跳，她一边嚷嚷，一边哭着说：“不，我谁也不想去爱，除了你，不，不，我只想爱你一个人—— 永远。”

“好啦，阿霞，别激动，”加京说，“我相信你，你知道的。”

他俩的声音在凉亭里散开。透过并不太密的树枝缝隙，他们两个我都看得清楚。他们没发现我。

“爱你，爱你一个。”她反复说着，扑过去缠着他的脖子，一边带着抽噎般的大哭一边开始亲吻他，使劲儿地往他怀里钻。

“好啦，好啦。”他又说了一遍，轻轻地捋着她的头发。

有一会儿我呆呆地站在那里……我猛然间醒悟过来。“走到他们跟前去？……绝不！”我脑子里一念闪过。我飞快地跑回到篱笆墙豁口处，跳过去走到大路上，几乎是一路跑着回到了自己家里。我笑了笑，搓了搓双手，仍然对突然间证实了我猜想的这件事情惊异不已（我一刻都不曾怀疑过这件事情的真实性），而同时我的心非常痛苦。“可是，”我在想，“他们俩可真会装啊！但为了什么呢？哄骗我有什么好处呢？我没想到他还留有这一手……那柔情的表白又是为了什么？”

注75　歌德的一首长篇叙事诗。

7

我睡得极差，第二天早上醒得很早。我背上行囊，告诉房东说今晚不要等我，就步行沿 Z 城之河溯流而上，往山里进发。这些山是“狗背”（Hundsrück注76）山脊的余脉，在地理学关系上非常令人好奇，它们以玄武岩岩层的整齐规范性和纯粹性而闻名，但我对地理学上的研究没有兴趣。我也不清楚我到底怎么了，我唯一清楚的只有一点：我不想再见到加京他们了。我说服自己，我之所以突然对他心生厌恶，唯一的理由就是他们耍滑头。谁在迫使他们以兄妹相称？然而，我竭力不去想他们，我在群山和峡谷中不紧不慢地徘徊游荡，在乡村小酒馆闲坐，跟老板和房客们友好地交谈，抑或躺到被太阳晒热了的扁平石头上小憩，看白云飘浮，幸运的是天气绝佳。有了这样的消遣，我在山里过了三天，并非全无乐趣，尽管我的心里时不时还在痛得发紧。我的心绪倒是跟那个地区宁静的大自然十分和谐。

我把自己完全交给了顺其自然的安静游戏，交给了纷至沓来的感受，这些感受从容地交替着从心底流过，最后留在那里，这三天我看见的、我感受到的、我听见的，所有的一切，都汇成了一个总的感觉：森林中松香淡淡的香气，啄木鸟的鸣叫声和啄木头的声音，阳光下溪流不知疲倦的闲谈喧闹，溪水的沙底游着的五颜六色的淡水鲑鱼，朦朦胧胧的山峦天际线，阴郁的悬崖峭壁，干干净净的小农庄和它令人肃然起敬的古老教堂、古树，湿地中的白鹳，闲适的磨坊里石磨不停地旋转，穿蓝坎肩、着灰色长袜的当地山民热情好客，有时由肥硕大马、有时又换成由奶牛拉着的慢条斯理的货车嘎吱嘎吱地响，而在两旁种满苹果和梨子的整洁道路上行走的还有年轻的长发徒步朝圣者……

就是现在，我那时候的经历和印象依然给我带来愉快的回忆。你好啊，德国！那个朴素的小地方有着你简单的快乐，到处可见你勤劳双手的印记，坚忍而从容的日日劳作……向你和这个世界问好！

直到第三天快结束的时候我才回到家。我忘记说了，因为怨恨加京他们，我曾试图将铁石心肠的寡妇形象复活，但是我的努力徒劳无益。我记得，当我准备想象她的时候，我看见的是一位只有五岁左右的农村小姑娘，长着一张充满好奇心的圆圆的脸蛋，一双无邪的鼓鼓的大眼睛。她满脸稚气天真地望着我……她清澈的眼神令我汗颜，我不想在她的面前撒谎，几乎是立刻就跟我以前的恋人作了最后、也是永远的鞠躬告别。

回到家里，我发现了加京留给我的便笺。我突然的决定令他大吃

一惊，他嗔怪我为何没带上他，并请求我一旦回来就去他们家做客。我读完这封便笺并不太高兴，然而第二天我还是去了L 城。

注76　德语，德国的一座山名。

8

加京像老友一样接待了我，给了我很多友善的责备，但阿霞，就像刚认识我那时一样故意、无来由地狂笑不已之后，还是照旧立即跑开。加京很是尴尬，在她身后嘟囔说，她疯了，请我谅解她。应该承认，我非常气恼阿霞，本来我就气不打一处来，而现在又见到她这种不自然的傻笑，这些扭捏作态。但我还是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一五一十给加京通报了我这次小小旅行的所见所闻。而他也把我不在期间做了哪些事情讲给我听。但我们的谈话进行得并不顺利，阿霞从房间跑进跑出，最后我解释说我有些急事需尽快回家处理。加京一开始挽留我，尔后认真地看了我一眼，主动提出送我。客厅里阿霞突然走到我跟前，一只手伸给了我，我轻握了一下她的手指，勉强屈膝告辞。我和加京一起横渡莱茵河，当经过那棵我最喜欢的白蜡树和树下的圣母小雕像时，我们在长椅上坐下欣赏美景。就在这里，我们之间进行了一次非常出色的谈话。

起初我们闲聊了几句，随后望着波光粼粼的河水，都陷入了沉默。

“请您告诉我，”加京突然发问，带着一种他平日常见的微笑，“您怎么看阿霞？您对她的印象一定有点奇怪，是这样的吗？”

“是的。”我回答得不无迟疑困惑。我没料到他会谈起阿霞。

“只有对她了解得一清二楚，才能准确评价她，”他说，“她的心地非常善良，但是有点愣头愣脑。与她相处很难。不过，别责怪她，特别是如果您了解到她的身世……”

“她的身世？”我打断他，“难道她不是您的……”

加京向我看了一眼。

“您是否认为她不是我妹妹？……不，”他继续说下去，没注意到我的惊慌失措，“她就是我的妹妹，她是我父亲的女儿。您听我把话说完。我觉得您可以信赖，所以我把一切都告诉您。

“我的父亲是一位非常善良、智慧、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但他并不幸福。命运对他不比对其他人更坏，但命运给他的头一次打击就将他击垮。他结婚早，恋爱结的婚，他的妻子，我的母亲，结婚后很快就去世了，母亲走时我才六个月大。父亲把我送到乡下，整整十二

年父亲哪里也没去过。他亲自负责我的教育，从未跟我分开，假如父亲的哥哥，我的亲伯父，没到乡下来做客的话。这位伯父平常久居彼得堡，官职显赫。伯父说服我的父亲将我托付给他来培养，因为父亲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搬离乡下进城。伯父跟父亲解释，像我那个年龄的男孩子住在完全封闭的环境里很不好，而且跟着一位我父亲这样郁郁寡欢、沉默寡语的导师，我必然会落后于我的同龄人，甚至我的习性也很容易被带坏。父亲很长时间都反对自己哥哥的谏言，最终却还是做出了让步。跟父亲告别的时候，我哭了。我爱他，虽然从未在他脸上看到过微笑……但一旦到了彼得堡，我很快就把我们那个阴暗、不快乐的窝给遗忘了。我上了一所士官寄宿学校，学校毕业后就转入了近卫军团候任。每年我都会回到乡下待几周，而我一年年地发现父亲愈来愈忧郁，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到了脆弱的地步。他每天都去教堂，几乎对说话都完全生疏了。

“一次我回家的时候（我那时二十刚出头），我头一回在我们家里见到一位约莫十岁光景、瘦瘦的黑眼睛小女孩—— 阿霞。父亲说她是被他领养的一个孤儿—— 他就是这样说的。我并没有特别注意她；她认生、敏捷、不太爱说话，像个小动物一样，我一走进我父亲最喜欢的那间房间，巨大、光线阴暗的房间（那里也是我母亲去世的房间，大白天也会点着蜡烛），她立刻就会躲到父亲的伏尔泰扶手椅或者书柜后面。那之后的三四年，我因为服役无法住在乡下。每个月我都能收到父亲简短的来信，关于阿霞他很少提及，提也是一带而过。他尽管已经五十开外，但看起来跟一个年轻人似的。突然，事先毫无征兆，我接到家里总管家的一封信，信中他报告了我父亲病危的消息，恳求我如果想给父亲送终必须赶快返回家。您能想象得到我的惊恐。我风驰电掣地赶到家，父亲还活着，但也只剩下最后一丝呼吸了。我的突然出现让他很高兴，他用一双干瘦如柴的手搂着我，用一种既非探寻也不是恳求的眼神久久地看着我的眼睛，要我发誓完成他最后的遗愿，说着就吩咐自己的贴身男仆领来了阿霞。男仆带着她进来了：她勉勉强强地站在那里，浑身都在发抖。

“‘听着，’父亲吃力地对我说，‘我现在把我的女儿—— 你的妹妹托付给你，雅科夫会告诉你一切，’他指着贴身男仆补充了一句。

“阿霞嚎啕大哭，脸朝下倒在床上……过了半个钟头，父亲就去世了。

“这就是我知道的。阿霞是我父亲和母亲以前的侍女塔季雅娜生的女儿。我对这位塔季雅娜记得很清楚，记得她身材高挑、匀称，她面容美丽、端庄、聪明伶俐，一双大大的黑眼睛。大家都公认她是一位骄傲、不可接近的女孩。因为我从雅科夫恭敬、吞吞吐吐的话语中

能够明白，我的父亲跟她走在一起是在我母亲去世几年之后的事情。那时，塔季雅娜已经不住在老爷的房子里了，而是跟她已结了婚的姐姐、一位牲畜饲养员住在一所农村小木屋里。父亲被她深深迷住了，我被从乡下送走之后他甚至想娶她，但她不同意做他的妻子，不理会他的求婚。

“‘已故的塔季雅娜·瓦西里耶芙娜，’雅科夫站在门边，双手背在身后，跟我这样禀报，‘她明白事理，不愿意让您父亲蒙受耻辱。我算是您的，她说，什么妻子呢？我是个什么贵族太太？她就是这样说的，当着我的面这样说的，少爷。’

“塔季雅娜甚至不愿意搬到我们家住，她继续跟她的姐姐生活在一起，带着阿霞。而小时候我只有每逢节假日才能在教堂看到塔季雅娜。她头上缠着一块黑头巾，披着一条黄色披肩，人群中她常站在窗户附近，她端正的剪影在透明的窗玻璃上清晰可见，她谦卑又郑重其事地祈祷，深深地鞠躬，一切都依照古老的仪规。伯父带走我的时候，阿霞刚两岁，而阿霞九岁那年，她失去了自己的母亲。

“塔季雅娜刚一去世，父亲就把阿霞接到自己的家。他以前就表达过要把她带在身边的意愿，但塔季雅娜连他这个要求也拒绝了。您可以想象一下，阿霞刚被领回到贵族大宅的时候，她身上会发生的变化。她直到今天仍无法忘记她头一次穿上丝绸连衣裙和人们亲吻她小手的那个时刻。她母亲活着的时候对她管教很严，而在父亲这里她享有完全的自由。他是她的老师，除了他，她见不到任何人。他没有娇惯她，也就是说并不溺爱她；但他非常疼爱她，所以从不违背她的任何要求：他打心底认为自己在她面前是个罪人。阿霞很快就明白了，她是家里的重要人物，她还知道，主人就是她的父亲，可她也很快明白了自己名不副实的地位，她的自尊心越来越严重扭曲，对他人的不信任也一样，不良习气生了根，单纯消失殆尽。她希望（她曾向我承认过一次）让全世界都忘记她的出生，她既为自己的母亲羞愧，也为自己的羞愧而惭愧，于是又为母亲骄傲。您看见了吧，她懂得很多，并知道太多在她那个年纪本不该知道的……可难道这是她的错吗？她有着青春的活力四射，热血奔腾，而身边没有一只手能为她指点。一切都完完全全由自己做主！可难道这是容易驾驭的事情吗？她不想比别的贵族小姐差，她一头扎到了书堆里。这又能成什么器呢？错误地开始的生活，结果还是错误，但是她的心灵没有受到污染，慧根也得以保全。

“您瞧见了吧，我，以二十岁左右的小小年纪，稀里糊涂就接手照管了一位十三岁的小姑娘！父亲过世后最初的那些日子里，只要我咳嗽一声，她浑身就像打摆子一样发抖，我的呵护让她烦透了，渐渐

地她才适应了我。当然，当她随后确认了我真的把她当成自己的妹妹并像爱妹妹一样爱她的时候，她又无比依恋于我：她的感情从没有打过任何折扣。

“我把她接到了彼得堡。不论跟她分开我有多么痛苦，我却无论如何也不能跟她在一起生活，我把她安顿到一所最好的女子寄宿学校。阿霞明白我们必须分开，可刚分开她就生病了，差一点死掉。后来她才忍受下来，在寄宿学校生活了四年，但与我的期望相反，她几乎跟上寄宿学校前没什么两样。寄宿学校的女校长总是跟我抱怨投诉。‘又不能处罚她，’女校长对我说，‘来软的她也不吃。’阿霞的领悟能力非常好，学习成绩比别人都优秀，可就是怎么也不太合群，固执、孤僻……我不能责备她太多：以她的处境来说，她要么会阿谀奉承，要不就是孤僻认生。所有的女同学里面，她就跟一个难看而穷困潦倒的女生处得好。剩下的跟她一起上学的那些贵族小姐们，都是名门望族，可都不喜欢她，挖苦她，穷尽所能刁难她，阿霞对她们一丝一毫也不让步。有一次上宗教法学的时候，老师说到了关于恶习的问题。‘谄媚和怯懦—— 就是最坏的恶习。’阿霞大声说道。一句话，她就是我行我素，唯一好的一点是她的举止变好了一些，尽管这方面她似乎也没好太多。

“后来，她满十七岁了，再让她留在寄宿学校已无可能。我的处境十分艰难。突然我心生一计：退役，带上阿霞一起到国外旅行一到两年。说到做到，这不，我和她一起来到了莱茵河边，这里我努力学画画，而她……一如既往地任性胡闹。但是现在我希望您别过于严苛地指责她。她尽管假装什么都无所谓，其实每一个人的意见她都很看重，特别是您的意见。”

加京又露出了他那安静的微笑。我紧紧地握了一下他的手。

“一切就是这样，”加京又说，“只是她真是我的麻烦。她真是个火药桶。直到今天她还是对谁都不中意，可要是让她喜欢上了，那才叫倒霉！有时候我都不知道如何跟她相处。前些天您知道她想出了个什么主意：忽然要让我确认，我是不是跟以前相比待她冷淡了，还说她只爱我一个，这辈子只会爱我一个……说到这些的时候她就那样放声大哭起来……”

“原来如此……”我刚开口说，又咬住舌头说不下去了。

“那您能告诉我，”我问加京—— 我们之间看来已需要开诚布公了，“她真的直到今天都没有一个喜欢的人吗？在彼得堡她可是应该见过不少年轻人的。”

“那些人她完全不喜欢。不，因为阿霞需要一位英雄，一个非一般的人—— 或者像油画上那样的山谷里英俊潇洒的牧羊人。不过，我跟您聊得也太久了，耽误您了。”他一边说，一边站起身。

“您听我说，”我接过话，“我们到您家里去吧，我还不想回家。”

“您要办的事情呢？”

我没做声。加京善解人意地笑了笑，我们又回到了L 城。一看到熟悉的葡萄园和山顶那所白色的房子，我就有了某种甜蜜的感觉——是那种由衷的甜蜜。听完加京的叙述之后，我轻松多了。

9

阿霞在屋门口迎接了我们，我本以为又会看到她的微笑，可她显得脸色发白、沉默、两眼低垂。

“他又回来了，”加京打破沉默，“请注意，是他自己想回来的。”

阿霞狐疑地看了我一眼。我借机把一只手伸给了她，这一回我紧紧地握住了她冰冷的手指。

我是那么怜惜她，现在我懂她很多了，而以前那些只会令我糊涂：她内心的不安、不能自控、喜欢炫耀—— 这些我都一目了然。我明白了为何这位古灵精怪的女孩吸引了我，并不仅仅是她瘦弱的身躯散发出来的半野性的魅力吸引了我，我还喜欢她这颗心灵。

加京开始忙着鼓捣自己的绘画，我提议阿霞跟我一起去葡萄园散散步。她马上同意了，带着高兴和几近顺从的意愿。我们下到半山腰，找了一块很长的石板坐下来。

“我们不在的时候您不会寂寞吗？”阿霞开口说。

“那我不在的时候您寂寞吗？”我也问。

阿霞从侧面瞅了我一眼。

“寂寞。”她回答。“山里好玩吗？”她马上转了话头继续说，“山高不高？比云彩高吧？告诉我您都看见什么啦。您跟哥哥倒是说过了，可我什么也没听见。”

“您自己要走开的。”我指出。

“我走开……因为……我这下不走开了，”她声音里有一种信任的温柔，“您今天情绪不好。”

“我？”

“对，您。”

“这从何说起，得了吧……”

“我不知道，但您生气了，生着气离开了。我很懊恼您那样离

开，我很高兴您回来了。”

“我也很高兴能回来。”我小声说。

阿霞耸了耸肩，就像小孩子高兴的时候常常做的那样。

“喂，我会猜谜！”她继续说，“经常是这样，我从隔壁房间爸爸的一声咳嗽就能判断爸爸今天对我是否满意呢。”

直到今天之前阿霞一次都没有跟我提过自己的父亲。我感到很惊奇。

“您爱您的爸爸吧？”我刚一说完，突然发现，我脸红了，这让我十分难堪。

她什么也没说，脸也红了。我们俩都默不作声。远处的莱茵河上驶过一条冒着浓烟的拖船。我们望着它。

“您怎么不说话了？”阿霞嘀咕了一句。

“今天您干吗一看见我就使劲儿地笑了？”我问。

“自己也不晓得。有时候我想哭，可我却笑了。您不要……只凭我做的那些事判断和评价我。哎，说说看，洛烈列雅注77 的故事是怎么回事？要知道，这里就能看见的那块礁石就是她吗？传说，以前她能让所有的人落水，可自从她爱上一个人之后，却自己投河了。这个传说纠正了我的看法。路易莎太太跟我讲了许多各式各样的故事。路易莎太太还养了一只黄眼睛的黑猫……”

阿霞抬起了头，甩了甩一头卷发。

“啊，我感觉真舒服。”她说出声来。

这时，一阵断断续续、单调的声音传到我们耳边。几百个人的声音合在一起用一种有节奏的节拍在反复祈祷诵唱：一群擎着十字架和神幡的祈祷者在山下的路上行进……

“咱们要不要跟他们一起走？”阿霞一边说，一边侧耳听着愈来愈微弱的祈祷声。

“难道您也是虔诚的教徒吗？”

“去到远一点的随便什么地方，去祈祷、去完成一件艰难的壮举，”她继续说，“否则，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而我们做了什么呢？”

“您真有志向，”我说，“您要的是不能白活一场，要身后留名，雁过留声……”

“难道这是不可能的吗？”

“不可能。”我差点跟着她说……但我望着她明亮的眼睛，只说了一句：“加油吧。”

“请告诉我，”阿霞沉默一会儿后又开口了，沉默的时候不知道哪里来的一片阴影遮住了她本已苍白的脸，“您很喜欢那位太太吧……您还记得吗，就是我们认识的第二天，哥哥在废墟遗址那里为她的健康干了一杯？”

我笑了起来。

“您哥哥开玩笑的，我没喜欢过哪位太太，至少现在还没喜欢哪一个。”

“您喜欢哪一类型的异性？”阿霞头往后一仰，带着天真无邪的好奇心问我。

“好奇怪的问题！”我喊出声。

阿霞稍微有点不好意思。

“我真不该跟您提这样一个问题，是这样吗？请原谅我，我脑子里想到什么，就聊个没完没了。正因为如此我才害怕聊天。”

“上帝保佑，您说吧，别害怕，”我鼓励她，“我太高兴了，您终于不跟我认生了。”

阿霞垂下眼，轻轻地微笑了起来，我不知道她还会这样笑。

“您继续说呀，”她说着，捋了捋自己的裙子皱褶，在自己的腿上把裙子整理好，她坐得可够久的了，“说话或读点什么吧，就像上次，您记得的，您为我们朗诵过一节《奥涅金》的……”

她忽然沉思了。

“那里现在只剩下十字架和树枝的影子

长伴我脸色苍白的妈妈！”

她低声念道。

“普希金的原诗里不是这样注78 。”我说。

“而我多想我就是塔季雅娜。”她说的时候还是若有所思。“您说说吧。”她急切地说。

可我顾不上给她讲故事。我望着她，整个人都沐浴在明媚的阳光里的她，安静的她和温柔的她。在我们周围、我们脚下、

我们头上—— 天空、大地和河流，一切都洋溢着欢乐的气氛，而空气似乎也充满了熠熠的光辉。

“您看，这多么美好！”我情不自禁地压低声音说。

“是，太美了！”她也低声回答，并没看我，“要是我和您变成鸟儿的话多好呀，我和您就可以展翅高飞，在天空中翱翔……直到最后融入这一片蓝色……可惜我和您变不成鸟儿。”

“但我们可以长出翅膀。”我反驳。

“怎么会呢？”

“等您长大了—— 就会明白。有一些情感能将我们升华，让我们离开地面。别担心，您会长出翅膀的。”

“您有翅膀了吗？”

“怎么跟您说呢……也许，我直到如今还未曾飞过。”

阿霞再次陷入了沉思。我稍微靠近了她一点。

“您会跳华尔兹吗？”她突然问我。

“会跳。”我答道，有些迷惑不解。

“那我们快走吧，走吧……我让哥哥给咱们奏一曲华尔兹舞曲……我和您就可以想象我们在飞，我们已长出了翅膀。”

她向房子那边跑过去。我跟在她后面跑，过了一会儿，在拉涅尔甜蜜的舞曲声中，我们已旋转在一间窄小的房间中了。阿霞的华尔兹跳得很美，令人陶醉。她那处女的端庄脸庞忽然显露出某种轻柔、成熟女性的风韵。

过了好久，我的手臂还能感觉到她皮肤娇柔的触感，过了好久，我还能听到她急促的、贴得很近的喘息，而苍白但又因卷发乱飞而变得生动的脸上那双幽深、聚精会神、几乎是闭着的黑眼睛也久久地在我面前梦幻般闪现。

注77　洛烈列雅是莱茵河上一块能发出回声的悬岩的名称，位于德国波恩以南一百多千米处的峡谷东侧。后在民间传说中被喻作一个美貌的女妖。据说有个少女因情人不忠，愤而投河，死后化为水妖，坐在这块岩石上，一面梳头，一面歌唱，用歌声引诱船夫触礁沉船。

注78　普希金的长诗《奥涅金》中写的是“乳母”，不是“妈妈”；下文中的“塔季雅娜”是长诗的女主人公。

10

整整这一天都过得不能再好了。我们快乐得像两个孩子。阿霞非常可爱、单纯。加京望着她也很高兴。我很晚才离开，渡船到莱茵河中间的时候，我请船艄公放船自流。老头收起船桨，奔腾的河水一下子带着我们向前走。望着四周，听着，回忆着，我忽然感觉到了心里一种神秘的不安……我抬眼望向天空，但天空也并不宁静：夜空满天星斗，它们一直在眨巴眼，在移动，在颤抖；我俯身向着河面……可在那里，在那黑暗、冰冷的水深处，星星一样在摇曳，在晃动，好像到处我都看得见这种令人不安的景象—— 我自己的不安也在增长。我将胳膊支在船帮边沿……我耳旁的风声、船尾轻微的淙淙水声刺激着我，波浪新鲜的湿气并不能让我冷静。夜莺在岸上歌唱，用它这副甜蜜毒药的歌声传染我。眼泪在我眼眶里打转，但已不再是莫名喜悦之泪了。我所感觉到的，已不再是心在延展、在歌唱时的感受，已不再是当它觉得懂得一切、爱着一切时的那种模糊的、不久前还在经受的那种包罗万千欲望的感受……不是！我的内心燃起了一股幸福的渴望。我还不能为此命名，但它正是幸福，极度的幸福—— 这就是我想要的，我所朝思暮想的……船还在顺流而下，艄公老头坐着，低着头伏在船桨上打瞌睡。

11

第二天我去加京家的时候，我没问自己是不是已爱上了阿霞，但我总是想她。她的命运占据了我，我为我们突如其来的亲近而开心。我觉得，我只是从昨天起才了解了她，而在那之前她总是躲着我。现在，当她终于在我面前敞开心扉，她的形象是怎样被迷人的光线所笼罩，而她于我是怎样焕然一新的形象，怎样的魅力透过这神秘的形象羞涩地显现出来……

我精神饱满地走在熟悉的路上，不断地望着远处闪着白光的房子，我不单没考虑过未来，我甚至连明天都没考虑，我非常快乐。

我走进房间的时候，阿霞的脸一阵绯红，我注意到她又仔细打扮了一番，只是她脸上的表情跟她的服饰不协调：她的表情有些忧伤。而我是如此快乐地到来！我甚至觉得，她又要像平时那样准备跑开，但尽量忍住—— 最后留下了。加京正处在艺术家一种特殊的狂热和躁动状态中。通常艺术造诣不深的人，当他们想象自己终于按照他们的说法“抓住了自然界的尾巴”的时候，他们身上就会突然发生这种状况。他站在一块铺开的画布前，头发凌乱，浑身弄得花花绿绿，在画布上动作很大地作画，几乎是恶狠狠地跟我点了一下头，接着后退一步，眯缝着两眼，又重新一头扑到了自己的画上。我也不准备打扰他，就坐到阿霞旁边。她黑亮的眼睛慢慢转向了我。

“您今天跟昨天不一样了。”几番想让她笑一笑的努力化为泡影之后我说。

“不，不一样了，”她用一种不急不慢、低沉的声音回答，“但这没关系……我睡得很不好，想了一晚上。”

“想什么呢？”

“唉，我想的事太多了。小时候我就有这习惯：我跟妈妈一起生活的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她吃力地说出“妈妈”这个词，接着又说了一次：

“当我跟妈妈一起生活的时候……我想，为什么没有人能够知道自己的将来，而有时眼见不幸发生—— 却又无法逃离。还有为什么从来都不能说出所有的真话？……后来我还想，我什么也不懂，我应该去学习。我应该接受再教育，我以前受的教育太差了。我不会弹钢

琴，不会绘画，缝纫也不好。我没有任何特长，跟我在一起的人一定觉得乏味无趣极了。”

“您对自己的评价太不公平，”我反驳她，“您读了很多书，您接受的教育很好，再加上您的聪慧……”

“我聪明吗？”她带着一种天真的求知欲问我，以至于我都笑出了声，但她一点也没笑。“哥，我聪明吗？”她又问加京。

他一句话也没回答她，继续画画，不停地换画笔，手臂高高举起。

“有时候我自己也不知道脑子里装了些什么，”阿霞继续带着那种沉思的模样说，“我有时候都害怕自己，真的。唉，我真想……这是真的吗，女人不该读太多书？”

“读太多没必要，只是……”

“告诉我，我该读些什么书？告诉我，我该做些什么事？只要您说，我都会做的。”她补充说道，带着一种天真的信赖看着我。

我一下子都没找到合适的话跟她说。

“您跟我在一起是不是觉得无聊？”

“得了吧。”我说。

“好吧，谢谢！”阿霞说，“而我还想着，您会无聊呢。”

于是她热乎乎的小手紧紧地攥了一下我的手。

“N ！”正在这时加京喊了起来，“这个背景色是不是有点偏暗？”

我走到他跟前去。阿霞站起身，走出去了。

12

过了一个小时，她返回来，站在门口，招手唤我过去。

“您听着，”她说，“假如我死了，您会为我惋惜吗？”

“今天您这都是些什么念头啊！”我大声说。

“我老想着我快要死了，有时候我觉得，我周围的一切都在跟我告别。这样活着，还不如死……唉！别这样看着我，我真的不是在假装。不然的话我又会怕您了。”

“难道您怕过我吗？”

“假如我是如此古怪，我，说真的，也是无辜的，”她说，“看见了吧，我已经都不会笑了……”

直到晚上她都是一副忧伤而满腹心事的样子。她一定是出什么事了，而我又不能理解。她的目光常驻留在我身上，我的心在她谜一般的注视下悄悄地揪成一团。她看上去平静如水，而我望着她，一直都想跟她说不要激动。我欣赏她，在她略显苍白的脸上、在她踌躇、缓慢的步履中我发现了一种令人怦然心动的魅力—— 而她不知为何却觉得我有点情绪不好。

“听我说，”我快要告辞时她跟我说，“有个念头一直折磨着我，那就是您把我看成一个举止轻浮的人……请您相信我将要跟您说的话，只是需要您也跟我开诚布公。我向您保证，我将永远跟您说真话……”

这个“保证”又一次让我笑出了声。

“啊，请您不要笑，”她急切地说，“否则，我就要说您昨天跟我说的那句：‘您为什么笑？’”停了一下，她又说道：“您还记得吗，您昨天说到翅膀？……翅膀我长好了 —— 但却无处可飞。”

“哪能呢，”我说，“所有的路都由您走。”

阿霞凝神地、殷切地看着我的眼睛。

“您今天看不起我。”她说完，皱起眉头。

“我？看不起您？……”

“你们怎么都愁眉苦脸的，”加京打断我，“想不想我跟昨天一样，给你们弹一曲华尔兹？”

“不用，不用，”阿霞不愿意地攥紧了拳头，“今天怎么都不行！”

“无论如何都不行。”她又说了一遍，脸色煞白。

……

“难道她爱上我了？”我这样想着，慢慢走到黑色波浪急速翻滚的莱茵河边。

13

“难道她爱上我了？”第二天刚醒来我就在问我自己。我不愿意探察自己的内心。我感到，她的形象，“带着不自然微笑的少女”的形象，已经深入我心，使我无法与它分开。我又去了 L 城，并在那里滞留了一天，可是与阿霞只匆匆见了一面。她不太舒服，头痛。她下楼来，缠着额头，脸色苍白，瘦削，眼睛几乎睁不开，她无力地笑了笑，说：“会过去的，没什么，一切都会好的，不是吗？”说完就离开了。我无聊极了，感到忧郁、空虚，可是我还是不想离开，很晚才回家，一天再也没见到阿霞。

第二天清早，我依然是在一种半梦半醒的状态中度过的。我想做点事情—— 做不成，只想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想……连这样也不行。我在城里东游西逛，回到家，又出门了。

“您是N 先生吗？”我身后忽然响起一个小孩的声音。我回头一看，发现一个小男孩站在我的面前。“这是Annette 注79 小姐给您的。”他说着递给了我一张纸条。

我打开纸条—— 就认出了阿霞不规范的潦草的笔迹。“我必须立即见您，”她这样写给我，“今天下午四点到遗址附近路上的石头小教堂来。我今天犯了一个大失误……您一定要来，看在上帝的份上，您会知道一切……告诉送信人：好的。”

“您有回复吗？”小男孩问我。

“你就说，好的。”我回答。

小男孩跑开了。

注79　法语：安涅特。

14

我回到自己的屋里，坐下来，思绪万千。我的心跳得非常剧烈。阿霞的字条我读了好几遍。我看了一眼时间：还不到十二点。

门被推开了—— 进来的是加京。

他一脸愁云。他一把抓住我的手，紧紧地握着。他显得非常激动。

“您怎么啦？”我问。

加京找了一把椅子，在我对面坐了下来。

“星期四，”他违心地笑了一下，迟疑地说，“我的故事让您大吃了一惊，今天我会让您更吃惊。要是对别的人，很可能，我下不了这个决心……这么开门见山……但您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您是我的朋友，对吧？请听我说：我的妹妹，阿霞，爱上了您。”

我浑身一抖，站了起来……

“您的妹妹，您说……”

“是的，是的，”加京打断我，“我跟您说，她是一个疯子，还要把我弄疯。但是，幸好她不会撒谎—— 并信任我。啊，谁知道这姑娘的一颗心到底装着什么……可她会害死自己的，一定会的。”

“您错了。”我说。

“不，我没说错。昨天，您知道的，她几乎躺了一天，什么也没吃，可是也没抱怨……她也从来都不抱怨。我并没担忧，尽管临近傍晚她的体温稍稍有点儿高。今天凌晨两点，我们的女房东叫醒了我。‘快，’她说，‘快到您妹妹那里去：她好像病了。’我跑到阿霞跟前，看见她衣服穿在身上，打着寒颤，满脸泪水；她的额头发烫，牙齿磕打着。‘你怎么啦？’我问她，‘你病了吗？’她扑上来搂住我的脖子，开始央求我带她离开，越快越好，假如我还想让她活命的话……我一头雾水，尽量安慰她……她哭得更凶了……忽然从她的哭诉中我听见了……这么说吧，一句话，我听见了她说她爱您。请您确信，我和您，都是非常理性的人，我们都无法想象，她是怎样深刻地感受以及带着一种怎样不可思议的力量让这些切身感受表现出来，发生在她身上的这件事情如此出乎意料，如此摧枯拉朽，像一场雷暴。您是一

位非常亲切的人，”加京继续说，“但她为何这样爱您，这个，我承认，我无法理解。她说，她第一眼见到您就被吸引到了。这就是为何她这几天都在哭，她要我相信，除了我，她谁也不想去爱。她想象的是，您会瞧不起她，您可能知道了她的身世，她问我有没有跟您讲过她的故事，而我当然说没讲过，可她的敏感性—— 简直准确得可怕。她只想着一件事情：逃离，马上逃离。我陪她坐到天亮，她要我保证，保证明天我和她必须在这里消失，得到保证的时候她才睡着。我想了又想，还是决定—— 和您谈谈。我想，阿霞说得对：最好的方案就是我和她两个人从这里离开。要不是有一个阻止这个决定的念头在我脑海里闪现，我今天就已经带她走了。也许……说不定—— 您喜欢我妹妹吗？如果是，我又凭什么带走她呢？我就这么决定了，将所有的羞愧抛开……与此同时，我自己还发现了一些情况……所以我想……跟您打听……”可怜的加京满脸发窘。“请原谅我，”他说，“我不习惯说这么麻烦的事情。”

我拉起了他的手。

“您想知道，”我语气肯定地说，“我是否喜欢您的妹妹？是的，我喜欢她。”

加京盯着看了我一眼。

“但是，”他迟疑了一下，又说，“您不会跟她结婚吧？”

“不知道您想让我怎么回答这样的问题？您自己想想看，难道我现在就能……”

“我知道，知道，”加京打断我，“我没有权利要求您回答这个问题，而且我提的问题—— 已经非常不礼貌了……可我能怎么办呢？决不能玩火。您不了解阿霞，她会生病，会逃走，想跟您约会……别的女孩子会掩饰一切，静静等待—— 但她不会。这是她的第一次—— 不幸就在这里！假如您看到她今天怎样跪在我的脚下大哭，您就会理解我的这些担心。”

我不禁沉思起来。加京说的“跟您约会”这句话像针一样扎到我的心上。假如我不能跟他以诚相待未免太可耻了。

“是的，”我终于说道，“您说得对。一个钟头之前，我收到了您妹妹的一个纸条。就是它。”

加京接过纸条，飞快地看了一遍，就将两手放在膝盖上。他脸上

惊讶的表情十分滑稽可笑，但我哪里还有笑的心情。

“您是一位，我再说一遍，高尚的人，”他说，“但现在如何是好？怎么办？她自己要离开，还给您写信，责备自己不谨慎的行为……真不知道她哪来的时间给您写的信？她又到底想从您那里得到什么答案？”

我安慰加京，接着我们开始尽可能冷静地讨论我们该如何应对。

最后我们是这样定下来的：我应该去赴约，以防不测，并诚恳地与阿霞解释清楚；加京要在家里等待，还要装出对她写信这事不知情的样子。我们打算晚上再碰头。

“我全仰仗您了，”加京说完，又使劲握了一下我的手，“请体谅她，还有我。但明天我们还是要离开，”他站起来，补了一句，“因为您已说了不会娶阿霞。”

“再给我一点时间，到晚上再说吧。”我说。

“好吧，但您还是不会跟她结婚。”

他走后，我跌进沙发，闭上了眼睛。我有点昏头转向：太多有关她的回忆一下子全都向我涌来。我抱怨加京的坦诚，我也埋怨阿霞，她的爱情让我快乐也让我不堪。我不明白是什么使得她要一五一十跟她哥哥说，我必须迅速地、几乎是在瞬间就做出决定，这撕裂着我的心……

“跟一个像她这样脾气的十七岁小姑娘结婚，这不可能！”我说完，站起身来。

15

快到约定的时间了，我已渡过莱茵河，对岸等着我的头一个人就是大清早找过我的那个小男孩。看得出来，他正在等我。

“Annette 注80 小姐给您的。”男孩小声说完，又递过来另一张纸条给我。

阿霞通知我见面的地点改了。我必须再过一个半小时到路易莎太太的家里去，而非小教堂，到了后在楼下敲门，再直接上三楼。

“还是回复‘好的’？”小男孩问我。

“好的。”我跟着说完，沿着莱茵河走去。

没时间回家，我又不想在街上闲逛。城墙后面一个小公园那边有个遮阳棚，供啤酒爱好者玩保龄球。我走了过去。几个上了年纪的德国人正在打保龄球，木制的保龄球噼里啪啦地在球道上滚动，时不时传来叫好声。一位相貌姣好的女服务员为我打来了一扎啤酒，眼睛显然刚哭过，我不禁看了一下她的脸。她很快背过身走开了。

“是啊，”旁边坐着的一位胖乎乎、面孔红扑扑的人说，“我们的汉森 注81 今天很伤心：她的未婚夫入伍服役去了。”

我看了她一眼，她蜷缩到一角，用手捂住脸，眼泪从指缝一滴滴落下来。有人喊着要啤酒，她送过去一杯，又回到自己的位子。她的痛苦也感染到了我，我开始想着我即将面对的约会，可是我的思绪是不安且不愉快的。这次赴约我的心情并不轻松，我所面对的并非相互爱慕的愉悦，我面对的只是履行诺言，完成一项艰难的职责。“跟她决不能开玩笑”—— 加京的这句话像箭一般直中我心。而星期四在小船上，我不也为灼热的幸福而受尽煎熬吗？当幸福成为可能—— 我却开始摇摆不定，我退缩了，我只能将幸福推向一边……它的突然降临让我陷入难堪境地。阿霞本人，她头脑发热的性格，她的身世，她的教育背景，这个讨人喜欢但又古灵精怪的可怜人儿—— 我承认，她真吓到我了。我内心斗争了很久。约定的时间快到了。“我不能跟她结婚，”我终于做出了决定，“我不会让她知道我也爱上了她。”

我站起来—— 在可怜的汉森手心里放了一块塔列尔大银币 注82（她甚至都没谢谢我），就往路易莎太太家走去。天色渐晚，渐渐暗淡起来的街上竟映射出一条窄窄的血红色光带。我轻轻敲了一下门，

它马上就被拉开了。我踏进门槛，站在一片漆黑中。

“往这边走！”我听到一位老太太的声音。“一直等您呢。”

我摸索着迈了两步，一只瘦骨嶙峋的手拉住了我的手。

“您是路易莎太太吧？”我问。

“是我，”还是那个声音回答我，“是我，我可爱的年轻人。”

老太太拉着我沿着有点陡的楼梯往上爬，在三楼的楼梯间停了下来。透过小窗户微弱的光线，我看到了市长遗孀那张满是皱纹的脸。她眯着一双浑浊无光的眼睛，深陷的嘴唇露出一种甜得发腻而又狡黠的笑意。她冲我指了指一扇小门。我哆哆嗦嗦地推开她的手，走进去反手关上了门。

注80　见前注，法语：安涅特。

注81　德国常见的女孩名。

注82　德国 17 —— 19 世纪的货币单位，硬银币，折合三个纸马克。

16

我走进去的那间小屋光线很暗，所以我并没有马上看到阿霞。她把自己裹在长长的披肩里，坐在窗前的一把椅子上，背对我，像一只惊恐的小鸟埋住了几乎整个头部。她呼吸急促，整个人都在发抖。我对她有一种说不出的怜惜。我走近她跟前。她把头扭得更远了……

“安娜·尼古拉耶芙娜。”我跟她打招呼。

她整个人忽然挺直身体，想看着我—— 但没敢看。我抓起她的一只手，她的手那样冰冷，在我的手心里那只手好像已经死去。

“我想……”阿霞开口说，竭力想笑，但她发白的嘴唇不听她使唤，“我想……不，我不能。”她刚说了这几个词就又不出声了。这是真的，她的每一个词说得都不连贯。

我挨着她坐下来。

“安娜·尼古拉耶芙娜。”我只是唤她却再说不出其他的话来。

沉默。我一直握着她的手，看着她。她仍然跟先前一样整个人都蜷缩着，呼吸不畅，轻轻地咬着下嘴唇生怕哭出声来，竭力忍住满眼的泪水……我望着她，在她怯生生的静止不动中有一种令人触动的无助之感：好像因为虚弱，她勉强才挪到椅子后，然后就瘫坐在了那里。我的心软了……

“阿霞。”我的声音勉勉强强听得见……

她慢慢地抬起眼睛望着我……噢，那样的眼神，一种坠入爱河中的女人的眼神，谁能给你描述呢？这双眼睛，它们恳求，它们值得信赖，它们询问，它们表示驯服……我无法抗拒它们的魔力。一股小火苗像灼热的针一样传遍我的身体，我弯下身去用力吻她的手……

传来一阵战战兢兢的声音，好像断断续续的叹息。我感到有一只软绵绵的、战栗的手像一片树叶一般摩挲着我的头发。我抬起头，望着她的脸庞。它突然完全变了！恐惧的表情从那里消失，她的目光游离得很远，依然吸引着我。嘴唇微微张开，额头如大理石般光洁，一头卷发都束到了后面，好像是风把它们刮过去的一样。我忘记了一切，我把她拉向我—— 她的手不再抗拒，整个身体跟着她的手移过来，披肩从肩头滑落，她的头悄悄地、轻轻地靠向我的胸前，靠在我

滚烫的嘴唇下方……

“我是您的……”她喃喃地说，声音低得勉强听得到。

我的手就在她身上轻快地滑过……但突然加京的那番话又像一道闪电打在我的身上。

“我们该怎么办啊！……”我叹了一声，痉挛着身体往后靠，“您哥哥……可已知道了一切……他知道我跟您在这里。”

阿霞瘫倒在椅子里。

“是的，”我接着说，一边起身走到房间的另一角，“您哥哥知道一切……我不得不告诉他一切。”

“不得不？”她有点听不明白。看得出来，她还没有恢复过来，所以不能很好地明白我的意思。

“是，是，”我反复地说，语气中带着某种冷酷，“这方面全怪您，就怪您一个。您干吗自己要把秘密公开？是谁让您把这一切都跟您哥哥说？他今天也找我了，还把您跟他的谈话全都跟我说了。”我尽量不去看阿霞，一边在屋里踱着大步，“现在一切都完了，完了，完了。”

阿霞一下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您别动，”我喊道，“您别动了，求您。您是在跟一位诚实的人，对，就是跟一位诚实的人在谈话。可是，看在上帝的面上，什么让您激动成这个样子？您看到我有什么变化了吗？而当您哥哥今天找我的时候，我无法跟他隐瞒什么。”

“我干吗要说这种话？”我自己寻思，一种我是一个不道德的骗子的想法在我脑子里嗡嗡响，而想到加京已知道了我们约会，想到一切都被曲解、被暴露了，我脑袋都炸响了。

“我没叫哥哥去，”阿霞怯生生地小声说道，“他自己去找您的。”

“您看看，您都做了些什么好事，”我说，“现在您倒是想着离开……”

“嗯，我必须离开，”阿霞的声音还是那么小，“只是专门为了跟您告别我才请您来这儿的。”

“您还以为，”我说，“我能轻松地跟您分开？”

“可是您为什么要跟哥哥说呀？”阿霞又疑惑不解地说了一遍。

“我告诉您，我别无他法。倘若您自己没有暴露自己想法的话……”

“我把自己反锁在了房间里，”她回答得很质朴无辜，“我没想到，我的房东还有另一把房门钥匙……”

这个天真的说辞出自她的口中，那个时候差一点就让我勃然大怒……直到现在，我每每回想起此事，内心都无不感动。可怜、老实、真诚的孩子啊！

“但现在一切已为时太晚！”我又说，“一切都晚了。现在我们只能分开。”我偷偷地看了一眼阿霞……她的脸一下子红了。我能感觉得到，她又羞又怕。我自己说着话走来走去，好像害了热病一样。“您没有让刚刚开始的恋情有慢慢发展的时间，您自己扯断了我们之间的联系，您对我不信任，您怀疑我……”

趁我说话的时候，阿霞的身体越来越往前倾倒—— 最后突然双膝跪倒，双手抱头，嚎啕大哭起来。我跑向她，想拉她起来，但她不依。我受不了女人的眼泪，她们一哭我就失去自我控制。

“安娜·尼古拉耶芙娜，阿霞，”我不停喊她，“快别，我求您了，看在上帝的面上，别哭了……”我再捉住她的手……

但是，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她突然跳了起来—— 像一道迅疾的闪电般冲向门口，瞬间就消失不见了……

等过了几分钟路易莎太太走进房间的时候—— 我还愣在房间中央，简直像被雷劈过一样。我不理解的是，为何我们的约会如此迅速、如此愚蠢地结束了，在我还没说出我想说、我应该说的话的百分之一的时候，在我自己还不知道该如何做出决定的时候，就这样结束了……

“小姐走了吗？”路易莎太太询问我，她微微挑起的黄眉毛快连上了她的假发。

我像个傻瓜一样看了她一眼—— 径直走出了屋外。

17

我跑出了城，径直跑到了田野上，沮丧、锥心的懊恼啮咬着我。我不断责备我自己。我怎么会没明白迫使阿霞更换我们约会地点的原因！也未判断为何她要不惜一切代价跑到那位老太太家里！怎么我就没能挽留住她！我们俩单独待在那个漆黑一片、只有一点儿蒙蒙亮的房间里，我居然有力气、也有心思，将她从自己身边推开，甚至还责怪她。现在她的影子一直跟着我，我请求她的原谅。想起她那苍白的面孔，想起她水灵灵、忽闪忽闪的大眼睛，她一头浓密的头发，还有她的头轻轻依偎在我的胸口—— 回忆在灼烤着我。“我是您的……”—— 她的低语我还能听见。“我凭诚心做事”，我说服我自己……不对！难道这就是我想要的结局吗？难道我可以和她分手吗？难道我该失去她吗？“我就是个疯子！疯子！”我忿恨地、反反复复地说……

夜幕降临。我迈开大步朝阿霞住的房子走去。

18

加京走出门来迎接我。

“您看见我妹妹了吗？”远远地他就冲我喊。

“难道她没在家？”我问。

“没在。”

“她没回来过吗？”

“没有。是我的错，”加京接着说，“真受不了：与我们说好的结果相反，我去了小教堂那里，那里没她。是不是，她就没去？”

“她没去小教堂。”

“那您看见她了吗？”

我只得承认我见过她了。

“在哪里？”

“在路易莎太太那里。一个小时前我才跟她分开，”我说，“我相信她一定是回家了。”

“我们再等等看吧。”加京说。

我们走进屋，并排坐下来。我们都没说话。我们两个都显得有点不自在。我们不停地张望，不住地看向屋门口，竖着耳朵听。终于，加京站了起来。

“这样干等可不行！”他喊了起来，“我心神不定。上帝啊，她可要了我的命啊……我们还是去找找她吧。”

我们走出门。可外面天完全黑了。

“您到底跟她说了什么？”加京问我，一边把帽子压低到跟眼睛齐平。

“我跟她总共就见了五分钟左右时间，”我回答，“我照我们商量好的话跟她说的。”

“您知道吗？”他又说，“最好我们分开找，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尽快碰到她。不论发生什么，一小时后再回来这里碰头。”

19

我急匆匆地从葡萄园一路下行，直奔城里。我跑遍了所有的街巷，所有的地方都找了，甚至路易莎太太的窗户里面都看了，回到莱茵河边，沿着河堤一路奔跑……有时我遇到一些女人模样的身影，但连阿霞的影子都没看到。已经不是懊恼噬咬我了，隐隐的恐惧折磨着我，并且我感到的还不单单是恐惧……不，我感到了悔恨，感到了最炙热的同情，感到了爱—— 对！最温柔的爱。我绞着手，我在愈加深沉的黑夜里呼喊阿霞，刚开始是小声呼唤，后来喊的声音越来越响。我喊了一百遍我爱她，我发誓跟她永不分开，只要能再次握住她冰冷的小手、再次听见她轻柔的声音，再次看到她现身眼前，我愿意付出世间拥有的一切……她曾如此亲近，她怀着全部的决心、天真无邪的心灵与情感来到我身边，她给了我纯真的青春……可我没能拥她入怀，我失去了那种至高至纯的幸福，那种能看到她亲爱的脸庞盛开着狂喜的欢愉和宁静的无上幸福……想到这，我都快疯了。

“她能够去到哪里，又能做什么去呢？”在束手无策的失望烦恼中我喊道……忽然，就在岸边，像是有个白色的影子一闪。我认识这个地方，那里，一座七十年前落水溺亡者的墓穴之上，竖着一块一半埋在土里、刻着古老碑文的石头十字架。我的心几乎停止了跳动……我跑到十字架跟前：白色的影子不见了。我大声呼喊：“阿霞！”野兽般的喊声把我自己也吓到了—— 但没有一个人回应我……

我决定去打探加京到底找到她没有。

20

我风风火火地沿着葡萄园拾阶而上，我看到了阿霞房间的灯光亮着……这让我稍微安下了心。

我走近房子跟前，下面的大门紧锁，我敲了敲门。下一层黑着灯的窗户小心翼翼地打开了，探出了加京的一颗脑袋。

“找到她了吗？”我问他。

“她回来了，”他小声回答我，“她就在自己的房间里，换着衣服呢。一切正常。”

“感谢上帝！”带着一种无法言说的狂喜我喊了出来，“感谢上帝！现在万事大吉啦。可您也知道，我们得再谈一谈。”

“再找时间吧，”他一边说，一边将窗户轻轻地拉上，“再找时间，现在再见啦。”

“明天见，”我说，“明天一切都可以解决好。”

“再见。”加京又告别一次。窗户就关上了。

我几乎要去敲窗户了。我想马上就告诉加京，我要向他妹妹求婚。可现在这个时刻这样子求婚……“等到了明天，”我想，“明天我将会幸福……”

明天我将会幸福！幸福没有明天，幸福也没有昨天，幸福不记得过去，也无须考虑未来，幸福只有现在—— 有也不是一天，而是一霎那。

我已不记得我是怎样回到Z 城的。不是我的两腿走回来的，不是渡船载我回来的：而是一对很大、很有力的翅膀驮着我飞回来的。我经过一丛灌木，有一只夜莺在歌唱，我停下来听了很久：我感觉，那只夜莺是在歌唱我的爱情和我的幸福。

21

第二天早上，当我快靠近那所熟悉的房子时，眼前的情景让我吓了一跳：屋里所有的窗户都大敞着，大门也敞开着；门槛那还有一些纸片乱堆着；门后面有一位手持扫帚的女仆。

我向她走过去……

“都搬走了！”她贸然来了这么一句，还没等我问她加京是否在家。

“都搬走了？……”我重复说，“怎么就搬走了？搬哪里去了呢？”

“今天一早搬走的，六点钟，但没说去哪里。稍等，您莫非就是N先生？”

“我就是N 先生。”

“女主人给您留了一封信。”女仆上楼去，返回时拿着一封信，“这就是，先生，请收下吧。”

“这不可能……怎么会这样？……”我说。

女仆迟钝地看了我一眼，又继续扫地去了。

我展开信，是加京写给我的？阿霞一个字也没写。信的开头他请我对他的不辞而别不要生气，他相信，经过深思熟虑后，我会赞同他的决定。他找不出更好的办法以摆脱可能导致窘困和危险的处境。“昨天晚上，”他写道，“在我们默默等着阿霞回来的时候，我就最终确定我们必须分别。有一些成见是我尊重的，我理解您无法跟阿霞结婚。她全告诉我了，为了安抚她我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恳切地请求她予以让步。”信的结尾处他对我和他的交往这么快被中断表示歉意，并祝愿我幸福，亲切地握我的手，还请我不要设法找寻他们。

“什么样的成见？”我喊起来，就好像他能听见我一样，“简直是无稽之谈！谁有权利将她从我这里偷走……”我使劲抓扯我的头发……

女仆开始大声喊房东太太：她的喊声让我恢复了理智。我的心里只燃起一个念头：去找他们，无论如何都要找到他们。遭此打击，同这样的结局妥协，万不可能。我从房东太太那里了解到，他们清晨六点就搭上了一条轮船，沿莱茵河顺流而下。我到了码头售票处：那里

我被告知，他们买了去科隆的船票。抱着可以立即收拾行李搭船跟上他们的想法，我赶回家去。回家的路上必经过路易莎太太门口……忽然我就听到：有个人在喊我。我一抬头，就在昨天我跟阿霞见面的房间的窗户看到了市长的遗孀。她敌意地冲我一笑，一边喊着我。我正要转身走过去，可她紧接着喊住了我，说她那里有给我的什么东西。这话让我停了下来，于是我走进她的屋里。当我再次看到这个房间的时候，我该如何表述我的感受……

“说真的，”老太太一边说，一边给我展示一张小纸条，“本来只有在您登门来访的时候我才能将这封信交给您的，可您又是如此出色的一位年轻人。拿去吧。”

我接过了纸条。

在一张小纸片上用铅笔匆忙地、零乱地写着以下这些话：

永别了，我们不会再见面了。我并非因为骄傲而离开—— 不，我没有别的选择。昨天当我在您面前哭泣的时候，假如您对我能说一个字，只要一个字—— 我就能留下来了。您没有说。可见，这样更好……永别了！

一个字……噢，我真是疯子！这一个字……昨天我含着泪唠唠叨叨说的那个字，我对着风喊了多少回的那个字，我在空旷的荒野中多次重复确认的那个字……但我没有跟她说这个字，没有跟她说我爱她……当我在那间命中注定的房间里见到她的时候，我的爱情在我的心中还没有清晰的认知：这种清晰的认知甚至在我跟她的哥哥在缺乏理智、凝重沉郁的缄默中坐着等待她的时候也没能醒来……这种认知在我被不幸的可能性吓坏了的时候，在我开始找她、呼唤她的时候，并再过了几个霎那之后，才以一种无法遏制的力量爆发出来……但那时已经太迟了。“可那是不可能的！”人们将会对我说。我不知道，这是否可能，我只知道，这是真的。倘若阿霞身上哪怕有一丝卖弄风情的影子，倘若她的身份不是私生女，她就不会离开。她无法忍受任何别的女孩可以忍受的那些境遇，我并不明白这一点。在昏暗的窗前最后一次见到加京的时候，我的心魔阻止了我就要说出口的坦白：我本可以抓住的那最后一根稻草也从我手中滑落了。

同一天我带着收拾好的行李箱回到L 城，再乘船到了科隆。我还记得，轮船离港启航的时候，我与那些街道默念着告别，与那些我永

不会忘记的所有地方告别，我还看见了汉森。她坐在岸边的长椅上。她的脸也是苍白的，但并不忧伤。一位英俊的年轻小伙子跟她并肩站在一起，微笑着，跟她说着什么，而在莱茵河的另一边，我小小的圣母雕像还是那样忧郁地从那棵老白蜡树幽深的树荫中张望。

22

在科隆我偶然发现了加京他们的踪迹。我得知，他们又去了伦敦，我又跟着去了，但在伦敦我的寻找徒劳无益。好久我都不愿意放弃，一直坚持了很久，但最后我仍不得不放弃，放弃找到他们的希望。

我再也没见过他们—— 再也没见到阿霞。我听到过一些关于加京的不确切的传闻，但阿霞于我却永远地消失了。我甚至不知道她是否还活着。过了几年后，有一次在国外，一节火车车厢里，我倏忽见到有着我无法忘记的那张脸孔的一位妇女……但，我很可能是被那偶然的相似欺骗了。在我的记忆里，阿霞永远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期认识的那个姑娘，那个我最后一次见到时倚在低矮的木椅背上坐着的姑娘。

不过，我得承认，我并没有因为思念她而忧伤太久。我甚至觉得，命运没把我与阿霞结合在一起算是一个好安排。我用一个想法宽慰自己，那就是我若拥有一位这样的妻子，很可能并不幸福。那时候我还年轻—— 未来，短暂、转瞬即逝的未来对于我来说该是无限宽广。难不成过去的都不能再来一次吗，我在想，不能变得更好，更美吗？……我认识了其他的女人，但那种因阿霞而唤醒的情感，那种热烈、温柔、深沉的情感，已不复再来。没有了！对于我，没有一双眼睛可以替代那双带着爱意望着我的眼睛，没有一颗依偎在我胸前的心让我的心可以那样快乐和甜蜜地陶醉！就算我命中注定孤苦伶仃，像一个无田无地无家的单身汉苟且沉郁无趣地过一生，但我仍可以像保护珍宝一样保有她的信笺、那枝天竺葵干花—— 就是她有一回从窗口抛给我的那枝天竺葵。这花直到今天还散发淡淡的香气，而那只伸向我的手，那只我只有唯一一次机会吻到过的手，也许，早已在墓穴里腐烂……而我自己—— 我还有些什么剩下？我还能剩下些什么，那些无比幸福和忐忑不安的岁月还能剩下些什么，那些带着翅膀可以飞翔的希望和追求还能剩下些什么？一棵一文不值的花草散发出的淡淡的那一点气息比一个人的所有快乐和所有痛苦都要活得更久—— 比一个人的身体活得更久。

屠格涅夫主要作品创作年

诗歌

《黄昏》（1838）

《帕拉莎》（1843）

随笔集

《猎人笔记》（1852）

散文

《回忆别林斯基》（1869）

戏剧

《单身汉》（1849）

《首席贵族的早餐》（1849）

短篇小说

《奇怪的故事》（1870）

《契尔诺普哈诺夫的末日》（1872）

中篇小说

《多余人日记》（1850）

《木木》（1852）

《阿霞》（1858）

《初恋》（1860）

《旅长》（1868）

《不幸的姑娘》（1869）

《草原上的李尔王》（1870）

《春潮》（1872）

《爱的凯歌》（1881）

长篇小说

《罗亭》（1856）

《贵族之家》（1859）

《前夜》（1860）

《父与子》（1862）

《烟》（1867）

《处女地》（1877）



译者简介 | 骆家

译者骆家，本名刘红青，诗人、翻译家、摄影师。1966 年生于湖北。1988 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

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诗歌创作与翻译。

著有自选诗集《黄昏雪》，出版诗集《驿》《青皮林》《学会爱再死去》，译著《奥尔皮里的秋天》等。曾获 2018 深圳第一朗读者最佳翻译奖。

2018 年签约作家榜，倾心翻译《初恋》《春潮》。现居深圳。

作品年表

著作

《黄昏雪》（1990）

《驿》（2001）

《青皮林》（2015）

《学会爱再死去》（2017）

译著

《奥尔皮里的秋天》（2017）



作家榜

★经典文库★

送给孩子的完美礼物

来自作家榜®的礼物

"读经典名著，认准作家榜经典文库"
——闭着眼睛买，本本都经典——

亲爱的读者，感谢您选择大星®文化出品的作家榜经典文库。

火遍全国的"作家榜经典文库®"，精选经典中的经典，全部由顶级诗人、作家倾心译注，只为您和您的孩子，提供值得反复阅读和激发心灵成长的全球至高经典。

作家榜经典在高端读者群中口碑相传，创造了一本又一本的畅销奇迹，成为精品经典的标杆品牌，赢得无数家长、老师赞誉"读经典名著，认准作家榜经典文库，闭着眼睛买，本本都经典！"越来越多有经验的读者，书架必备作家榜经典；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因为作家榜经典爱上阅读。

为给您提供更好的增值服务，作家榜母公司大星文化重磅推出永久免费的电子书阅读平台"作家榜阅读 APP"，作家榜经典文库所有已出版作品，您均可下载免费阅读电子书。

下载作家榜 APP
百部经典免费读



作家榜经典天猫旗舰店
扫码关注就送 10 元！



如您有任何建议或希望与我们合作，欢迎致电作家榜：021-60839180

《作家榜经典文库 · 中国经典已出版书目》

































《作家榜经典文库 · 外国经典已出版书目》

































点击试读